《伊甸部落編年史》

作者: LabLamb

Powered by 紙言

（序）

（序）

大家好。

由於整個事件有點匪夷所思，還請大家給點耐心，慢慢聽我說完。

首先，容在下自我介紹。

我是一名他媽的「毒 / 宅男」；這個名詞基本上概括我從頭至腳、由內至外的各樣特質、性格……如果要為這個名詞加上一個形容詞的話，可以變成「愛以內心OS吐槽發牢騷的毒 / 宅男」。

職業：中產家庭的米蟲。

外表：其貌絕對他媽的不揚。

跟所有同類一樣，我是未經人事的（而且沒有付費破處的打算），但我有一件事比其他同類厲害的，就是我是一名「Deep Web」資深者。

好像離題了。

總而言之，我這次想講的事件，跟一名我約出來的女網友有關——正確來講，是她把我約出來才對。

看著論壇介面，我開始回憶昨天所發生的事。

這件事要從幾天前說起。

大家都知道有某個叫「我們聊天」的交友手機程式，不幸地，我的手機也有這個程式。作為一名毒男，從來都沒有多餘的自信，有這個交友APP也只不過是每個家人都有，方便交流而已。（為甚麼不用另一個程式是因為那個要錢）

大概是三天前的晚上，我剛剛從某線上遊戲登出，躺在床上休息拿出手機，看到那交友APP有一個未讀訊息，於是便按進去。讀了過後（內容不重要），突然心血來潮，就想搖一下看看世界各地有沒有其他人跟我一起在搖……選項自然是只限女性。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打算期待甚麼。

大概是一名炮友吧？不過想到自己的尊容，就算碰上有意找炮友的淫女也不會跟我進行深層次交流吧。看吧，我沒有多餘的自信，可是人類總是愛幻想，更何況作為一個二十出頭，血氣方剛的大男孩呢？所以，我果斷地搖，使勁的搖。

結果出現了，那細小的圖像中，出現了一名女孩。

其實這種事我幹不少，這時候當然是順手就按進去個人檔案裡面看個究竟。

有點失望。

因為這個搖到出來的年輕女孩樣子相當清純，一看就知道跟淫字無關，更沒可能跟我發生甚麼超友誼關係。

正當我打算關機睡覺時，一個提示視窗跳了出來。

「Unicorn Lam has added you as a friend.....（下略）」，咦，這是甚麼？竟然有人加了我好友！

這可是大事啊！我這部手機除了跟家人通電話和施展各種轉珠神技外還沒甚麼用途，難道我的頭像吸引了甚麼人加我好友嗎？

等等.....該不會是個男人吧？Unicorn.....聽起來不像男人，不管了，接受了再算！

當時我還未想到，這個接受鍵將會改變我的人生。

不過現在回想，要是我可以重來一次的話，大概還是會再按吧。

回歸正傳，接受了那交友邀請後，才發現，這Unicorn Lam正正是我剛才搖了出來的清純女！

What！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發生這種事，就連幻想都沒有，畢竟這已經踏入妄想的領域了吧.....說不定她接下來會要求上來我家，跟我談心之類.....該死，阿爹娘親最近會常常在家，這可不妙。

就在我沉醉在各種出格幻想之時，手機震動了一下，Unicorn Lam（下稱清純女）傳送了給我一道訊息。

當即打開，只是一句平常的招呼。

「Halo！」

「呃.....你好。」（我習慣打字用書面語）

「你好啊，其實我係無啦啦Shake到你出嚟，如果搞到你唔好意思 :P！」

這難道就是傳說中那成為Hi Bye Friend的節奏嗎？不好，我要趕緊留住她！

「啊，不會，」我突然想到一點，順手便打了出來，「其實我也是剛才Shake到你出來，雖然也有興趣跟你交個朋友，可是卻怕冒昧所以正打算放棄.....沒想到你主動找我，還真是巧合 :D！」

「哦，哈哈！」

糟糕，她是看穿了我是毒男不會說話嗎？

在我打出半句話想繼續出口繼續留住她之際，手機螢幕出現了七個字。

「想唔想同我交配？」

「吓？」對著手機螢幕，我脫口而出。

這個看起來清純的女孩竟然語出驚人，該不會是陷阱吧？據說某論壇很喜歡玩在「我們聊天」把人約出來，然後偷拍對方全身再公諸於世，要是我這副尊容被拍下，肯定除了「公」之名外，「渠頸」肯定少不了。

是了，這絕對是陷阱，要是我栽在自家論壇的釣魚隊手上，簡直是污辱了我起底組成員之名。

心意一定，既然知道對方是釣魚的話，那我就跟她玩玩。

兩根姆指飛快交錯，輸入一串文字：「哈哈，你真有趣。小姐你那麼可愛，我當然有興趣啊。」

「真係？」對方極快回應，花費十數秒後才出現另一段訊息，「咁好，我哋幾次約出嚟？」

哼，這麼快就露出狐狸尾巴？嫩B！這樣也想釣魚，簡直是笑話！

哼哼，看我如何反客為主。

「嘩，美女你是不是有點心急了？我們才聊了三分鐘你就想約出來了……其實我是沒所謂的啦，你知道男人都是一個模樣，要是你真的很想爽一下的話，我要先驗一驗貨呢。」

計劃是故意裝出一個「麻甩佬」語調，看看對方怎麼反應……如果對方不說話的話，就等一會才再說「驗貨的意思是聽一下聲音」之類，打個圓場又可以繼續逼迫出這釣魚者的真面目。

說不定，還可以反釣魚，將對方祖宗十八代一切都「起」出來，讓所有同好交流交流。

想及這裡，我不禁笑了出來。

數十秒過後，我正打算繼續進行計劃時，沒想到對方竟然先一步開口。

是看到沒戲，打算撤兵？還是打算以「女仔要矜持」戰術繼續死纏爛打？

手機連震兩次，讓我心情莫名地活躍起來。

傳來的是一張圖片和一段語音。

不是吧。

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於是連語音都沒有理會，率先點開圖片，看大圖到底是不是我眼殘看錯了。

相中人正是清純女，起初我還以為是釣魚客盜圖，但現在看來不是……她傳來的圖片，是一具赤裸誘人胴體，只是……

圖片是「高炒」角度俯視，將清純美女從頭至腳都攝進鏡頭。

跟想像中不一樣。看清純女的樣子沒想到她的身體是那麼……出乎意料……各種的出乎意料。

首先是身材，這女人的身材跟樣子完全違和，長髮清純可愛臉蛋配上巨乳蜂腰火爆身材？三點粉紅還要是白虎？這種東西怎麼可能存在於世上？難道她是人造人！人體鍊成不是禁忌嗎？

這是令我意外的第一點。

令我感到驚愕的第二點是——刺青。

是的，這臉蛋看起來相當純品的女孩，身上有十數幅刺青，這些刺青絕不是甚麼心形、甚麼名字之類，而是一些古老圖騰符號（不是韓文），有序地交織在那奶白肌膚之上，竟然形成一種異樣美感。

我是一名誠實的好孩子，所以我坦誠的說，我硬了。

以我常在某知名「這愛情動作片」網站打滾和在Deep Web看過各種誘人素人圖的經驗，是絕對沒想過一張裸照就能讓我硬的。

定海神針！你冷靜點！這說不定只不過是那釣魚客找的另一張圖，絕對不是真的！不要輕易上當！

作為準魔法師，我怎麼可能控制得到狂暴的定海神針？它已經欲要刺穿穹蒼（褲子），向清純女宣洩二十多年來所抑壓的情感！

不行，要快點聽那剩下的語音訊息。

「點啊……」手機傳出是一把甜膩女聲，「驗過貨你滿唔滿意啫……我想搵優秀嘅基因傳宗接代……放心，絕對唔會有手尾跟架喎……」

WHAT！

THE！

FUCK？

這肯定有甚麼不對，以我的條件，怎麼會！怎麼會！

難道是「捉黃腳雞」？對了……看起來就是被騙出去酒店房間結果連毛也碰不到一條就突然間會有幾個彪形大漢衝進來，拿住幾部偽「單反」把我全身上下拍個乾淨，再勒索我幾萬元——幹，我可沒有那麼蠢！

可是……那張照片跟那段語音，感覺又不像——不行！我要理智一點！

這是糖衣陷阱啊！

醒一醒啊！像我這種人哪有可能會有這種事降臨，更何況……

難道就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

該怎麼辦？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啊。

我想到了。

只要我佔了主場之利，那就不怕她耍花樣……如果約出來之後她對我的樣子不滿意甚麼的，那就拉倒——如果有下文的話……

我不禁嚥下一口唾液。

這就是好點子，能行！絕對能行！

「約出來也行……不過，見面地點我選，如何？」

「OK！咁你決定好時間地點再同我講，不過唔好咁耐……我等唔切架喇。」

「好，我明天再找你。」

果斷把手機關掉，不然我又會按進去那張誘人照片裡意淫七十二小時，導致頭腦不清醒，失去判斷能力。

一邊思考這Unicorn
Lam到底有何意圖，一邊希冀著一切都是我想太多，一邊掙扎決定要否打開電話將我的定海神針冷卻下來……

最後沉沉睡去。

翌日醒來，精神不是很好。習慣性拿起手機時間，才發現手機已關，繼而想起昨晚發生過那一點小事。

Unicorn Lam……

打開電話，下床開始梳洗整頓好自身，便慣性坐在電腦前。

好吧，除了毒男以外，我還是個雙失。

執著手機，幾下滑動便打開了昨晚那張異樣美女裸照……我實在忍不住啊，看過一次便難以忘記，就像看完非常實用的一部愛情動作片後難以自拔那種感覺。

仔細參詳了數分鐘過後，對這Unicorn的興趣更加濃厚。

這女人美得讓人難以移開眼球；有人說半裸的胴體比全裸更加有吸引力，相片中的她，那些黑色符文刺青遮蔽部份肌膚，也造成半裸的感覺。

確確——

房門突然敲響，我驚得整個人從椅子彈起來，手指極速關掉手機，生怕被門外人看到。

如無意外，門外人大概是我娘親。

「仔仔，你既然都係屋企冇嘢做，出唔出去飲茶啊？」

「仔仔」就是娘親對我的暱親。說起我的家人，我有一父一母，他們由於不育所以在我四歲時就從保良局中收養了我，十多年來待我如同親子。

有時候我會想，我有一個很狗血的身世，說出來會讓人難以置信，不過這世界總是很多讓人難以置信的事，多我這一樁不多。

娘親是家庭主婦，每天就是起身梳洗買菜煮飯看電視睡覺，隔幾天就會來問我要不要外出跟她一起喝個茶。

茶樓，是熱鬧的地方。

毒男，是孤獨的體現。

我怎可能會跟她出去那種地方？簡直荒謬！

「唔去啊！」我往房門叫了一聲。

「咁好啦，如果你想食咩打畀我，我買返嚟畀你食，唔好食咁多公仔麵喇。」

「好啦，BYE BYE！」跟娘親道別過後，我再次陷入沉思之中。

我先前已經想過把Unicorn邀請到我家裡這個可能性；先不說貿然請她上來她會感到疑惑，光是擔心家人隨時回來就已經夠麻煩了。

朋友家裡？我沒有朋友，最多就是網友，行不通。

外面酒店？這大概是唯一選擇了……不過絕不能是由對方指定的酒店，不然實在太危險了。

好！就這樣決定。

明天就約她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讓她有所警剔，容易點試探她的真正意圖，要是她對我沒有問題，我又確實她沒有問題之後，那麼……呵呵呵……如果我第一次能夠跟這麼的一個美女來一炮的話，真的是今世無悔了。

唉，要是對方是真心想要找炮友，看到我的模樣就應該會直接落荒而逃。

還是不要去吧？

我真的很怕出現「媽，為何結果不是我想的那樣？」和「毒撚最忌有自信」的雙重結果……

不行！

我不能這麼消極！你看那些被選中當機械人駕駛員的動畫，有哪個主角會臨陣退縮？

說不定真的能行，你知道，這世上總是有些人口味獨特……論壇上面不是常常出現一些有關俊男配醜女 / 美女配毒男的POST嗎？看他們那些性福美滿的生活，說不定，我也能成為美女配毒男的例子……

不管了！拿起手機打開交友APP，迅速找到與Unicorn Lam的對話，約好時間地點。

「明天三點，朗豪坊。」鼓起勇氣按下藍色傳送鍵，靜待對方回應。

沒想到不消半分鐘，Unicorn便回覆：「好，就咁決定。」

她愈是爽快，就讓我愈是猶豫。

開口便問要不要幹炮，然後傳送裸照種種，讓我覺得很夢幻，很離奇。

很讓人不敢相信。

不過，既然下定決心就不能再婆婆媽媽！

再經過大概三個小時內心爭鬥之後，我終於安置下來回歸正常生活模式，登入線上遊戲，一直玩到肚子餓了，便煮個方便麵吃，然後繼續一直戰到晚飯時間，吃完飯再戰至夜深。

這就是我的日常。

躺在床上睡覺，又開始擔憂明天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我總有預感，會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不管如何，覺還是要睡的，雖然不至於徹夜未眠，但還是輾轉反側難以進睡。

最後當然是精神不濟起來，大概十二點左右起來，一輪梳洗後，我看著鏡子，自覺自己是挺醜樣的。這是我頭一次跟網友外出，也不知道該如何準備，隨便穿了T Shirt配「老牛」。髮型甚麼的，我也不懂得用甚麼髮泥啊甚麼Gel頭各樣。

原來要刻意想在別人心裡留個好印象是這麼困難的。

娘親見我罕有地出門，反應有點大：「咦！仔仔你去邊啊？冇聽你講過話要出去嘅！」

我有點作賊心虛，所以便撒了個謊：「我出去機鋪打吓機之嘛……」

娘親聞言有點困惑，那也難怪，我幾乎是足不出戶，除非有甚麼必須做的事情，否則我還是一名非常專業的家裡蹲。

一輪交待之後我便出門去。我家距離旺角不遠，所以我腳步不急，也讓我可以嘗試放鬆心情。

當然，是絕對放鬆不了的。

如此，一路上都沒有發生甚麼特別事情，我乘地鐵直接從地下走到朗豪城上面，拿出電話——一點零五分。

差不多該給Unicorn傳個訊息了。

「我到了，你在哪裡？」

「我喺出面幾個停車位度等緊，你知我咩樣架啦，你會見到我架喇。」

竟然如此？Unicorn那副容顏確實是相當清純脫俗，但不至於在茫茫人海中一枝獨秀吧？除非……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往上層慢跑而去，她所說那「停車位」應該就是朗豪坊正對地鐵站那門口，那我倒是知道在哪裡。雖然說我足不出戶，但我對自己的記憶力有信心，更何況旺角這地方是我外出時九成會去的地方。

到了該層樓後，透過玻璃門看到朗豪坊門外的人流有點異樣，似是少量群眾正擁擠在那行人路上，導致人流停滯不前。

該不會是Unicorn引起的吧……

既然來到這裡，就看看到底對方是何方神聖；按照先前所發生的事，接下來應該不會是「Unicorn是一名女明星」之類的老套言情情節吧？

「唔好意思……唔該借借……」雖然我是一名雙失毒男，但在穿越人群時基本禮貌我是有的。

艱難地在人隙之間穿越，終於能夠見到被圍觀的甚麼東西了。

那是一輛亮粉紅色跑車。從車頭中央起，兩道粗黑間條以V字形劃向車尾，可愛中另類的型格。我對汽車型號不熟，但直覺告訴我這不是「法拉利」就是「波子」。

迎合夏日，一名女性正倚在超級跑車旁邊，毫不在意圍觀的民眾和不斷拍照的「龍友」。

這位背靠車門的辣妹身穿一件摺起衣袖的白衣開領恤衫，從中間至衣擺解開了三顆鈕扣，露出肚臍和若隱若現的雪白南半球和迷人鎖骨。下半身穿了一條無限接近大腿根的熱褲，露出一對純潔無瑕美腿，在陽光照射下好像發出迷人光暈。她把長髮綁成一個大髮結並盤在後腦處，臉上戴了一副大鏡片墨鏡，整個人充滿夏日氣息。

她是Unicorn Lam。

為甚麼我這麼肯定？

因為熱褲剛好沒遮到那延伸到大腿根部的黑色符文刺青，跟照片中那裸體美女身上的刺青圖陣位置吻合。

那麼，我該怎麼做？直接走過去？我這副模樣，不引起騷動才怪。

想了想，還是拿起手機，起碼先確認一下這跑車辣妹是否Unicorn。

「我到了。」

只見我傳出訊息後不到數秒，她便拿出智能手機，低頭看了看訊息，便四處張望。

目光，很快停在我身上。

我拿住手機，呆呆回望。

隔著墨鏡，我看不見她的表情，但心底忽然激起某種特殊感覺——我知道，她發現我是誰了。看到手機相片時那種激動浮現……跟她相比，我們還真應驗了鮮花與牛糞，只是不知道那「插在」能不能實行了。那麼，她是直接駕車走？還是……

只見Unicorn向我舉了一隻手指——不是中指——並且在眾目睽睽之下以手指對準我勾了一下。

一時間，所有落在Unicorn的目光立即向我轉移。

我一生人還未感受過如此多的注視，一時間血氣上湧，不顧一切便衝上粉色車子的副駕駛座。

Unicorn顯然有點愕然，不過很快就回復過來並步進駕駛座，開動車子；就這樣，在我腦袋一片混亂之際，跑車穿越小巷轉進亞皆老街揚長而去。

一直到車子的速度讓我有點受不了，我才醒覺自己坐上了陌生人的車子上任人魚肉。

該死。

偷偷看向衣著極度性感的Unicorn，近距離看，她的肌膚潔白如雲朵，完全看不出有使用化妝品的痕跡……這種級數的女人，不可能存在於世上吧？

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跑車速度愈來愈快，沒有停下來的跡象。不過幸好一路上竟然幸運地沒有遇上任何紅燈，但這車速已經對道路造成危險了吧，希望沒有交通警出現……

在回過神來好十多分鐘，車箱內我倆都沒有說話，只有引擎的咆哮聲。

又過了五分鐘，我終於都忍不住出口問：「呃……請問我哋而家去緊邊？」

「飛鵝山。」

甚麼！傳說中八九十年代的車震聖地飛鵝山！難道這就是「日光日白」玩車震的節奏嗎？真是沒想到我的魔法師資格會以這麼傳奇的形式弄掉！

是的，到了這一刻我已經把甚麼陰謀詭計都拋到九霄天外。

道理很簡單，要是這麼一個駕跑車的美女要陷害我，她有一萬種方式——再說，我實在想不出她為甚麼要加害於我。

「你係咪已經決定同我交配，唔會反悔？」

「吓？」我沒想到她會突然問這種話，喂，跟這種級數的美女光是同桌吃飯已經是超乎想像的幸運，更別說交配，「係啊，梗係啦！」

我沒說的是，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好，咁你逐隻字跟住我講。」Unicorn單手握住方向盤，語音也忽然變調，「以造物主之名，就此立誓……」

此刻Unicorn的聲線突變，好像有三把不同聲線在同時說話一樣。

Unicorn見我沒說話，轉頭望向我：「做咩仲唔跟住講？你想反口？」

「啊，唔係……」忽然一陣暈眩感來襲，是因為Unicorn那突變的聲線嗎？感覺好像對自己的大腦失去掌控——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轟炸式傳銷？

於是我便跟隨她所指示那樣，開始喃喃說起來：「以造物主之名，就此立誓……」

「我將與Ra'am Ida進行交配，以祭延續血脈之欲。」

甚麼東西？這女人是信奉邪教的嗎？該不會是像某隻遊戲那樣把我送到山上邪教「獻祭」吧？

「還不說！」

「呃哦……係……我……我將與Ra'am Ida進行……交配，以祭延續血脈之欲。」說罷，突然感到心臟猛然抽動了一下，那是一股撕心裂肺的痛，讓我整個身體都扭曲試圖減輕痛楚。

這到底是甚麼——

「Perfect。」Unicorn說。

隨著她的語音落下，那股痛楚亦消失得無影無踪。伸手抹向額頭，剛才那股痛楚使我冷汗直流。

這女人到底是何方神聖？剛才……剛才我跟她說的那句，到底是甚麼東西？

不行，一定要問清楚！

疼痛完全散去以後，身邊那女人已經下車往遠處森林走去。抬頭張望，發現我們短短二十分鐘已經從市區來到有點荒涼的郊外。

要是Unicorn沒有說謊的話，這裡應該就是飛鵝山。我從未來過飛鵝山，沒想到這裡竟然一棵樹都沒有，四周都是平坦的石地，沒遮沒掩，真不知道為甚麼以前那些人會選這裡作車震熱點。

從車窗看出去，能夠看到Unicorn的背影，我立馬下車追過去，決定問個究竟。只見Unicorn愈走愈遠，身影在山石中左穿右插，不久後，便停下轉看向一直追逐的我。

等等，她不是打算此時此刻此地就來……交配吧？這裡四周都有人高的石柱，算是有一些遮掩……不過現在才一點，光天化日，不知道會不會有登山客突然冒出，然後……

我還未開始，Unicorn就自顧自開始解開那兩顆餘下沒扣上的鈕釦。隨著鈕釦解開，恤衫受到地心吸力的呼召跌落地上，Unicorn那雪白肌膚、那兩隻小白兔、那黑色刺青圖騰立即暴露在空氣中，一覽無遺。

她裡面竟然還是真空！

算了，管他的野外露出！

隨著我步向Unicorn，她亦開始解開熱褲，深藍色牛仔短褲順著白滑大腿滑落，跌到腳跟處。

竟、竟然連內褲也沒穿！

此刻眼前的Unicorn與相片中無異，只是髮型不同而已。

「Come on now。」她輕輕吐出一句，手指梳向正額髮根。

眼望這麼一個尤物就在我面前勾引我，定海神針猛然變大，我也不管要問清楚剛才甚麼誓言了，加緊腳步走到她面前。

Unicorn解開後腦那束長髮，髮絲散落間竟然由黑變金。除此之外，她胴體上那些墨色刺青也跟頭髮一樣變成耀眼金色，然後一個個字符化成實質，像紙片那樣飄落到石地之上。

甚麼鬼？

不止如此，Unicorn正額忽然出現一道指長的血紅傷口，一支螺絲紋獨角緩緩從中破開血肉而出，她的面容五官移動、骨骼變大位移、皮膚轉白變淡——一名誘人的絕世美女在我面前肢體扭曲，軀殼突變，從一名人類女性——

變成了一頭獨角馬。

(一)

我不知道該怎樣形容我現在的感覺。

大概就是「以前還流行Foxy的時候你興致勃勃想下載某一套荷里活大片看一點開才發現是愛情動作片看了大約十分鐘才發現是『基片』」的感覺吧。

你說我沒有標點很混亂你很難看懂我在說甚麼？

那正是我想表達的意境。

噁心、無奈、憤怒、悔恨、懊惱種種情緒混合。定海神針這次非常配合我的意識，看到這種場面後立即「垂頭喪氣」，身體與頭腦同步，表裡如一。

由於那變身過程寫實得可怕，不是像動畫片中閃閃發亮就搖身一變成獨角馬。所以現在我的身體在「嘔吐」與「逃跑」兩個動作選項中牽扯取捨。

「好喇，我準備好喇。」金髮獨角馬口吐人言，依然是一模一樣的甜膩女聲，然而外表已經面目全非。

相比起很多在論壇追看小說連載，褲子脫了一半才發現不是甜故的一眾弟兄們，我的情況顯然更加悽慘——小弟我啊，雖然聽說過綿羊的子宮會讓人難以自拔的上癮，可是，我還是難以接受人獸交啊！

變身成Unicorn的Unicorn轉身背……不，是屁對住我。她（牠）的前肢微微屈曲，金色馬尾輕輕揚起，那神秘私處若隱若現，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我竟然嗅到陣陣幽香，而不是一般畜牧身上會有的臭味。

這是陷阱！

要是我真的進去，那我的人生便會留下不能磨滅的污點！

「咪、咪住先……真係要做？」

獨角馬頭扭頭望我，依然是詭異地口吐人言：「你想違背誓言？」

語氣平板、嚴肅，讓我的括約肌不自覺地縮進去，腳底滑後半步。

「你同我立咗契約，你一定要同我完成交配，否則……」Unicorn沒有說下去，但我猜應該都是生命威脅之類。

「咁……」眼看沒有拒絕的餘地，我急中生智，便問：「咁你變返做人類得唔得？如果唔係我真係……」

「唔得。」Unicorn斬釘截鐵的說，「作為高貴嘅上古物種，進行交配呢種大事自然要以真身進行，唔係根本唔會成功。」

不是吧……

等等——

「你話你係高貴上古物種……但我只不過係區區一個人類，如果真係同你交配，都冇咩可能成功——就算成功，你都唔會想生隻雜種怪物出嚟架嘛？」

Unicorn沒有回話，似乎在思考我的說辭。

「其實我本身就對呢種事冇乜興趣……只不過係我嘅血脈產生一種難以抗拒嘅欲望。」好一會兒，Unicorn才說話，「其實正確嘅方式係應該搵另一匹Ra'am，不過，我嘅族群即使喺上古都算係稀少物種……嚟到現代就幾乎已經再搵唔到同類。」

「所以，試吓用人類代替都未嘗不可，如果結果真係唔得嘅話，到時再算。」

「咪咪咪咪咪住先——Unicorn你又高貴又純潔，點可能容許我呢種低賤又骯髒嘅人類進入你身體入面？我有一個好辦法……」

「講。」

「我可以幫你搵到另一隻獨角獸！」我一拍胸脯，充滿信心道。

「第一，係Ra'am，唔好用你人類嘅語言擅自翻譯我嘅名。第二，你？憑咩？我搵咗咁多年都搵唔到，你有咩把握？」

「Deep Web！」聽見Unicorn的立場有少許動搖，我知道，只要我繼續說下去她應該會放過我，「一個世界接觸唔到嘅龐大地下互聯網……上至軍火買賣、聘請殺手，下至CP圖片、邪教活動，一切都可以喺Deep Web搵到。」

我續道：「如果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另一隻同你一樣嘅……Ra……Ra'am的話，我絕對有能力幫你搵佢出嚟。」

金毛白馬看了我好一會兒，最後轉身，其中一隻馬蹄舉起，幻化成半節人類手臂，停在我身前。

「Deal，不過你記住，我同你立下咗『心魔誓言』，如果你敢反悔想逃走嘅話……即使我係善良嘅Ra'am都好，我會令你受到比死更難受嘅折磨。」

聽見她願意放過我時，我頓時心頭一輕，也顧不得眼前這生物多麼怪異，握起那隻長在馬腳上的人手，搖了幾下。

握手過後，Unicorn把人手收起，並說：「好喇，既然唔需要交配……」

她昂起馬身，後蹄著地。忽然，一絲絲黑氣從馬腹處滲出，形成一股黑霧包覆在軀體上，凝固成實體慢慢變得稀薄，最後馬身上多了一幅刺青符文圖。接著，在馬頸背處的毛髮開始由金變黑，獨角收縮，Unicorn再次變身，這次從馬變人，過程依然讓人毛骨悚然，可是當她赤裸站在我面前的時候，即

使知道她並非人類，心情也舒緩許多。

無可否認，她的獨角馬形態對我來說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可是，人類形態卻是不折不扣的天姿國色。

變回人類以後，她俯身撿起恤衫、熱褲，兩件衣物隨意掛在身上，露出大片肌膚和隱約可見的私密處；目光不禁落在她兩抹粉紅之上，難以抽離，原本已經冷靜下來的金剛棒頓時不受控制地膨脹。

「望咩啫？你唔係唔想同我交配咩？行啦。」Unicorn冷冷吐出一句，「駛唔駛車你落山？」

其實我是想跟你的人類模樣來一次翻雨覆雲……可是這麼淫賤的台詞實在讓人難以啟齒。

所以，我還是忍住沒說：「好啊……唔該。」

於是Unicorn赤腳和我一同回到跑車上。

我跟Unicorn說把送到隨便一個市區街道就行——我當然不會把自己的地址說給她聽，雖然她的人類形態還是女神級數的美艷，可是直覺告訴我必須遠離這頭怪物，否則絕對會遭遇不好的事。

臨下車前，Unicorn吩咐我絕不能把她的身份說出去，不然她也一樣會觸發心魔誓言。然後只要找到另一匹獨角獸的消息，就立即在「我們聊天」跟她聯絡。

回到原點，現在我，就是坐在電腦面前，看著論壇介面，思索接下來該怎樣做。

可能大家都很奇怪，為甚麼我親眼目擊人類變成獨角馬這種近乎靈異的事件，卻沒有多反應呢？不嚇昏也尿褲子之類對不對？原因就是，跟我之前所說一樣，我是一名Deep Web的資深者。

DW（Deep Web）裡面的東西層出不窮，當中就有一個叫The Monster Club（妖獸俱樂部）的網頁。裡面除了討論版以外，還有很多離奇的合照相片，甚麼五米高的山怪跟翼展兩米的鳥人等等……當時我誤打誤撞進了去，起初第一眼以為甚麼地下秘密組織玩Cosplay，後來覺得不妥，於是花了幾日做了點資料搜集，發現他們好像是來真的……最後我收到一封信件，是一名黑客善意的提醒，讓我不要再調查那網站的東西。

那時我就想，那些幻想生物，該不會是真的存在吧？

雖然我在DW算是資深者，但還未去到黑客的程度，亦深知黑客（特別是潛伏在DW中的）絕對不好惹……要是一不小心引來黑客的狙擊的話……不說其他，至少我那些遊戲帳號中，辛苦搭配出的各個完美女角都會被瞬間消弭於無形……所以最後我便聽那黑客所講，沒有再調查下去。

電視常有的一句話，「色字頭上一把刀」，完全切合了我的處境。

要是我不是急色，跟那獨角獸立下甚麼鬼心魔誓，現在我也不必冒住角色被刪除的危險再上潛入DW進去那妖獸俱樂部。

收攝心神，打開「T瀏覽器」，開始進入「暗網」，Deep Web。

在DW裡面，是沒有像Google那樣的搜尋引擎。一般來說，初進入DW的新手會以T瀏覽器上「隱藏維基」，裡面有一系列在DW出了名的網站，讓某些獵奇網民過癮。可是當你開始每日浸淫在DW中

，你就會開始留意到一些蛛絲馬跡，而跟隨這些線索，你就可以登上不同的網站，看更多政府為了「維穩」而隱藏起來的資訊。

由於沒有搜尋引擎，自然難以用某些關鍵字來搜索網站。假若你在DW中想要瀏覽某些特定內容的網頁，那麼要不你就問人，要不就自己去逐個網站看看有沒有類似的討論。

幸好我在T瀏覽器安裝了一個插件，可以記錄所有我輸入過的網址，所以不至於要花費大量時間再去找出那妖獸俱樂部的網址。

網站沒有太多的保安，大概是作為一個在DW的網站，它本身就是最好的保安。網站設定相當簡潔，只有四個分頁：「News」、「Gallery」、「The Board」、「VIP Section」。

頭三個我已經多次瀏覽過，現在再進去一次，Gallery更新了十多張相片，也是一些奇幻妖獸的圖片，不知道大概只會以為他們在搞萬聖節派對而已。

不知道這個俱樂部中，有沒有獨角獸呢？

在Gallery的頁面一直往下拉，雙眼不斷掃瞄有沒有類似獨角獸的身影。照片很多，都是一些古文明傳說神話的生物，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這世界竟然隱藏著這麼多怪物，以人類形態活在你我身邊。

不過話說回來，要不是Unicorn在我面前變身，我還真的不會知道這些事……即使Unicorn的衣著打扮如此張揚，也不可能猜到她是一匹金毛獨角馬。

花了好半小時都沒找到任何有關獨角馬的影子，看來單憑這些表面的東西是不會找到任何線索；Unicorn說得對，她花了很多時間都沒找到，我不可能一蹴而就。

剩下只有VIP Section……這個是我從來都沒有進過去的，因為當時我知道這頁面會是會員專區之類。照道理我沒有任何帳戶，只能在輸入頁面徘徊。

不過還是保險一點，按進去看一看，要是不行我才再想辦法吧。

移動鼠標點擊在VIP Section的連結上，過了一秒，一道Loading Bar一閃而過。然後，整個網頁忽然閃爍著刺眼紅光，過了好幾秒才停下來。

我呆了一下，才醒悟到有所不妥，但已經來不及了。

網頁變成一片漆黑，中央有一串精緻英文字寫住——

!!! Intruder Detected !!!

Initializing Tracing System...

Calculating Angle...

Location Confirmed.

Sending report to field department.

只不過點了一個按鈕，這連續的畫面簡直就像上某些網頁按到廣告然後沒安裝防毒軟件一樣，我那他媽的防火牆是虛構的嗎？SHIT！

甚麼叫做書到用時方恨少？我現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雖然我能看懂大部份單詞，可是以我對英文的理解，這個情況應該是我已經被鎖定為入侵者，然後地點也被鎖定？

不行，要冷靜點！

這下糟糕了，看來我是觸發了甚麼禁制。不過，我連嘗試入侵的機會都沒有，它怎麼知道我不是會員？觸發條件是甚麼？難道那VIP Section只是作弄我的機關？

不妙不妙不妙！這不太可能……要是這發生在一般網頁上還有惡作劇的嫌疑，可是這裡是DW，真的是寧可信其有。

正當我的腦海陷入一片混沌之時，手機震動了一下。

是一封來自「imbatman@tmclub.org」的電郵。

甚麼人？難道是那網頁的管理員嗎？趕緊打開看看！點開郵件，只見到一大片英文湧進我的眼眶……該是時候出動我的法寶了——

The G translator！

親愛的入侵者，

我管理的怪物俱樂部。

我一直在跟踪你的位置，由於安全問題。根據我們的方針，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俱樂部成員之一從外地部門來拜訪您。

如果你是一個TM俱樂部的成員，並且不希望我們打擾你，請回覆這封電子郵件與您的會員ID和註冊名稱標識自己。

如需進一步查詢，比如：“為什麼我可以跟踪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等等，那是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黑客。

你真誠的，
TM俱樂部幫助。

嗯……雖然這東西翻譯得一向不盡不實，可是大意我還是能夠看明白的。而這信件的大意啊……是多麼的讓人心驚膽跳啊！只不過是點擊了一個按鈕，就要派人上門來調查？

該怎麼辦？他們是不是認真的？搬家？不現實！告訴家人讓他們參與討論？我該怎樣解釋？

SHIT！SHIT！SHIT！

這一切簡直是災難，起初看到Unicorn的照片時還以為會是一場無痕春夢，誰知道根本就是一場無間噩夢！

要不要趁著還有時間，現在就拿幾件衣服上大陸避一下風頭？

李宇恆你冷靜點，對方只是說會派人來，沒有說會做甚麼，說不定只不過是上來送月餅給我吃而已對不對？

不對！

DW就是龍潭虎穴！在裡面設置伺服器的人九成都不是善男信女，而且對方是上古傳說生物，也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派人來，是人還是怪物。

該死，到底還有多時間可以盤算思考——對了，怎麼現在才想起，我可以找Unicorn求助啊！這件事是因她而起，而且她怎說也是頭獨角獸，總會甚麼法術之類的東西吧？

拿起電話打開交友APP使用錄音留言功能，一口氣把事件的前因後果通通說出來。

「咁你打算點？」她也用語音回覆。

「我唔知啊，我從來都未接觸過呢類嘢，我喺Deep Web從來都唔會惹任何人，而家真係唔知對方會做咩……」

「嗯，如果對方同我一樣係上古傳說生物的話，九成唔會傷害你區區一個人類。」

有了她這一句，我的心總算安定下來，最起碼我同家人的人身安全是不用擔心的了……現在只怕他們提出以金錢賠償之類讓我吃不消而已。

我跟Unicorn說出我的看法以後，她同意假若對方要求金錢賠償的話，她會代為支付。Unicorn說讓我在家裡等那些人出現，再立即通知她，他們之中即使沒有同為獨角獸的成員，也應該會有多少線索。

一切都談妥以後，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接下來，我只要將Unicorn介紹給那些甚麼妖獸俱樂部的成員，我就功成身退，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之中！

經過一輪驚慌之後心情總算定下來，現在就看看那些人會還有多久才出現了。

暫時回到正常生活中，玩玩遊戲，心情盡量放鬆，到時候只要好好解釋對方應該就會像Unicorn所說那樣對我這麼一個人類沒有興趣。

於是，這種幸福平凡的生活過了三天。

三天後的一個中午，在我沒有預計之下，家中門鈴響起。

當門鈴響起後，我忽然有一陣不祥的預感，然後意識到按門鈴的人應該是那妖獸俱樂部派來的人。

我急忙拿出電話，以手機程式通知Unicorn，並跑到大門透過防盜眼看清楚門外人是誰。門外站了兩名男子，一名身穿間條西裝站在前方，還有一個穿了皮衣外套在西裝男後面。

搞甚麼……夏天還穿皮衣，不怕生熱痱嗎？

「Unicorn，佢哋到咗喇……我會同佢哋解釋前因後果，你盡快趕嚟啦……」接著，我告訴了她我的地址，然後便打開家門。

「你好，請問搵邊位？」

西裝男看到大門打開，就打量了我一下，再往家裡面左右觀察，好一會兒才說：「你好，我想搵呢一個電子郵箱嘅主人。」

西裝男拿出手機，上面寫了一個電郵地址，那正是我最常用的Email。

「我就係。」與其閃閃縮縮，倒不如大方承認以免引起誤會。而且，隔著鐵閘倒不怕他們會幹出甚麼來。

「即係你就係嗰位入侵者？你係咪曾經喺三日前瀏覽過The Monster Club網頁，並且嘗試入侵VIP Section？」西裝男問道。

「冇錯，但我唔係打算入侵……」話還未說完，西裝男便打斷了我。

「咁請問閣下是否人類？」

「係。」

回答過後，不自覺地把目光偷偷瞄向那沈默不語的皮褸男身上。這才發現他一直在盯著我看，視野交錯之際，他忽然吃了一驚，目光變得凌厲，直勾勾射向我。不知道是否心虛作祟，我全身一熱，嚇了一跳。

「Check him。」皮衣男吐出一句英文，語氣相當嚴肅，看來，門外兩人之中他是上位者。

西裝男聞言奇怪回頭望了皮衣男一眼，然後從胸前口袋拿出了一副充滿中世紀英倫氣息的眼鏡出來，戴在鼻樑上。

西裝男透過鏡片看向我，然後在鏡片上竟然出現一些奇異圖形符號。那些幾乎微不可見的圖形虛影一閃而過，然後眼鏡響起「咝」一聲，西裝男皺眉，臉上寫滿困惑。

西裝男扭頭向皮褸男說：「It's broken……」

「What was the reading？」

「It was…… over 9000……」西裝友遲疑地說出這句，顯然也對自己說的話沒有信心。

這是怎麼回事？那副眼鏡是甚麼東西？為甚麼他們的反應如此奇怪？

「你話你係人類！」西裝猛然面向我，以近乎怒吼的語氣向我問話。

我被他的氣勢嚇得一愣，一時間有種他隨時能突破鐵閘衝進來的預感。

「我……我係啊？」廢話，我不是人類難道跟你們一樣是幻獸而不自知嗎？

「He said……」西裝男正打算向皮褸男解釋，但後者一揚手便打斷前者。

「Don't take chances，bring him to HQ！」皮褸男突然發話，在我還未反應過來之間，一道刺眼閃光亮起，我不得不避讓，從鐵閘邊往後彈跳了近乎兩米。

著地那刻，我只感覺到身上所有毛髮都豎了起來，再回神睜開眼時，發現那道隔著我與那些上古兇獸的鐵閘中間出現了一個人高的大豁口，在斷口處仍殘有些許赤紅。

即使見識過Unicorn變身，此刻的場面還是讓人相當震驚。

不知哪來的閃光，在眨眼之間竟然把我家的鐵閘燒出一個大開口，他們到底是哪種上古生物？

一時都來得相當快，閃光散去不足兩秒，一道黑線從西裝男袖口射出，目標直指屁股貼在地上的我。一點漆黑形如橡皮糖黏在我胸前，我下意識想伸手去扯開那片黑膜，它卻忽然擴張，像影子被拉長那樣蓋過我全身，把我每一寸肌膚都包覆。

「哇，我……」髒話沒機會喊出，黑膜封住我的嘴巴以至全身，這黑膜韌性極強，讓我連指頭也動不了。

我能感覺到全身上下只剩一顆頭顱眼睛沒有被黑膜覆蓋，頸項以下身體無法動彈，只能任人魚肉。

這兩個傢伙到底是在幹甚麼？不是說這些傳說生物對我這些普通人類沒有興趣的嗎？難道Unicorn騙我？

「就睇吓你究竟係乜料……」

我體重少說也有七十公斤，這個身形跟我差不多的西裝男竟然單手把我提起，然後眼前一黑，黑膜從頸下湧起，把我整張臉都封閉。

被困在這層黑膜當中，只剩下觸感用以判斷我到底身在何方。

該死，為甚麼事情會演變成這樣？

冷靜點！趁著現在我甚麼都做不了，正好想想，到裡是哪裡出錯……如果Unicorn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謊的話，那麼我與她的相遇，亦是一切的開端都只不過出於巧合，事情會演變成這樣應該與她沒有直接關係。

那就代表問題出於我身上……可是我只不過是一名平凡無比的小毒男，用不著他們冒險弄出這麼大動靜把我抓住吧？如果要我想有甚麼理由的話，答案很明顯——Deep Web。

我比大部份人特別的就只有這一點了，而且也相當合理，這兩個人出現的原因也是我因誤觸發某種警報……不過，他們起初的態度讓我感到這事情並不嚴重。首先，那電郵有提及過，如果是會員的話可以以回郵認證，然後西裝男只問過幾個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問我是否人類——那就是說，假設我是人類，他們對我的興趣將會是零，也正好印證了Unicorn先前所說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突然發難把我擒下的原因就是……

我，不是人類？

不可能。

即使我對自己的童年記憶不是很清晰（有誰不是？），也依稀記得自己曾經在孤兒院生活過一段時間，那時我大概四歲，期後被爹娘接走之前我就一直跟他們生活。

如果我不是人類，我怎麼察覺不到？即使是日本王道漫畫也嫌這橋段老套吧！

他們肯定是誤會了甚麼……那態度反差是皮褸男忽然眼神變得銳利，然後西裝男戴了一副眼鏡以色瞇瞇的目光把我打量一片之後出現的。

關鍵就在這裡，那西裝男肯定是看到甚麼異常之處，所以他們才反應如此劇烈……恐怕他們以為我是惡意入侵他們的伺服器，來一個「有殺錯無放過」！

那就糟糕了，他們真的是殺錯啊！我可不想抱住處男之身死去啊！

也不知道他們想把我擄去哪裡……冷靜點想的話，這該不會是直接把我丟到海裡的節奏吧？冤枉啊！我真的是人類啊！不折不扣的「港產毒撚」啊！

是的，我曾經是幻想過自己不是普通人類，是異能人之類，但也罪不至死啊！

腦海忽然掠過一張臉，是Unicorn。

唉，真是被這個美女害死了。

黑暗中的時間過得特別慢，亦特別難熬。

我是不是永遠都無法逃脫，要困在這片無盡黑暗之中？

清醒一點！

不會有事的……不會有事的……不會有事的……

一直唸著這一句，直到倦意來襲，讓我竟然在這種情況睡著了。

「嚇！」

我從自己房間的床上猛然驚醒，大口喘氣，以手按著額頭，一整個典型某電視台的「夜半發惡夢驚醒」場景。

只是一場惡夢？那樣就太好了！只是，有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我看著整個過程發生。

看著自己驚醒，是甚麼意思？就是說這是一個類似清明夢的夢境，自我意識在夢境中是清醒的，所以能夠了解自己正在夢境之中，甚至能夠改變夢境。

雖然我了解自己在作夢，可是卻不願醒來。要是醒來的話，又要面對那無盡黑暗，不能動彈。

不知道過多久以後，自由落體的離心力把我從夢境中抽出來，那黏緊皮膚的黑膜也褪掉。

欣喜若狂的我正想從平躺的姿態起來，就被兩塊金屬固定雙手，仔細看清楚，那是兩條巨大的機械吊臂，從天花吊下來，把我封鎖在一個金屬平台上。

被封鎖了不知多久的我，眼見終於都要被釋放時，第一個反應自然是高興；我的心情如同山洪暴發，然而那一對機械臂卻將傾瀉而出的情感倒堵回去，使我所有的快樂都轉化為暴怒。

「喂！做乜撚嘢啊！放開我啊！」也不管甚麼情況，在黑暗中幾乎精神崩潰的我亂七八糟就喊出一句。

「冷靜啲。」在我視野死角，一把聲音響起。

我記得這把聲音，是那西裝男！

最理想的對白是在這關頭趁勢喊一句「冷你老母！」先以氣勢壓倒他，但很可惜，歸根究底我仍是我，所有怒氣值都在一開始那句耗掉了，霸氣盡失。

深呼吸一下，胸口中那股冤屈氣消散大半，沒有被直接掉進大海餵魚真好。

情緒穩定以後，便向那西裝男問道：「呢度係邊度？」

「你唔需要知。」

另外幾隻機械臂出現，把我的頸項、雙腳固定，再次無法動彈。

「嗱，我同你講……」雖然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打算做甚麼，可是我有不好的預感，所以鼓起勇氣先跟他們解釋這只是一場誤會，「我真係人類，冇心闖入你哋嘅伺服器……其實成件事係——喂喂喂，嗰支咩嚟架！」

我的演說被一件物件所打斷，那是一支銀白色的鐵針，如要仔細形容的話，那是一支手指般粗幼的針頭。

不！

「唔好啊！我、我有打針恐懼症架！我、我一見到針就會暈架喇——」

「咁你咪暈囉。」

經歷過被那黑膜困住之後，我再也無法閉上眼迎接那漆黑，只好眼睜睜看著那手指粗幼的針頭插進我的頸項動脈裡面。

我沒有讀過醫科，我不知道那一下技術如何。如果我能冷靜點想的話，大概會想到由機械臂進行的任何動作都應該絲毫不差，不過我這麼冷靜，所以我滿腦子都是在幻想自己動脈破裂而死。

注射過後，機械臂抽出針頭時帶住絲絲鮮紅，我只感覺到一陣麻痺感從頸項開始擴散至全身，原本就被鎖住的我現在情況更加嚴重，全身下上每一個部份都開始失去知覺……

就連大腦……也是……

糟了。

再度睜開眼，恢復意識時，率先感受到的是皮膚傳來的冰冷感。接著，是乾涸的喉嚨，就連嚥下口水也感到困難。

連續兩次失去意識，讓我頭痛欲裂，恨不得把腦袋從頭骨內拔出來，把一切結束。

可惜我做不到，就連嘗試從金屬平台起來也做不到。

頸項上有一點刺痛，想來就是那大得可怕的針頭——看來那針頭的作用就是把我全身麻醉，讓我動不了。

他們究竟對我做了甚麼？

全身虛脫無力，只好望著那散發著白光的天花發呆，慢慢回復體力。隨著時間流逝，感覺體力回復了許多和頭痛亦減輕不少，便以雙手撐起身體，開始打量四周。

嗞——

誰料我甫起來，房間中便響起一串低沉通電聲。

幹，又觸發了警報？這些傢伙到底有多少機關啊！

奈何我體力不支，逃跑無用，只好呆呆坐在金屬平台上，聽著那有點刺耳的通電聲，靜待對方作出下一步動作。

這裡應該不是我被機械臂麻醉的房間，因為我在天花上看不到任何機械裝置。不過，以各種量杯、試管的佈置看來，這裡絕對是一個實驗室。

過了一分鐘左右，實驗室的門口被打開，進來有幾人；為首的便是一開始我遇到的西裝男，兩名老者緊隨其後。

從神色看來，那西裝男的地位也是比不上後方兩名老者，但他們均露出一臉嚴肅。

「李先生，你好。」

「呃，你好。」李先生？他是怎麼知道的？而且，為甚麼態度轉變得那麼快？

接著，西裝男便後退了一步，幾乎貼近牆邊，頭微微望向地面。與此同時，其中一名身穿絲質袍服的老者上前，並且開始以我聽不懂的語言說了一段話。

未等我表示疑惑，西裝男便說：「李先生，你好，我哋喺The Monster Club嘅會長同埋副會長。對於過去四十八小時所發生嘅事，希望你唔好介意，一切都只係必要嘅保安程序。」

憑眼前所見，那西裝男應該是替那名老者翻譯，跟我對話。

「必要嘅保安程序？四十八小時？我，我究竟喺邊？」

西裝男聞言後便再以我聽不懂的語言吐出一連串無意義音節，再待老者回答，然後翻譯。

「瑞典。」

瑞典！

我竟然被一口氣擄至距離香港那麼遠的地方！

老者又說話，自然又是西裝男代為翻譯：「希望你唔好介意，李先生。我哋嘅執法人員喺呢件事上面的確出錯，對於好似閣下咁嘅強大個體，本會只會希望結交，而唔係結怨，如果李先生想要乜嘢賠償嘅話，只要係能力所及，本會都會盡力為你效勞。」

西裝友說著這話時臉色變得相當難看，露出帶點恐懼的表情。

強大個體？賠償？

「唔好意思……」我摸一摸後腦，「我唔係好明你哋講咩。」

西裝友顯然一愣，本來的不安神情一掃而空，過了好幾秒才急忙翻譯給那老者聽。

絲袍老者聽到一半後眼神一變，與另一名老頭互望一眼，才繼續說話。

「起初我哋都懷疑李先生係進行緊某種修練，但係估唔到係真嘅……打擾到李先生修練真係唔好意思，如果呢次嘅誤會令到李先生嘅修練過程有咩阻滯的話，本會實在萬分抱歉。」

他們到底在說甚麼？為甚麼我會從一名隨手被囚禁的俘虜變成「李先生」？這巨大的反差讓我完全無法理解！

「我真係唔知你哋講咩？可唔可以解釋一下究竟發生咗咩事？」

西裝友依舊把話翻譯，這次老者沒有回話，反而是跟身邊的另一個老頭說話……絲袍老者一開口，語調大變，發出一種奇異語音，聽起來就像同時以高中低音同時發聲。

這語調我有聽過！跟Unicorn立誓時她所發出的聲音一模一樣！

更奇異的是，我看著他們的嘴形絕對不是在講廣東話，可是，我聽起來卻是不折不扣的正宗港式廣東話。

「點算？你睇佢好似乜都唔知咁嘅，肯定係用緊某種輪迴法術封印記憶，我曾經聽過有某位前輩都嘗試過用呢種方式達到類似永生嘅做法。佢咁樣問，我哋如果如實同佢講嘅話，會唔會有可能觸發到佢嘅封印？講唔講好？」

另一名老者回答：「我都唔知，唉，今次真係惹禍上身，竟然誤打誤撞捉咗個咁嘅大人物返嚟……想趁佢言靈未覺醒，一了百了殺咗佢又唔得，如果佢身上有咩禁制的話，真係死都唔得掂啊……」

「我都知啊……都係唔好講，係咁咦打發佢走算啦。反正講咗未必有好處，但係唔講就一定唔駛死。」

「就咁決定。」

聽著這幾句簡單的對話，卻讓我的腦海掀起一場暴風雨，一時無法消化所有資訊。

首先，他們說得顯然不是廣東話，但為何我會聽得懂？是不是跟Unicorn有關？

然後，輪迴法術、封印、大人物、言靈、禁制，這幾個關鍵字我完全想不到是甚麼……大人物不是在說我吧？我一個小毒男怎麼會是大人物？

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可以聽懂他們所說的奇異語言，趁著這個機會，該好好組織一下問題，看看他們到底向我隱藏著甚麼。

難道，我真的是甚麼上古幻獸？不會吧！

「唔好意思，我大概明白你哋嘅意思喇……放心，我冇嘢，一切都只係誤會。不過，我需要問你哋幾個問題，希望你可以如實答我。」

「好，李先生，你有咩問題我哋都會盡量回答。」

「我想知道，你哋帶我嚟瑞典做咩？喺我昏迷咗期間又究竟做過咩？我……應該唔係咩上古幻獸啩？」

西裝友翻譯話後，絲袍老者急忙擺手，像要解釋甚麼：「當然唔係！閣下絕對係百份百嘅人類，比人類更加人類……喺李先生昏迷嘅時候，我哋將你由香港帶到呢度，The Monster Club嘅總部。如果事先知道李先生嘅身份，我哋絕對唔會懷疑你嘅意圖，一切都只係普通程序。」

「仲有呢？你哋將我麻醉之後，究竟做咗咩？」不知為何，聽著他們的解釋，膽子忽然大了，語氣有點咄咄逼人。

「例行檢查，為咗確認我哋嘅小型機器冇出錯，結果顯示李先生你的確唔係上古獸族。」

「除此之外呢？」

「對唔住，李先生。為咗本會嘅安全，我哋唔可以誘露太多……唯一可以講嘅，就係閣下絕對唔係普通人。」

「點樣唔普通法？」

兩名老者掙扎良久，終於說出：「李先生，你今年貴庚？」

「二十一。」

「李先生，你應該有聽過樹有年輪。其實人，都一樣有類似嘅嘢……而李先生你，今年已經一萬一千八百二十歲。」

(二)

(二)

一萬一千八百二十歲？

中國文化號稱五千年歷史，而我足足有兩次華夏歷史那麼古老？

這肯定是開玩笑……別的我可能會搞錯，但自己的年齡怎可能搞錯？這比醫生從我身上驗出愛滋更讓人無法接受！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這個神秘組織沒理由對我說謊，而且，最重要是他們這說辭也吻合那兩名老頭的對話！

我……究竟是誰？不，我、我究竟是甚麼東西！

活過千年已經不敢想像，他們竟然還說我活過萬年，是不折不扣的人類？哪有人類可以活得這麼久！

最悲慘的是，我並非甚麼變種人、超人之類，得知自己（可能）有一萬一千八百二十歲有甚麼用！還不是一名普通人而已！

浪費時間！甚麼大人物！甚麼強大個體！甚麼禁制！

「唉！」不自禁地吐出一口濁氣。

吃了那麼多的苦，現在他們的態度又這麼恭敬……我是毒男，可不是蠢蛋！這種情況，總不能空手而回吧？

我想要甚麼？我還想要甚麼？金錢、權力、女人，自古以來每個男人都想要的東西。而我，要是在這三選一的話，自然是——女人！

我對自己這個選擇一點都不意外。

中產家庭，對於金錢、物質我的欲望不大；權力？是有點興趣，不過樣子使然，二十年來的孤獨讓我對社交這種東西已經距離甚遠。

我想要女人！

是的，我是很飢渴……你想想，二十歲都過了，就連女人胴體都沒有碰過（第一次親身看到還是早幾天的事，對象嚴格來說不是「女人」），這樣的我很飢渴，一點都不意外吧？

雖然我內心坦蕩蕩，可是要說出口總是有點困難，應該怎麼說才好？

不知我內心已經將甚麼大人物的事情拋到九雲霄外的其餘三人見我忽然嘆息，頓時有點不知所措：「李生……唔知我哋仲有咩可以幫到你？」

幫我？幫我……對了，幫我！

西裝男一開口，我頭頂上仿佛有盞電燈亮起，使我想到了一個藉口。

「算啦，唉……其實我份人好隨和嘅，我都唔想為難你哋。不過咁，你都見到我而家嘅情況係點，我要求唔高，想搵個人幫吓手照顧一下我嘅起居飲食。」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啊係，我唔慣由男人……或者真身係大型野獸嘅生物服侍。」

西裝男聞言臉上寫滿疑惑，但也不敢怠慢，很快就把我的話翻譯給那兩名老者聽。

「哦，原來如此……李先生，本會應承過你會盡力協助你，絕對唔會食言！我哋會調動人手，搵一個大方得體嘅女性護送你回國，一直照顧到你滿意為止。」

一句，事情就這樣定下了。

異常地爽快，是不是這些上古物種都特別爽快……不過話說回來，好像我遇到的每個所謂的上古物種都非富則貴……是不是他們都很容易糊口？看看那Unicorn的跑車，還有這地方的各種設備，總部還設在瑞典！

也不怕他們騙我，反正他們懼怕我身上的一個甚麼禁制；確定了他們不會對我不利，其實也沒有甚麼好擔心。

「咁而家點？你哋安排人手係咪需要時間？同埋，你哋打算點樣送我返香港？」

老者聽見事情似乎要告一段落，神情顯然輕鬆了不少，一口氣說出一個我聽起來相當妥當……不，相當「爽皮」的安排。

在他們處理人手期間，他們會為我準備一所五星級遊客酒店套房，一直到完成人手處理為止。期後，我與那女僕會乘坐頭等回到香港——最重要是，費用全部由他們TM Club承擔。

你說，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很爽？

心裡喜滋滋的，絲毫沒有想過這一切都是由一個「色」字引起，到了現在我還在追尋那「色」，也沒想過後果……或許，會是我無法承受的後果。

此刻，完全遵循原始雄性欲望的我沒有想太多，只是在想著那位被安排來照顧我的女僕會是甚麼樣子？希望那會長是懂我的暗示，別派個中年大媽來。想到這裡讓我額頭冒出冷汗，搖頭把這個想法甩出腦袋。

談話結束，老者招呼我離開這個地方。一路上沒有任何風景，不過看得出這裡絕對是一個高科技設施，佈置裝潢充滿科幻味道。

最後到達一座巨大金屬門前面，絲袍老者一揚手，大門閃過一幅巨大圖騰符號，然後那副金屬門便緩

緩往兩邊拉開，露出外面的風景。

放眼看去，是一片連綿的山脈。

這座設施竟然是建築在山體之中，這裡應該是瑞典某片山脈，詳細我當然完全不清楚，不過光看這些就已經足夠讓我驚嘆了。

大門完全張開，露出一個類似廂型屋的東西，而在屋子附近，有四頭大型獸類在旁邊待命。

那四匹獸類自然是上古物種，牠擁有鷹喙、獅身以及一對巨大肉翅——這東西我有見過，獅鷲獸，在某部兒童向的魔幻電影中，沒想到完成度是這麼高，電影跟現實幾乎是一模一樣。

這就是我們的代步工具嗎？

老者透過西裝男向我道別，然後西裝男把我請進那廂型屋中。進屋以後，過了一會我便感覺到整座屋子平穩地上昇，然後開始前進。

車廂裡幾乎無法看到外面……雖然有點好奇，不過仔細一想，這應該是為了隱藏基地位置的一個小機制，自然不應該打破規矩。

坐在廂型車中，只剩我與西裝男兩個。此刻的他跟第一次見我的時候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現在他微微低頭，一臉尊敬的看著我。

起初我還自己真的是甚麼大人物，但了解真相之後，才發現自己只不過是一枚定時炸彈，讓這個TM Club像趕瘟神把我送走。當然，我有撈到好處那就管你是把我當作瘟神還是泰臣，簡直是「位已上，理撚得你！」的最佳體現。

啊！對了！

差點忘了，趁著這名西裝男對我還重視，必須打聽一下有關獨角獸的事。

要是找到的話，那我就連最後的麻煩都擺脫，可以開開心心跟女僕過性福美滿的快樂日子——前提是，我有能力留住那女僕……不過留不住也好，我的最低目標是擺脫處男之身，僅此而已。

先從妖獸俱樂部的具體情況入手……

「呃，」我一時想起，不知道西裝男的名字，總不能喚他「西裝佬」吧，「Hi，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西裝男愕然抬頭，恭敬地說：「係，請問李先生想知啲咩？如果係有關之前提過嘅話題，我實在唔可以透露更多。」

「哦，唔係。我只係想你略略介紹吓你哋呢個Club啫……應該冇問題啊可？」

「噢，應該冇問題嘅……其實我哋呢個TM Club，係主張團結所有喺現代社會生活嘅上古物種，亦即係一般人類口中講嘅傳說、幻想生物。」

「但係我唔明呢個俱樂部喺點樣運作嘅……你唔好介意我唔係想起底定咩，不過，點解呢個Club睇落更似一個軍事組織。」

「哦，我諗李先生有少少誤會咗……因為The Monster Club聽起上嚟好似係怪獸俱樂部，但其實當中Club嘅意思係『會』，即係三合會個會。」

「原來係咁……咁我又唔明，你話好似三合會咁，咁個會本身都會提供服務畀會員，好似你講嘅三合會咁，佢就提供某程度嘅保障同財源畀會員，咁TM Club有咩提供到？所謂保障同財源，我點睇上古物種都好似有能力喺現代社會風生水起。」

「唔……」西裝男聞言沉思一會，才回答，「因為會長曾經交代過，我唔可以透露太多關鍵資訊畀李先生知，除咗為我哋好亦都係為李先生你好。我唯一可以回答你嘅係，呢個世界，不分族群嚟計，上古物種大約只有五百萬人口，對比起人類嘅六十億，絕對係微不足道。」

這句回答有點玄，我雖然能夠聽出當中有很多意思，但一時間卻無法完全解答。

「好啦，我都唔令你難做……你答多我一個問題我就放過你。」

「係。」

「我想知道，你哋TM Club有冇會員係獨角獸？」

西裝男聽到獨角獸三個字後眉毛一揚，然後說：「以我所知，應該冇。畢竟獨角獸喺上古嚟講係一個神秘而高貴嘅族群，同時亦都無比稀少……李先生做咩咁問？」

「哦冇，隨口問吓啫，」我隨口說著，「咁上古種族中最大嘅族群係咩？」

西裝男臉色有點難看，不好意思的說：「Goblin，『哥布林』。我之前所講嘅五百萬之數，其中有三成幾都係哥布林。」

等等，哥布林？那種在日系RPG作為怪物小兵的那種綠色妖魔？這種東西也算上古種族？五百萬的三成……那不是差不多一百多萬隻哥布林……

西裝男表情有點無奈：「其實哥布林呢個族群起初唔算太龐大……佢哋嘅文明由以前到而家一直都冇咩退步，係近幾百年先至崛起。佢哋一直生活喺地底，當人類大規模發展嘅時候，好多地面生活嘅物種都被逼遷移，唯獨居住喺地底嘅哥布林唔受影響，此起彼落影響之下，而家嘅哥布林種族已經係唔可以得罪嘅龐大勢力……雖然佢哋嘅文明一樣都係冇進步過。」

聽著西裝男的無奈，我有點感觸。

看到西裝男的樣子，很想說「你唔好太傷心喇」，可是顯然有點不合時宜，所以還是忍住沒說。

既然TM Club沒有獨角獸會員，那麼我得要從另一個方向尋找線索……為了我下半身的幸福，我必須努力！

「講返轉頭吖……你覺得我加入TM Club如何？」

此言一出，西裝男頓時大驚，頓時支支吾吾：「唔、唔係咁好嘅……TM Club係由上古獸族組成，李先生作為純正人族，加入我哋實在係對你嘅一種褻瀆啊……」

咦，怎麼這句對白好似在哪裡聽過？說到底只不過是怕我這顆定時炸彈會惹出甚麼大災難而已……這麼大勢力的一個組織，竟然怕我區區一名毒男，真是笑哭不得。

唉，沒辦法，該出絕招了。

「咁如果我介紹一個百份百上古物種，而且血統非常高貴……」

性格非常進取，身材非常火爆，氣質非常性感——

「嘅會員畀你哋，你哋唔知會唔會接受佢呢？」

「呃，李先生，我唔係好明你講咩。」

將事情原委（刪剪所有我與Unicorn之間兒童不宜的描述）都清晰交代給西裝男以後，他神色顯然相當凝重。

「李先生，我希望你明白，我唔係質疑你……不過，你確定對方真係獨角獸——學名Re'em嘅生物？」

腦裡播放了一次Unicorn變身的過程，再以非常肯定的語氣說：「百份之百確定。」

「咁好，如果你嗰位朋友有興趣加入我哋的話，我哋當然無任歡迎，」西裝友顯然相當高興，向我遞出一張名片，「我張卡片，有任何消息，無論好壞都可以隨時聯絡我。」

「哦，好。」接過人生第一次收到的名片，我沒有仔細查看，因為，我感覺到我們已經停下來，正在垂直降落。

停下來以後，西裝男率先打開車門,外面是一片翠綠森林。

看來我們已經距離那基地總部有點遠了。

跟著西裝男步出飛行車廂，進入一林野中便看到一部黑色長形禮車停在不遠處。

看來這個組織對於保密方面相當重視，離開那基地也要分開兩趟。這次我跟西裝男都沒有任何話題，在這個氣氛有點尷尬的車廂度過了差不多半小時，我開始聽到其他汽車的聲音，這代表我們已經接近市區了。

一路無話，直至到了酒店，把我帶到房間以後，西裝友才開口交代：「李生，呢張就係你嘅房卡，基本上我嘅職務去到呢度已經完結，請問李先生仲有冇咩問題？」

「我想問吓我大概會喺度留幾耐？」

「呢方面我都唔清楚……以我估計，應該不出三日，如果你唔放心或者心急可以隨時打畀我，我代你問吓上頭。」西裝男略一點頭，「如果冇乜嘢嘅話，我走先。」

「嗯。」

於是，又剩下我一個了。

進入酒店房間，開始打量四周。

第一個想法，很豪華。

雖然不是甚麼三千呎總統套房，但只屬中產家庭的我從未來過這麼豪華的酒店房間。從裝潢到佈置、傢俱到用品，無一不是散發出貴價的味道。

接著整天我就在這間套房裡左看看、右摸摸，研究一下各種未見過的東西。

時間過得很快，便進入夜晚。

我肚子餓了。

依稀記得以前家裡去旅行時，酒店都會買幾個杯麵以備不時之需。現在沒杯麵，而且費用也是由TM Club全數負責，那即是我可以嘗一下當土豪的快感吧？

叫Room Service！

拿起酒店房間書桌上的餐牌，一堆英文沒太看懂，不過會幾個單字就行……牛排，Steak，飛快找了出來，列在最貴價的食品之中，完美。

反正我不用負責……要叫，當然叫最貴的！

打電話去房間服務，點了一個牛排餐和一支紅酒，盡管我極少喝酒，可是充當土豪就是要這樣。

可惜沒有電腦，不然要我待在這裡一輩子我也願意啊……

於是，吃完晚餐，看著服務員一臉認真的樣子，我就覺得自己身份不一樣了。可惜，只不過曇花一現，過了幾天便會打回原形。

翌日，酒店房間沒有打開窗簾，但一絲微弱的晨光依然從間隙中竄進房間。

從床上起來，背靠床頭板；昨晚我……好像喝醉了，那種輕飄飄的感覺很不錯，不過很快就被倦意侵襲，倒頭睡著了。

隨手拿起電話，習慣性打算看一下時間，結果發現只有一片黑色。

啊，對了，沒電！

水果電話就是這樣，又不能帶薄薄一片的後備電池，帶外置電源又麻煩……不過是家人送給我的電話，沒得抱怨。

昨天的經歷還真是讓我沖昏了頭，我突然消失這麼久，家裡的鐵閘又被轟掉，恐怕兩老都快要擔心死了……還有Unicorn，我消失了這麼久，一點消息都沒有，都不知道她會幹出甚麼來！

她會不會以為我潛逃，突然觸發那個甚麼心魔誓言？不……冷靜點，我在被抓走之前曾經跟她聯絡過，她很聰明，又是上古種族，見到案發現場自然會留意到，我是被特殊手段抓走。

話是這樣說，不過電池卻不得不充，怎樣也不能讓兩老擔心。

下床梳洗一番，又撥電話點了一個早餐，卻發現已經接近下午，只好改點午餐；不抱持希望的問對方有沒有水果電話充電器時，結果讓我有點意外，這酒店竟然有。

在酒店房間，沒有電腦實在有點悶，外出又不知道去哪裡去，只好打開電視。

過了一會兒，門鈴響起，從服務員手中接過充電器以及午餐後便開始看電視進食；吃完後查看一下電話，竟然只有一個訊息！

打開一看，讀取失敗。

這才發現自己的電話沒有訊號，沒有3G覆蓋，連接到酒店房間的無線網絡，手機頓時癲癇症發作似的開始不斷地震動。

一直至我看到系統提示我有三十個來自某某某的未讀訊息才停下。

這才正常，我還以為兩老忽然反常把我遺忘了。

拉開提示欄，轉眼間大量訊息從上至下如瀑布般落下；待它停下，我才有機會看清楚是怎麼回事。

不出所料，傳來訊息的只有三人，老爹、娘親和Unicorn。

先看阿爹的那些訊息，一開始是問我跑到哪裡去，然後就問是不是一些愛情煩惱想不通所以不跟娘親說還玩失蹤，說自己對女人也有一些心得，叫我回應他跟他聊聊；最後三條訊息是已經把我當作被人綁架，叫綁匪不要亂來之類。

呃……這個阿爹真是……

退出跟阿爹的對話，這次看看娘親的。

娘親的留言比較正常，都是在問我為甚麼不回家，是不是發生甚麼事要離家出去之類。

再看Unicorn的留言，這女人的留言比老爹還要有爆炸性——劈頭第一句就問我死了沒有，死了就請兇手回個訊息……一天後她看我沒有回應，便漸漸回復正常，留言說已經跟我的雙親見過面，隨便編了個藉口出來，說我要參加一個國外遊戲展，由Unicorn來贊助，因為怕他們不同意便來個先斬後奏。

這個理由不算天衣無逢，但暫時瞞過去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就是每天給我留了一個「廢物，係咪死咗喇？你再唔出現我就真係會將你變成死人——心魔

誓言嘅效果係連次元都可以跨越架！」，連續留了三個，雖然不太懂她說甚麼次元，但看來，她果然是急性子……

我前前後後消失了差不多三至四天，也不知道Unicorn說謊的技術如何，不然被兩老拆穿，這一切都不知道如何解釋。

而且，我又該怎樣跟他們解釋去國外遊戲展卻帶回來一個女僕？

此時，門鈴忽然響起。

難道是他們來了？

不知道那女僕是甚麼樣子的？身材、性格又是怎樣……

千萬不要是外表看起來是火爆辣妹結果真身是五米山巨人那種啊！你說我在影射某人？那個把我從平凡但美滿幸福生活抽出然後丟到煉獄裡頭的上古貴族？不，我怎會影射她呢？沒有她的話，我還沒有這此際遇呢！

打開酒店房間，後面站著兩人，一男一女。

男的我認識，見過好幾次面，是西裝男。

女的是陌生人，但她的身份不言而喻——她身穿一身傳統法式女僕裝，全身上下都包得嚴嚴實實，但一雙峰巒卻因此而更顯眼。

被她的造型所吸引，這才望向臉蛋。如果要跟Unicorn相比的話，算不上絕世美人，但比起很多所謂女明星好得多了。所謂天生麗質，從Unicorn到這位女僕我都從她們臉上看不到有一顆俗粉，以素顏示人仍能容光煥髮，這就是人類與上古物種的差距嗎！

「李先生，你好，」不等我開口，女僕便以有點口音的廣東話對我說，語氣不卑不亢：「在下叫Miya，係TM
Club特派，專門照顧閣下生活所需嘅女僕。由於準備時間較短，在下嘅廣東話仲未純熟，但係已經掌握大部份嘅用語同對話，我必須為自己嘅無能而道歉。」

說罷，她向我深深鞠了一個躬。

「哦，冇嘢冇嘢……」我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甚麼，這女僕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為了不讓場面尷尬，西裝男插話：「李先生，我哋已經準備好機票，班次係下午四點四十分，你將會同Miya一齊搭返香港，請問你對我哋嘅安排有冇疑問？」

「哦，冇……」

「好嘅，咁請李先生三點準時喺酒店門口等，我哋已經安排咗專車接送你去機場。」

應了一聲，西裝男看沒他的事就率先退下，只剩我跟那名女僕。女僕目無表情地看著我，眼神傲慢，散發出一種冰山美人的感覺。

被這副平靜如水的樸克臉看著，總覺得她才是主人，而我只不過是一名低賤的男奴——甚麼鬼，是自卑心作祟嗎？

避開她的目光，我轉身進入酒店房間。

冷靜點……只不過是一名女孩，而且還是指名來服侍我的女僕，我擁有絕對主導權！

「Miya係咪？我叫李宇恆……你可以叫我宇恆、阿恆……」或者主人，我是想這樣說的，不過總感覺不好意思，「你唔好企響度，其求搵個位坐。」

說的同時，自己隨便找了一個位置坐下。

只見Miya搖頭：「作為僕人，主人坐嘅時候係要企係一邊待命，坐低係唔合符禮儀。」

呃……這女僕是Cosplay上癮了嗎？我安排這個女僕，可不是真的想要一個女僕啊！我是想擺脫處男之身！可是眼下這樣，貿然開口示意的話，以我的條件和少得可憐的魅力，恐怕連毛也碰不到一條——對方是上古種族，雖然不知道是哪個族群，但很明顯以我手無縛難之力是不可能「主人不要」的。

我需要一個周詳的計劃，要讓她先放下女僕與主人的關係，對我產生愛意——或是至少性欲吧。

當然，最好就是能令她愛上我，一直留在我身邊。

雖然機會渺茫，而且整件事都相當奇怪，比相親還要尷尬……但這比一輩子都認識不到任何女孩、懷著處男之身死去都要強得多。

「呃……Okay……」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甚麼好，「係呢，你嘅真身係咩種族？」

Miya聞言，表情有點愕然，說：「主人，請問點解你要問呢個問題？」

咦，忽然就叫稱呼換做主人了……

「吓……哦，我隨便問吓啫。」其實是怕你真身是一頭山怪或者暴龍之類。

Miya好像能夠讀心一樣，回答：「主人，你唔需要擔心，僕人嘅本體同而家嘅外形差別唔大，假若遇上要回復真身嘅情況，我都唔會帶嚟任何麻煩，請放心。至於僕人嘅真身係咩，請恕僕人唔可以講。」

為甚麼不能說啊？該不會重演跟Unicorn一樣的悲劇吧……

「咁好啦……」也不想一開始就逼迫她做甚麼，先慢慢來比較好……而且，這也符合我的性格，被動一點（不然我也不是毒男了）。

為免大家尷尬無言，打開電視讓聲音緩解一下氣氛；結果酒店房間就陷入沈寂，只有電視播出的聲音。

女僕Miya站在房間一角，雙手負背、腰板挺直；姿勢、儀態一絲不苟，卻意外地有著莫名的性感，只因胸膛上一對玉峰被白布所包圍，如同竹筍形狀，讓我很想上前咬一口。

怎麼事情跟我預想的不一樣……先說明，我沒有想過Miya一到來就會把我脫光光然後大家在酒店房間來一個鴛鴦戲水。可是現在這樣也差太遠了吧？即使是僱傭關係也不會這樣，太誇張了。

不行，這樣下去我只會距離目標愈來愈遠。

「Miya，你唔好企響度喇，坐過嚟睇電視啦！」我鼓起勇氣，拍一拍床尾。

女僕聞言以一對冷漠的眼光看向我，說：「恕難從命，主僕身份必須要搞清楚。」

聽到這句的我一時腦充血，一句常用對白忽然就脫口而出：「你話我係你主人，咁你就要聽我講！過嚟坐！」

說罷，我也為自己的大膽感到驚訝。

誰料Miya的反應跟那些電視劇完全不一樣，她只是冷冷吐出一句：「主人，請自重。」

這是好感度不增反減的節奏嗎！這樣我怎麼可能攻略得到她？

不行，老子可是曾經在戀愛育成遊戲中不看攻略也拿過Good End的！必須拿出本事來！硬磨不行就軟泡！只要我厚起臉皮來我就不信她能一直抱持這個態度對我！

「Ok，我都係講吓啫，點啊，你肚唔肚餓，駛唔駛嗌啲嘢食吓？」

「僕人唔肚餓。」

「咁，駛唔駛飲啲嘢？」

「僕人唔頸渴。」

如似類推，大概Miya也帶我的意圖，所以去到後來也懶得回答我，只是搖頭罷了。漸漸我不願熱面孔貼冷屁股，只是每隔十多分鐘問一下，時間就是這樣過去，很快就到三點。

作戰完全失敗的我有點氣餒，就這樣帶好所有隨身物品，領著Miya離開酒店，坐上汽車一直到機場。

一路上我沒有再嘗試再跟她說話，其一是我知道不會奏效，其二是我已經花光所有開口的勇氣，那種被人無視和拒絕的感覺實在很難受。

有一刻我想過，或者選一個女僕的決定是錯的，反正都是厚著臉皮，跟TM Club索取一筆可觀的金錢，買一個絕對服從的女人不就好，而且燕瘦環肥任君選擇——這樣聽起來很爽，可是，卻違背了我的心。

要是我想這樣做，那我老早就可以找一樓一，還談甚麼處男之身？一樓一跟以巨款召來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女人質素是天淵之別？

抱歉，在性交易這一點上，兩者是沒有分別的。

正如我在一開始就說過，「沒有付費破處的打算」，這是我的堅持——是我少數立場堅定的東西。這不是偽善，也不是清高……只不過是一種信念。

我是毒，又如何？

我是醜，又怎樣？

那就代表我不能交到一個對我死心塌地的女友？

聽起來機會確實渺茫了點。

但那也不代表不可能！就連獨角馬都活生生出現在我生活裡頭了，還有甚麼不可能發生！

我誓要成功攻略Miya！

暗自下定這個決心的時候，我跟Miya已經進了頭等機艙。

一路上我已經不知道弄掉多少第一次，現在又一個第一次坐頭等機艙。

以前聽到頭等時，總覺得是耗錢又沒太大改變的東西；這印象是來自有一次乘火車上大陸探親時，看到火車也有頭等時得到的；現在親身坐在飛機的頭等艙，又再次改變了我的印象；原來頭等是這麼舒適的！調整椅子，身體可以完全得到伸展，沒有一絲壓迫感，簡直是爽！

Miya就坐在我旁邊的座位，只不過她跟我相反，腰板挺直，背靠椅子，像石像一樣動也不動。

到底她是甚麼人……不，是甚麼物種，為甚麼對禮節、規距的東西這麼講究？

啊，難道她是吸血鬼？

對了，吸血鬼不就是類似貴族之類的嗎？然後她說話自己變身前後差距不大，剛好也符合條件……是吸血鬼的話，好像不太差？算了，怎說也比獨角馬更好。

說起獨角馬，Unicorn會不會不想加入TM
Club呢？始終她本來就是上古物種，很有可能早已經聽過TM Club的存在，只是不想加入而已。

要是那樣的吧，我先前胸有成竹的說會為她找到另一匹獨角馬的承諾不就……真糟糕，逃也逃不掉，身上還有那個甚麼心魔誓言！

算了，假若TM
Club這路走不通的話，就繼續在DW裡找找看好了，我就不相信這世上會DW中找不到的資料！

一口氣梳理好纏身的各種麻煩，定下行動目的，總覺得全身上下都有一種舒暢感。

從瑞典到香港，需要在北京轉機，整個過程大約十多小時，可是現在我精神充足，自然不想睡覺。於是打開電影列表，隨便選了一套電影，便開始打發時間。

在飛機上的時光跟呆在酒店房間裡面沒兩樣，不同的只有「電影與電視」和「派餐跟點餐」的分別而已。

整個旅程我都不時瞄向Miya，只見她全程專注望著航程資料，就連路過的空姐看到她這個模樣，都為之汗顏。

在我看來，Miya表現出的不是木訥，而是驚人的自制力和專注力，這種意志力實在不可思議，只是……知道了這一點後，我更加想使她動搖，把她冰冷的外殼拆下來，一窺究竟。

當然，這點想法只是略一浮現，然後就埋藏在心中。畢竟攻略這回事，是要一步一步來，不然就不是戀愛育成，而是色情Flash Game了。

到達北京轉機時，Miya依然沒有主動說話，我也決定隱忍下來，等待正確時機才出手攢取好感度。

最後，幾經波折，終於回到香港。

未等下機，我便把手機打開，打給兩老跟他們交代我已經到達香港，循例道歉一下，然後說自己很快會回到家裡。

至於Miya的事情，倒沒有在電話說……只因我還在想該如何跟兩老解釋。

這事情說不定需要Unicorn幫助說服兩老，家裡也沒有地方安置Miya……不管了，先告訴Unicorn看看她有甚麼說法。

打開聊天App，留了一段言給Unicorn，誰料她不消半分鐘便回應，而且還附上一串數字，看起來就是電話號碼。

果然，一播放那段錄音，就聽到Unicorn那甜膩的聲音叫我打電話叫她。

「喂，我已經返到嚟香港喇。」

「咁咪幾好，我啱啱已經考慮緊觸唔觸發心魔誓言，令你生不如死……你呢個冇責任感嘅廢物！」

面對Unicorn的指控，我有點惱火。我多少也吃了苦頭，為的是甚麼？就是為你大小姐的事情，現在責任歸我？我是廢物？

「我都係為咗搞你啲嘢啫……」

「哦，咁你搞成點啊？搵到未？」

「咁又未……」

「所以我講得冇錯囉……一開始你就應該聽我講，但係你又話咩可以由Deep Web搵到，結果呢？你今次失蹤究竟係咩事？」

問到重點上，我自然是一五一十告訴Unicorn整個過程。除了一萬歲那部份我沒說，我只是用「誤會」代替，支吾過去。至於女僕一事，還是要說，不過要獨立來講。

「咁曲折離奇？咁你冇拎賠償咩？咁蠢架你……」Unicorn。

我急忙說道：「點會……我梗係有問啦，不過呢，呢樣嘢我需要你嘅幫手，因為件事有少少特別……」

接著，我斷斷續續，帶點尷尬將女僕的事情告訴Unicorn，並且請她想個辦法可以說服兩老，還有安置Miya。

Unicorn以意料之中的鄙視語氣說：「呵，你呢個人真係……我可以幫你，但係你冇幫過我喎？」

我頓時會意，帶點口吃說：「點、點會？只要Unicorn大人幫我渡過呢個難關，我肯定會仆心仆命幫你架！」
「呵呵，係就最好啦……嗱，我唔怕同你講，呢件事對我影響好大，每日我都要忍受血脈對我嘅命令，成個人都好易躁。你愈拖得耐，我就愈煩躁，如果有一日我真係頂唔順嘅話，我真係會先殺你然後自殺，明嗎？」

「明嘅明嘅，」我的語氣如同「擦鞋仔」一樣，「Unicorn大人嘅指示我完全明白，而且定必努力完成我應承你嘅嘢。」

「係就最好……至於你講嘅嘢，你畀少少時間我諗吓，不過大致上冇乜問題嘅。」

有她這一句，懸著的一顆心立即放下來，整個人都放鬆不少。這才醒覺Miya把整個對話都收進耳中，看她靜如止水的表情，實在猜不出她心裡的想法……雖然很在意。

在跟Unicorn對話之間，我跟Miya早已經離開機場，乘上機場快線後轉乘的士回家去。

輾轉終於回到家裡，用鑰匙打開家門，頓時有種熟悉的氣味撲面而來，想想也是，自己好像從來沒有離家這麼久。

一切都是因「色」而引起。

步進家中，不見兩老，只見一名臉蛋清純、身材火爆、氣質放蕩的女人懶洋洋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今天她穿了一件寬領T-Shirt配熱褲，沒有我第一次見她那麼矚目，但漂亮依然。

「Unicorn……做咩你喺度嘅？你點入嚟？」

早就注意到我們進門的Unicorn回答：「你父母畀鎖匙我嘅。」

「吓？」我不在才數天，兩老竟然被她的妖言所迷惑？連門匙也給她了！

「吓咩啫，好出奇咩？我作為高貴嘅上古物種，自然係人見人愛，車見車載，你父母同我關係好有咩

問題先？」

「哦，冇、冇，當然冇……只係我想知道我走咗呢幾日發生咗咩事，你嘅身份又係咩啫……你知啦，我要夾口供架嘛。」

「哈，你睇吓你個樣，好似好驚我咁。」Unicorn戲謔笑道，「我只不過同你父母講我係你中學同學，以前我哋係好朋友不過我離開咗香港之後冇聯絡，後來聽你講你想去遊戲展之後，就資助你去，不過我就有嘢做而留喺香港。」

「佢哋咁都信？」我有點愕然，這謊話比祈福黨更不可信。

「高貴物種嘅特權……呃，我仲施展咗少少魔法……」說到這裡，Unicorn顯然有點心虛，不好意思的搔頭。

甚麼！竟然對我雙親施展魔法！難怪他們如此聽她的話！

大概是看到我著急的樣子，Unicorn解釋：「你唔駛咁緊張，我呢種魔法對人體唔會有害，只係令佢哋多少對我有好感同信任，類似迷惑但係效果好弱，唔駛擔心。」

怎能不擔心！聽到一匹不靠譜的獨角馬在自己父母身上下咒，這怎能讓人安心！

可是面對她那張嘴臉，我又不知道該說甚麼好了，不該做也做了，再追究下去也沒有意義。

「Okay，呢樣嘢我暫時唔講住，等佢哋返嚟睇吓係咪真係冇事先……講另外一樣嘢，你之前喺電話度話有一個安置Miya嘅方法，到底係咩？」

Unicorn掃了站正在我身後像一尊石像的Miya一眼：「我睇過架喇，你呢度的確冇可能住多個人……所以我決定，你哋兩個嚟我度住啦。」

「吓？」我一愕，沒想到她說的所謂方法竟然是這樣，「唔係咁好啩？」

「有咩唔好啫？呢個方法唔錯，我又可以監視住你，睇吓你究竟有冇幫我搵嘢。」

這樣好嗎？我忽然搬去別處住，兩老會同意嗎？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能接受嗎？

望著Unicorn那雙清純明眸，忽然想到自己可以跟兩位美女共處一室，呃，差點被她的美貌作迷惑，是「美女與野獸」才對；如果加上我就是「美女 × 毒男 × 野獸」，剛好形成了某漫畫的制式標題。

不過Unicorn忽然提出這個建議，該不會是想跟我相處多一點吧？

李宇恆，集中一點！你要攻略的是Miya，Unicorn你早已經見識過，不適合你的！而且在Gal-Game中想要同時攻略兩個角色，不會有好結果，只會一艘「好船」而已。

我跟Unicorn只是朋友，也只會是朋友！

「既然你覺得冇問題，我都唔會婆婆媽媽嘅……咁你究竟住喺邊？」

「淺水灣，地方絕對夠三個人住，放心。」

呃，高級住宅區，果然是有錢人。

「好，就咁決定。」

語畢，家中大門打開，回身一望，正是娘親回到家裡，一眼便看到我。

該怎麼跟他們說我要搬出去住呢？

(三)

該來的還是要來！要解釋的事情仍是要解釋！

跟娘親對望一眼，她立即開口道：「仔仔，你返嚟喇？你啊，突然間出國玩又唔講低，好彩有林小姐喺度咋。點啊，玩得開唔開心啊？」

眼見娘親沒有責怪，心裡相當踏實。

等等，該不會是因為Unicorn所施的魔法吧？

跟其他正常家庭不一樣，我們之間沒有血緣這種無法脫離的關係；說到底我也只是養子而已，他們不需要為我的任性、胡作非為而包容。而我亦大可以中二病大發作將我們沒有血緣這事情無限上綱，跟他們大吵一架之類。

不過，沒有；相反，我們一家相處得比很多家庭還要融洽，所以我對兩老還是很關心和尊重的。

扭頭看向Unicorn，她聳肩，表示沒想過會有這種進展，也就是說跟她的法術無關；似乎跟她所說一樣，她所施展的法術，對象除了增加好感外不會有其他副作用。

這樣的話，不知道Unicorn能不能把法術教給我，讓我可以增加Miya對我的好感度……

回歸正傳，聽娘親這樣說，看來是跟阿爹有了一定共識，因某種理由而原諒了我，我也不用解釋甚麼，這樣就是最好的結果。

我隨口應了一聲：「幾好玩啊……」

除了前半段旅程被人虐待以外。

又忽然想到那穿絲袍的老者對我所說，我已經一萬一千多歲，這些不知道娘親是否知情呢？而且，他們也說話我是甚麼強大個體……可是這樣的話，Unicorn好歹也是上古種族，而且還要是高級那種，怎麼會感應不了？

王道漫畫裡面，有所謂的「氣」、「念」等等；小說裡面，則是「威壓」、「殺氣」之類的東西，在現實中沒有這些東西的嗎？

就在思考飄遠之際，只聽見娘親吃驚問道：「仔仔！」

「做咩？」

「呃……」似乎意識到自己失態，娘親把驚訝都收起來，目光直指Miya，「呢位小姐，係咩人嚟架？」

「呢位……係我新請返嚟嘅工人。」我急中生智，胡亂回答。

「夫人，你好。」Miya踏前一步，半躬身，「僕人名為Miya，聽候主人李先生一家差遣。」

「吓？」娘親顯然難以接受，扭頭看向我，「仔仔？」

此時，救星出現，Unicorn從沙發上起來，說：「Auntie，唔駛咁驚訝嘅，嚟，坐低先，有咩等我慢慢解釋你聽……」

Unicorn，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嗎？

「其實成件事就係咁嘅……宇恆佢呢，去到外國人生路不熟，有機會出事架嘛。咁你知外國真係無奇不有，我特登請咗呢位女僕照顧佢喺嗰邊日常需要用到嘅嘢……由於請呢種女僕最少都要幾個月年期，所以為免啡錢，我就叫女僕跟埋返嚟囉。」Unicorn娓娓道來，「不過，宇恆佢都知呢件事可大可小，亦都覺得屋企多個人可能會令兩老唔習慣，所以……」

Unicorn故意拖長尾音，看向我，要我自己說出來。

「呃，所、所以呢，我就想話……搬出去住咁囉。」

娘親聞言後大驚：「吓？點解！咁大件事，做咩無啦啦有咁嘅決定！」

雖然早就知道娘親會有很大反應，可是真的面對時卻一聲也吭不出，也不知道該怎樣說……難道跟兩老說我想擺脫處男之身，所以想跟女僕同居嗎？

幾經掙扎，我答出一句模稜兩可的話：「我……想順便學吓獨立。」

我以前從未想過會搬出去，所以對兩老的反應沒有任何預計，但我不希望事情鬧得不高興，導致我們之間產生任何問題——因為，我是肯定要搬出去的了。

說話時目光同時投向Unicorn，她說過會替我擺平，怎麼現在還不說話呢？

「Auntie……我覺得都未嘗不可，你知啦，佢以前一直都屈喺屋企，就嚟變成隱蔽青年……趁呢個機會，可以等佢離開屋企，呢樣唔係你哋一直擔心嘅嘢咩？」

娘親看了我一眼：「仔仔，你真係咁諗？如果真係咁嘅話，你答應我兩個條件我就批準你出去住啦。」

我頓時大喜過望：「咩條件？」

「一，一個禮拜一定要返嚟一次；二，既然你話要獨立，咁你就要好好搵份工做……如果你做唔到呢兩樣嘢，咁就唔好搬出去住喇。」

兩個條件聽起來不是很困難，是找工作有點麻煩，不過以Unicorn的能力和意願，應該能隨便找到一份工作給我，然後實際上我還是替她找東西的。

「好，一言為定。」

「嗯，難得你肯踏出第一步，我一定會支持你。今晚大家都留喺度食餐飯，我同你一齊向Daddy解釋啦。」

「知道。」

本以為事情會相當複雜，誰知道Unicorn只消一句，就令娘親同意了這個提議，真不知道是法術還是說話技巧建功了。

說服了娘親之後，她便進了廚房開始準備晚飯。Unicorn讓我開始收拾行季後，便進了廚房跟娘親一起煮飯。

我跟Miya亦進了房間，開始整理一下需要搬走的東西。

到了房間後，我便著手將安裝在房裡的電腦解體，而同時吩咐了Miya讓她替我找個袋子隨便撿起幾件衣服。Miya依然如我，冷冰如雪，動作倒是乾淨俐落，如同行雲流水，不消一會就已經把我所有抽屜都了解清楚，將衣服都放到一個運動袋中。

還記得這運動袋，是小時候兩老希望我學個運動而買的，結果這袋子最後就在房裡塵封了十多年。想不到現在竟然用來搬家，實在五味雜陳。

別想了，我也不是會離家多久，只要替Unicorn找到另一匹獨角獸和成功脫離處男行列（或者讓Miya愛上我）之後，就會回到這個讓我感到安心的地方。

就這樣，一直到了晚飯時間。

阿爹晚上回到家裡，我向他介紹了Miya，他顯然也是一陣愕然，但很快就接受了。

整頓飯都沒有人提過搬家一事，直到晚飯吃完，阿爹竟然主動找我說話。此時娘親還在廚房裡洗碗，心裡暗叫不妙，要是阿爹問我Miya的去留，我該怎樣回答？

只見阿爹從銀包中拿出了兩張金燦燦的千元鈔票，塞到我手裡，並說：「雖然你唔係我親生嘅，但係做左兩仔爺咁耐，你諗咩我大概都估到嘅……其實你都廿歲人喇，男人點可以一直屈喺屋企度無所事事呢？我未知你想搬出去邊度住，但係你而家未有工做，呢兩千蚊就畀你傍身，等你搵到地方租個陣就同我講啦，我幫你交住頭幾個月嘅租先。」

聽完阿爹一番說話後，心裡一陣溫暖。

沒有問為甚麼他這麼快就知道我的想法；沒有問為甚麼他會答應我的要求；沒有問為甚麼相信我的選擇。

我低著頭，跟阿爹說：「嗯，阿爹，你唔駛擔心交租方面嘅嘢，我會喺Unicorn……林小姐嘅屋企度住……」

還未把話說完，阿爹與廚房中的娘親異口同聲說：「吓？咩話？你同林小姐一齊住？」

糟了，口快說了出來，他們怎麼反應這麼大？

「喺『林小姐嘅屋企附近嘅員工宿舍』……Uncle
Auntie我之前咪同你哋講過我屋企係開公司嘅？我打算推薦宇恆入去公司度做，當然，絕對係會畀

佢由低層做起，請放心。」Unicorn編謊言時毫不猶豫，說完還狠狠以眼神兇了我一下。

「哦……員工宿舍。」阿爹鬆了口氣，「咁都好嘅，等你出去見識吓世面，不過麻煩林小姐你就真係唔好意思。」

「哦，點會點會，舉手之勞啫。」Unicorn走到我身邊，手臂摟住我的肩膀，「我哋以前咁Friend，我都唔想睇住佢變成隱蔽青年嘅。」

明明是為了一己私心，而且，我好像早就已經是一名隱蔽青年。

兩老見狀互望一眼，同時露出一個曖昧的笑容，說道：「哦……原來係咁，咁麻煩林小姐幫我睇住宇恆喇。」

看見兩老那笑容，頓時感到笑哭不得。

看來他們誤會我跟Unicorn之間的事情了……我們如果真的是中學同學，她也只會是無數尐口中的女神，跟我不可能有任何交集。更何況，她根本不是人類，人獸交就算我有多麼想脫離處男行列也做不到。

吃過晚飯，我跟兩老交待了聲，就把電腦和行李帶走，他們雖然想留我多一晚，但看到我把行李都包好，大概也意會到我始終都要離家，早晚不會改變這事實，便放我走了。

Unicorn領著我們到她那粉色跑車處，我將電腦和運動袋後座，這才知道原來這種跑車沒有車尾箱。最後Miya跟行李共坐後座，而我則是和Unicorn一起坐在前方。

話說，我都已經成年這麼久，還是不會駕車……得要找個時間去弄個車牌好了。

車程略長，一路上腦袋放空，看著車窗外飛掠而過的風景，忽然有種異樣的期待湧上心頭，好像會有甚麼好事發生一樣。

淺水灣住宅區是一個怎麼的地方？唔……其實我是從來都沒有來過淺水灣，主因自然是我極少外出；另外，南區這種地方，對於在九龍居住的人實在很遠，所以一直都沒有機會來。

來到以後，才發現這裡環境相當幽靜，風景又怡人，難怪是高級住宅區。這種地方可能外國多的是，可是放到香港裡面，簡直是世外桃源。

再說Unicorn的住處，起初我有幻想過會是別墅形式之類，最後才發現我想太多，香港人即便是所謂高級住宅區還是要住大廈公寓，實在可悲。

進門，四周打量我的新住處，發現Unicorn雖不是人類，但品味不錯，連我這個外行人也能從佈置裝潢中感受到一股清新氣息，又難掩貴族味道。

「點啊？幾好嘛？」看來Unicorn對家中佈置相當自信，「呢度三千幾呎，三房兩廳，夠三個人住有餘。」

甚麼一平方米幾多呎那些我沒有概念，只知道這裡的面積確是大，雖然是公寓但空間絕對足夠。

「係幾好，呢度幾錢租？」

「十萬三一個月。」

「吓？」聽到數字後我頓時驚呼，每月十萬元？這Unicorn會不會太富貴？

「但我唔係租嘅。」

「咁你買咗幾錢？」

「我冇買，我將上手業主殺死咗。」

殺人，Unicorn如此輕描淡寫的說著。

眼前這位以高貴血統自居、純潔的化身竟然會殺人？只為了一所房子嗎？難道，那些上古種族都是靠殺戮才賺取財富的嗎？

我並非黑白分明的人，讓我感到不適和驚訝的原因只是出於形象與認知上的巨大反差。

面對Unicorn，我也不知道接下來該說甚麼，轉頭看看Miya有甚麼反應；只見她依然處變不驚，臉上毫無波瀾——我們可是要跟這一位疑似殺人犯一起同居，怎麼她還能這般冷靜？

還是說，Miya跟Unicorn一樣也是……

「你做咩？係喇，走廊盡頭間房係我嘅，其他你哋就自己搞掂啦吓，呢度有些水電煤上網，你應該可以好快就幫我搵嘢……架可？」

「哦，呢層當然。」

「係就好。」

說罷，Unicorn往屋子裡一個走廊走，那就是她自己的房間。

算了，不必糾結在她殺人這事上，反正她要殺我早就可以動手，用不著等到現在，還以甚麼心魔誓言來要脅我……而且，她還需要我去替她找另一頭獨角獸，至少在那之前，Unicorn應該不會對我有任何殺意。

現在先安排自己跟Miya的事情吧，Unicorn理也不理那樣丟下我們兩個，真是……

「咁今晚你瞓邊度？有兩間房，我諗你應該想自己一間房？」

「靜候主人安排。」

冷冰冰的六個字，沒有任何語氣，我真懷疑她到底是不是沒有感情的。如果要我安排，我當然想女僕同睡啦……當然，經歷過「主人自重」之後，我知道不能太過急進。

最後我跟Miya各住進一個房間；房間不小，事實上，這房間可以媲美我家的客廳，高級住宅不愧為

高級住宅……雖然沒有豪華獨立屋那麼大，但這大小、這地段，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講已經是非常奢侈的空間。

也不知道Unicorn獨住這房子為甚麼會有三房，而且裡面還有一張King Size床、衣櫃和書桌三件主要傢俱，剛好讓我可以住進來。

將電腦設置好，連上Unicorn家裡本來就有的網絡（還要是LAN線連接），差不多該做正事了。

打開Deep Web，開始我的尋找獨角馬之旅。

這一找，便是幾個小時。

在DW裡找東西其實很難，像我之前所說一樣，DW裡不像表網絡，一個G搜索引擎覆蓋了很多日常所需的資訊等等……

很快，我就失去興趣，打算開啟遊戲輕鬆一下。

接下來的事情，我想只要是我的同類就能夠理解，當沉迷在遊戲裡面就很容易不能自拔，就連肚子餓也無動於衷，一直就這樣玩到深夜……結果當然是甚麼都沒幹成（除了遊戲進度以外）。

直到我開始感到睏倦，才發現自己整晚都沒有吃過任何東西，果斷關掉遊戲，先解決生理需求。

打開房門，外面一片漆黑，才想起為Miya跟Unicorn兩個都沒有喚他吃晚飯，而且此時也不知道跑到了哪裡去了，這房子就像空無一人那樣。

飢餓感有點強烈，所以這問題只好擱在一邊，先摸黑找電燈開關。冰涼的地面沁進腳底，憑記憶想找出客廳的電燈開關。

「啊！啊……」走了幾步，背後忽然傳來一串奇怪聲音，似是出自女性的痛苦呻吟。

聲音不大，而且跟愛情動作片那些不一樣，不知怎麼我光是聽見，已經能夠想像到聲音主人的痛苦。

腦裡忽然想起Unicorn之前所說，她殺了這上手業主的事情，頓時汗毛直豎，急忙幾步回到房間拿出電話來照明……那聲音，是Miya？是Unicorn？還是……女鬼？

用電話的光線將整個走廊都照過一遍，聲源好像是從廁所裡面傳出。

李宇恆，不要慌張！跟兩個女人同居，有女人聲音一點都不奇怪！定住心神，伸手敲進那廁所木門，「確確」兩聲，那女人呻吟戛然而止。

現在該怎樣，要開門看過究竟嗎？

正當我不知如何進退時，浴室裡面響起一陣灑水聲。

這種反應，看來不是女鬼。

「咳咳，係咪有人喺入面？」我鼓起勇氣問道。

水聲止住，廁所裡面的人回應：「主人？有咩吩咐？」

原來是Miya？

我趕緊回答：「哦，冇事，我想食啲嘢啫。」

「明、明白，僕人好快會為你準備！」

是我的錯覺嗎？為甚麼Miya的聲音聽起來不一樣，好似沒有那種冷冰冰的感覺。

「好。」我應了一聲，廁所的水聲再現，看來Miya是要洗澡了。

怎麼這麼晚還洗澡？不管了，反正詭異怪聲的來源弄清楚後，也沒有甚麼好怕；先把客廳的燈火全開，坐在沙發上，等待Miya出來替我弄點食物就好。

躺在沙發上望著天花，玩完遊戲有專人服侍煮東西給我吃，這還不是帝皇級的享受？

對了，進了這屋子好像根本沒有把整個地方看清楚，我連廚房都沒有進過呢，去看看是甚麼模樣好了。

率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靛藍，定睛一看，這廚房面積相當的大，應該有外面餐廳廚房三份之二那麼大吧；扭頭望向那片藍光的來源——

這，也太喪心病狂了吧？

那片靛藍是從一個巨大水缸中射出，不見任何光管之類，看來裡面是某種特殊發光的水。水缸被鑲嵌到牆裡面，圈養著各種海洋生物，也就是海鮮……這還不止，雖然我對於食材的認識沒有「雞汁姨」那麼充裕，可是我也能看出這裡面的海鮮「非富則貴」，拿出去街上給各種酒樓拍賣說不定有數十萬交易。

更讓人奇異的是水缸裡面的物種，有些好像是天敵，就算不是，正常來說它們會有地盤意識，不可能這樣共享水缸空間。

對著這缸海鮮看得出神，身邊忽然響起女聲：「主人？」

Miya一把金色長髮帶點水氣，身上的女僕服食服穿得齊整，語氣平白地把我從發呆狀態中喚醒。

「請問主人想食啲咩？」

聽著她的聲線，確實跟剛才在廁所裡聽見的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語氣，在洗手間裡到底發生甚麼事？能讓如同冰山一樣的Miya融化？

嗯，沒錯了！想要攻略成功，這，就是突破口！必須弄清楚Miya態度語氣改變的原因！

直接問她？根據先前的經驗，任何套話或是詢問都不會成功；必須硬來，等她下一次再出現這種情況

的時候就衝進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暗自下定決心以後，便回答Miya的問題：「求其啦……我都唔知有咩食。」

事實上，來到以後我連地方都沒有參觀就衝進房間跟電腦交纏了許久，怎會知道這裡有甚麼吃的東西？以Miya嚴謹的態度，作為女僕，應該已經把整個房子都檢視過一遍了吧？

「主人，呢度有太多食材選擇，請問有冇咩方向可以等僕人思考？」

「吓，咁你講吓有咩揀？」

「係嘅，首先，林小姐臨出門口之前吩咐過我呢間屋入面任何食材都可以隨便食。」Miya陳述，「肉類方面，牛、豬、雞、羊扒等等都有，海鮮就如主人所見有好多唔同種類，至於蔬菜，僕人可以帶主人可以去溫室度睇吓。」

連溫室都有？就算是香港首富也沒有聽說過這麼誇張的配置啊！我、我是在作夢嗎……

胃袋一陣灼熱感提醒了我這不是甚麼夢境；款式這麼多我也不好選擇，而且也不好意思吃掉Unicorn這些東西，總感覺太過奢侈我一時間還無法適應。

「我都係食個公仔麵就得喇……」

「主人，真係唔好意思，林小姐嘅儲備入面冇公仔麵……如果主人想食，僕人可以而家出去便利店買。」

不是吧，這麼多的高級食材，反而連方便麵沒有？

「咁有冇類似嘅嘢食？唔想整到太麻煩……」

「係，僕人明白。」Miya半躬身，「咁僕人就去煮一碗虎蝦粉絲畀主人食。」

呃，總覺得有種身不由己的感覺，這大概就是無法拒絕就只好享受的感覺吧？再推搪就會顯得我有點虛偽，所以我沒再說話，就由得Miya去忙。

等了一會，Miya將一個冒煙的碗從廚房遞出，遠遠就能嗅到一陣香氣……Miya還是廚藝高手嗎？黃金色的上湯裡浮住一團晶瑩剔透的粉絲、掌心大小的虎蝦懸在上面，最後灑上少量蔥花，這絕對是我一生之中吃過最好的夜宵！

早已飢腸轆轆的我自然是大快朵頤，那些大隻虎蝦肉質爽口彈牙，粉絲如同一匹絲綢盤於舌上，口腔中滿是幸福感。

簡單來說，好吃。

這道麵食所有食材我都曾經吃過，可是從沒有試過打從心底裡感到幸福；飢餓感所造成的反差肯定是有影響，但不至於會讓我如此迷倒。

這一刻我才發現，那些美食漫畫的食家反應並沒有誇大……那些不理解的人只是從未吃過會讓他們面

容扭曲的世間美味而已！

這實在太完美了，但為甚麼Miya作為上古種族，會有如此高超的廚藝？是法術？還是每個上古種族都有這種技能？應該不會吧……

「好、好好味！」

「多謝主人讚賞。」語氣中卻感受不到絲毫高興。

又是這種冷冰冰的語調……直覺告訴我，這種冷漠、嚴肅肯定是有原因，只要找出原因，那麼，就距離Miya攻略成功不遠了！

這原因，跟早前她在廁所裡面痛苦呻吟有關——到底她在裡面幹甚麼呢？難、難道是打……不，那聲音聽起來確實悽厲，不會是M吧？唔……如果是M的話應該會享受「痛苦」才對，也就是說她確實是在忍受某種痛楚。

到底是甚麼呢……有點擔心，為甚麼不坦率地說出來？有甚麼不能讓我知道？還是懶得告訴我？

唔，這碗粉絲實在太好吃了，就連份量都剛好，連湯喝完後剛好飽滿。

Miya真是神秘，好像甚麼都拿手，對甚麼都有著一絲不苟的執著，到底她還有甚麼技能？真是讓人期待……

真是，想把她留在身邊啊。

不過像我這種級數的雄性（還要是人類），哪有這麼簡單……

唉。

其實我在腦裡想這麼多這樣那樣攻略，也只不過是「最終幻想」，結果我跟Miya之間的關係根本毫無進展……跟中學那時一樣，對心儀的女孩沒有表白，要是我能像某某聯經常成功爭取東西那樣就好。

多麼的厲害……上至北極有企鵝，下至某某邨新增小巴線也能爭取得到；可惜，我是相反，只是一名小毒男，甚麼也爭取不了。

「唉。」

主人，有心事嗎？

為甚麼你不這樣問我呢？那對深青眼眸、那副白皙容顏底下究竟藏著甚麼？為甚麼能夠有如此定力？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真身、才能、身世、想法……通通都要知道！

忽然，屋子大門打開，是Unicorn回來了；臉上先是疑惑，看到湯碗後頓時釋然。

怎麼她這麼晚才回來，先前一直在外面嗎？在外面做了甚麼……又是去殺人嗎？

「你哋兩個仲未瞓？你幫我搵到未？」Unicorn邊脫鞋邊問道。

「哦……」我有些心虛，因為只花了一半時間去找，另一半時間倒是去了玩遊戲，「未搵到啊，你知啦，呢啲嘢都幾難搵吓。」

「盡快，我……好趕。」

「明白明白。」我急忙回應，生怕她一個不高興又要為難我。

待Unicorn回房後我也是倦意侵襲，跟Miya說了聲後便回房睡覺——這一睡，便睡到翌日下午，跟大部份廢青一模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正寄居在有錢人家中。

陽光從窗戶透進來，第一次從熟悉的床舖上起來，總覺得有點新奇興奮，這大概就是去朋友家裡借宿一宵的感覺，只是我中學時代人緣不好，自己性格也孤獨，所以這些機會從來都不是屬於我的。

可是現在我以一名廢物毒男身份，卻能與兩個超級美女同居於高級住宅，這除了大陸YY小說以外，根本無人能出其右。

想到這裡，一種無比優越感頓時充滿心頭；要是別人知道的話，說不定瞬間便能酸出一個葡萄園！

自High完畢，下床梳洗；離開廁所後，Miya已經在客廳忙碌清潔，她看到我後便問：「主人，需要為你煮午餐嘛？」

「哦，好啊……」想起昨晚的事，便補上一句，「我食咩都得，你揸主意。」

「係嘅，請等僕人先完成手頭上嘅嘢，好快就會為主人準備午餐。」Miya以一貫平淡語氣道。

回房打開電腦，卻發現手機多了一個交友程式好友邀請，手指一拖，查看到底是甚麼人，一看之下，竟然是TM Club的西裝男？

名字是，「Vladimir Jr.」？

這名字……相片裡的確是西裝男，而且他的樣子也是一副亞洲人樣而且明明會講粵語，但這名字不是香港人吧？

不過這樣也難說，因為Miya是白色人種，可是依然會說廣東話（有些口音就是了），這些上古種族真的是難以捉摸啊。

這西裝男加了我以後倒沒有說甚麼，除了系統傳來的打招呼訊息以外，就沒有任何話了。

對了，我還沒有跟Unicorn說有關加入TM Club的事情，說不定她願意進會的話我們就可以動用TM Club的資源來替她尋找另一頭獨角馬。

「主人，午餐已經準備完畢。」

「哦，嚟。」

Unicorn在我午餐吃到一半時出現，差點讓我把口裡的食物給噴出來；她只穿著一件薄如雨絲的絲質連身睡衣裙，跟沒穿一樣，睡衣底下的一切都幾乎肉眼可見，身材依然玲瓏浮凸。

把我當成空氣嗎？還是她根本沒有羞恥之心啊？

說起來，這傢伙可是面也未見就敢傳裸照給我看的女人啊……相比起來，現在這根本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Unicorn來到客廳後一臉慵懶伸了個大懶腰，看也不看我便向Miya命令：「整杯咖啡畀我。」

「知道，林小姐。」

而我則是完全在狀況外……她們似乎有種某種默契，看來昨天已經有交流過，但交流的程度去到哪裡呢？她們知不知道對方的身份都是上古種族？

Unicorn坐到我對面，那對峰巒在她坐下時還跳動了一下。

糟糕……眼神實在無法離開她的身體……那睡衣根本如同虛設！竭力將注意力放到別處，目光便落在那些副黑刺青圖騰上。

對了，還記得Unicorn變身時，這副刺青曾經像墨水一樣脫落，這難道是某種法術封印？讓她作為獨角馬可以人類形態出現？

「點啊，睇夠未啊？你唔係對我冇興趣架咩？哈，你唔係接受唔到人獸交咩？」Unicorn語氣帶點戲謔，打斷了我的思緒。

「吓，呃……我、我冇……」不善辭令的我自然被她嗆得窘態百出，好死不死這時候Miya從廚房捧住咖啡杯出來，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我們的對話，又有沒有誤會甚麼？

糟了，Miya會不會以為我對Unicorn有非份之想？這樣的話，好感度可是會下降的啊！

「哼，人類。」Unicorn接過咖啡，喝了一口，「點啊，我叫你查嘅嘢有冇進展？」

我才剛剛起床！有沒有追得這麼緊啊？好像自從我答應了以後，她就每次見到我都會追問我進展如何，有必要這麼急嗎？

琢磨了好一會兒，才想好該怎樣跟Vlad開口；先介紹自己，認確對方沒有加錯人，然後就開始解釋Unicorn沒有加入TM Club的打算，最後就趁機會問他有沒有其他類似TM Club的組織。

雖然一口氣說這麼多有點奇怪，而且看起來更像一封信件……可是沒辦法，總覺得突然跟對方展開對話有點尷尬。

打出訊息以後，我刻意將手機放到一旁，盡量不去注意它，以免自己過度緊張；這是我從小至大的一個小毛病，我總是不願意主動接觸別人……如果遇到無法避免的情況，我就會顯得異常尷尬。

反而別人主動接觸我，我從來都沒有任何抗拒，我想這也是毒男的其中一個特質吧。

沒想到不到半分鐘，手機震動，該不會是西裝男回覆吧？有這麼快？

首頁顯示的確是西裝男已經回覆，手指滑動，打開對話介面，他竟然也以差不多形式回答我。

大致上就是說他預料會有這種結果，讓我不必太過在意，還問我的朋友（Unicorn）是不是以人類林氏女性身份生活；至於有沒有其他類似TM
Club的組織，他沒有回答，不知道是沒有，還是他不願透露……依我看，兩個可能性都有。

為甚麼西裝男會知道Unicorn的存在？兩者之間果然是有著甚麼過節嗎？這事情必須問清楚，既然Unicorn不願說，那我就從西裝男這種下手吧。

「係啊，你有佢嘅資料？佢係會員？」這時候當然是裝傻套情報。

「其實件事係咁嘅，以前我哋都曾經招攬過呢位小姐入會，可惜佢拒絕咗，所以我哋組織依然都有一份檔案喺度。上次你話你朋友係獨角馬嗰陣我都未醒起，返到分部之後搵吓資料先記得，真係唔好意思，冇事先同你講。」

「哦，唔緊要，唔係咩大件事。」除了頭一次看見Unicorn的鄙視嘴臉以外。

招攬歸招攬，那為甚麼Unicorn會如此討厭這組織？談不妥條件？不像啊……雖然我認識Unicorn沒多久，可是她的性格根本不是這種小器的人，這事情肯定沒有這麼簡單。

「係呢，之前招攬佢做咩會拒絕嘅？」

「以我本人嚟講，我係唔知呢件事嘅來龍去脈，至於組織資料庫呢，呢方面我哋就冇資料……就算有，都係機密級別，我唔可以透露架。」

西裝男不知道嗎？然後「『就算有』，都係機密級別，我唔可以透露」的意思就是暗示了TM
Club根本沒有記錄下跟Unicorn結怨的過程；所以，從他身上應該問不到東西出來了。

「咁好啦，唔該晒。」

又一個死胡同，這些事情比想像中還要沉悶和耐人尋味，這樣下去還真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呢……果然跟Unicorn所說一樣，事情遠比想像中困難得多。

正當我打算關掉手機，踏上DW之際，手機再次響起。

「唔駛客氣……李先生，唔知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一啲嘢？」還以為西裝男Vlad純粹客套回話，誰知道他竟然有問題問我？

他到底有甚麼東西想知道？

老實說，我對TM
Club的印象就是，它比香港任何一所公司龐大，還有無數上古生物在內經營，堪稱是喪心病狂的一個組織；雖然不知道Unicorn對它為何如此不屑、不知道TM
Club為何如此重視我（稱我為強大個體），但這些都不影響我對它的看法——TM

Club單從情報網就已經能媲美國家級機關，光是能夠輕易跟蹤到我的位置就可見一斑。

所以，Vlad作為TM Club的成員，又能掌握其情報資料庫，這樣的人會想獲得我身上甚麼資訊？

「唔介意……」

「其實係咁嘅，首先要道歉先……因為先前你登陸過TM Club嘅網頁，我哋技術部跟蹤咗你嘅IP同種咗一個監視間諜軟件喺你部電腦上面。先前我查資料庫嗰陣，無意中見到你好似搵緊有關上古種族嘅嘢……李先生你介唔介意講畀我知你到底點解要搵呢啲嘢？有冇咩我係可以幫到你？」

嗯？還以為要像玩遊戲那樣卡關了，誰知道這NPC竟然有驚喜給我！先別著急……他這樣問，我該如何回答？

我的確需要他的協助，可是這次我學乖了；絕對不能隨便就把前因後果告訴對方——特別是Unicorn跟TM Club有著不明不白的鄙視，要是我亂來的話……

我不禁輕撫自己的左胸。

每次都這樣被人以性命要脅實在不爽，必須好好利用這個機會解決一切才行。

先整理好思緒；雖然不知道Unicorn跟TM Club不和的原因，但這樣可以想到TM Club裡面應該沒有其他獨角馬才對……我想知道的是，除了TM Club以外，有沒有其他上古種族組織，這樣我就可以開拓一條新道路，有新線索。

「哦，其實都係冇咩嘢，我一開始咪問過你有冇其他類似TM Club嘅組織嘅？我只係好奇想知道會唔會有其他差唔多嘅組織啫。」我補充，「係喎，咁其實有冇架？」

Vlad頓時如釋重負，聽起來根本就不是在擔心我打探其他組織的消息：「原來係咁，的確，除咗TM Club之外仲有其他由上古種族組織嘅公司或者機構，不過，嗰啲組織相比起我哋TM Club作風就嚴謹好多。始終大部份上古種族都唔主張同人類接觸，我諗呢方面李先生應該都明白，我唔係好方便講出嚟。」

確實，五百萬上古種族聽起來像很多，但跟Vlad之前所說那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五百萬比起六十億人類就顯得相當渺小了，即使他們懂得使用法術之類，也不過是血肉之軀，要是跟人類整個族群產生矛盾的話，一顆核彈轟下去就……更何況他們身上應該擁有「刺青封印」這個印記，要混入人類著實困難——當然，這些跟我們一般蟻民的沒有關係，我也不認為會有上古種族大規模高調出現引起恐慌。

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我想在香港每天也不知有多少人會問自己這個問題，特別是處理跟政府、銀行有關的事情時——我理解他的難處……可是，有誰來理解我的難處？

像我之前所說那樣，我是一名毒男，並不是披著毒男皮的MK……面對這種話，我能聽得懂，可是要我繼續進取去問？不是不可能，是相當困難而已。

如果要主動詢問一個Gfable快餐店員電話號碼的難度是十星的話，要我繼續逼問下去的難度大概有

七星。

可是問題來了，放棄的話或許憑自己的努力去找會有機會，但亦有機會失敗然後被那個甚麼心魔誓言殺死。

兩個選擇都是困難，但一個是挑戰自己，一個是盲目賭博，我還可以怎樣選擇？

「呃……我明白，」我對著手機說，「但、但係呢，我真係好需要——」

不行，把話說得太吞吐了，再來；手指一滑，把留言取消。

要不要改為用文字發送呢？那樣好像又會變得尷尬……

該死，只不過是說一句話而已？有甚麼可怕！他拒絕就拒絕！李宇恆！有點自信好不好！

「你唔方便關我咩事？你講啲名畀我就得啦！有咩事我自己會負責！」一時無名火起，語氣跟聲音都提起來。

莫名其妙發對方脾氣好像不太好，還是取消了吧？

稍一恍神，多虧水果電話那超敏感觸屏，手指大概只離開螢幕一毫米，訊息便發出。

呃……糟了。

該怎麼辦？要再發多一個語音道歉嗎？不，那也太奇怪了，而且我也為自己的想法感到窩囊廢啊！算了！不發也發了，那就等待回覆吧。

「李先生……」Vlad的語氣聽起來相當無奈，但沒有一點怒氣，「唔係我唔想講，但係基於上古種族之間嘅保密協議，我真係唔講得……」

不知怎麼，聽到Vlad讓步隱忍，我有種要得寸進尺的感覺，好像在TM Club基地時那樣：「我唔想逼你，不過，我想知嘅嘢其實都冇咩大不了，如果你話我聽，就當我欠你一個人情。」

平時聽到「欠人情」時，我總會想起某張論壇圖片和一句說話：「真是荒謬，把自己看得那麼高。」

對，人情，又有甚麼價值？我的人情更應該一文不毫——那是在一般人眼中而已。

在TM Club高層眼中，我是一名年過萬歲的強大個體——Vlad雖然不是高層，但他把兩名老者的話都聽得清楚；而且，他的隱忍更讓我覺得，我的人情對他來說，是有價值的。

Vlad大概也在衡量得失，一直很快回覆的他陷入沈默。

見他沒有回覆，我又開始心虛了。

果然，古言有云「毒撚最忌有自信」是沒錯的……Vlad似乎不想賣我這個人情，果然是過份自信了嗎

……現在要承受這個被羞辱的後果了……

就這樣懷著有點忐忑和後悔的心情，過了好一會兒，手機響起。

「李先生，都係講返正題，組織方便希望我幫你搞掂個監聽軟件，不如約出嚟傾吓應該點做之類？」

Vlad忽然沒頭沒腦的一句，讓我有點不知所措；那即是怎樣？是打算告訴我還是不賣我人情？為甚麼要約出來？難道他想對我做些甚麼？

不對……他應該不敢，像之前在TM
Club那樣，他們也有說過想要把我殺死（當時他們自以為使用了我聽不懂的語言），結果因為忌憚某種類似禁制的東西？我不知道，但Vlad想殺死我的可能性不大。

這不協調的一句肯定大有玄機……慢慢來，先假設，再逆向思考……要是他不願告訴我的話大可以在電話裡面堅定立場，直接拒絕我，不需要把我約出來。

也就是說，他想賣我這個人情；在電話裡忽略了我的半威脅利誘，說了一句看似跟我有關的說話，暗示了他接受我的建議，卻不直接答應——再回想先前他說不方便跟我說，兩次拒絕我，那很可能，他怕自己被監聽了。

釋然以後，就跟他說：「好，就約出嚟傾，今日你得唔得？」

Vlad：「好，就咁決定，今日六、七點我就得閒，你想約喺邊度等？」

「港島區方便我……」想了想，還是不要透露任何消息給他比較好，連忙把錄音取消，「九龍區，旺角近我屋企。」

「好，就咁決定，我而家將電話Send畀你，你到咗打畀我。」

我打字回了一個「OK」以後就把Vlad的電話號碼儲好，準備今晚跟他會面，聽聽他有甚麼好說。

今天起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兩點，跟Vlad聊了一會就已經是三點多了。既然Unicorn的事情有了著落，那麼玩一會遊戲不過份吧？

這一玩，在我精心設計的各個女角陪伴之下，便是兩小時過去，到了出門的時間。

(四)

今天起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兩點，跟Vlad聊了一會就已經是三點多了。既然Unicorn的事情有了著落，那麼玩一會遊戲不過份吧？

這一玩，在我精心設計的各個女角陪伴之下，便是兩小時過去，到了出門的時間。

關掉遊戲迅速換個衣服後離開房間，穿過房間時Unicorn跟我一樣同時步進走廊，差點撞個正著。

「出街啊？去邊？搵到我要嘅嘢未？」Unicorn甫看到我的臉，劈頭就開一句。

老實說，要是別人這樣煩我即使我內向也肯定會直接爆發把對方罵個狗血淋頭；我不對Unicorn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一、她掌握著我的性命（這不是主要原因），二、她太過漂亮了，我還未看夠，每次看見她都要注視一瞬間才能抽離。

沒有親眼見過她的人是無法理解她的美麗，儘管她不是人類，卻比任何人類還能吸引目光。

見過這麼多次之後我的免疫力提高了不少，不消半秒就已經回過神來。

「啊……係啊，我出街，準備去旺角做啲嘢，你呢？你又出去？」

上下打量Unicorn一次，她又是穿著暴露大量肌膚的衣服；明明是長著清純臉蛋的上古種族，卻有著如此張狂、高調、獨行獨斷的性格，實在令人費解。

而且她作為獨角馬竟然還殺過人，林林種種，實在無法把她跟純潔兩字放在一起。

「嗯，」Unicorn還是跟早前一樣以一把懶慵聲線跟我講話，「駛唔駛我車埋你出去？」

當然好，有車子誰會想乘巴士？

「好啊，你喺朗豪城放低我就得。」我回答；反正我還未約好Vlad實際地點是哪裡，到達旺角再跟他聯絡就好了，這樣也不怕Unicorn發現我跟她最鄙視的TM Club聯絡。

就這樣跟Unicorn到停車場取車，她還是以一貫超高速在馬路上奔馳，完全切合她那高調、目空一切的性格，從淺水灣到旺角只需要十分鐘，經過海底隧道時，如同香港賽車電影那樣穿梭，竟然沒有被警察追截，仔細想想，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她肯定是在車上使用了某種法術。

我卻沒有多嘴去問，事實上，連殺人這種事情Unicorn也能逃過，無視交通規則這種罪行根本是小事一樁。

下車時，Unicorn不厭其煩的叮囑我快點給她搞定那件事，我也是耐著性子回應她。看著那粉色黑間跑車走遠，我拿出電話撥給Vlad。

電話接通鈴聲響了兩聲便接通，跟Vlad交代我的位置，他說自己就在附近，很快說到。果然，不到兩分鐘，Vlad依舊是一身黑白分明貼身西裝，相當斯文，跟旺角途人（包括我）形成明顯對比。

來到我面前，Vlad點頭跟我打招呼，然後說上十三樓的酒吧坐下再聊；我沒有拒絕，一直到了十三樓的「天空酒吧」，跟店員說兩位後坐進位置。

習慣使然，我沒有主動發話，靜待對方示意。

Vlad似是看出了我沒有開口的意欲，所以率先說話：「李先生，你想知道嘅嘢我可以話你知，大家當交個朋友……不過我希望你知道，呢啲資訊雖然未算話高度機密，但係一般都禁止流傳，因為而家通訊太發達，基本上網上唔會有記載，因為如果呢啲嘢被某個好勁嘅黑客偷到，到時受波及嘅範圍會好大，大到難以想像。」

「我明白。」聽完Vlad這一番話，肯定了自己在家裡的猜想沒錯，「你放心，你同我講嘅所有嘢我都唔會同任何人講，包括我最信任嘅人。」

Vlad對我凝視片刻，說：「我當然信得過李先生，只係事關重大，我有義務提醒吓啫。」

我「嗯」了一聲，點頭示意明白。

「除咗TM
Club以外，其實呢個世界仲有唔少由上古種族成立嘅組織，全球大約有十幾個。如果要做一個綜合實力排名榜，包括成員、成員數量、財力、研究等等……TM Club應該排第五或者六左右。」

甚麼？我可是曾經見過TM
Club的那座巨大基地，這樣的組織竟然還只是排在第五、六？那排第一的組織……

大概是見我吃了一驚，Vlad繼續解釋：「當然，單論財力的話TM
Club絕對係數一數二……只不過李先生你都知道，我哋TM
Club雖然有財力同成員數量，但係成員方面實在冇咩值得驕傲嘅高級種族，可以排到第五、第六其實已經係好成功嘅事。」

「吓？財力同成員數佔嘅比率咁低？」大概是我已經被洗腦了，生於香港社會，從小就被各種資訊灌輸了金錢等於力量，或許這個在香港是鐵則，但看來在上古種族的世界就不一樣了。

「係啊，」Vlad先是有點奇怪的看我一眼，但很快便釋然，「難怪李生咁驚訝，不過其實道理好簡單，錢的確可以買到好多嘢，但係上古種族嘅血統係絕對冇得買，所以咁多個組織之間先會有無可彌補嘅差距。」

確實是這樣，有些東西，是後天努力永遠都得不到的，就跟人類的聲線差不多，有些人天生聲音甜美，這是難以人工取代的，樣貌可以整容，但聲帶卻沒有這回事。

「舉個例子，上古種族排頭五嘅強者之一，外號『通天龜』。佢係目前以知世上最年老嘅生物……呃，當然係除咗李先生之外，而家已經有三千歲，實力係無容置疑嘅強。」Vlad說著，臉上不自覺地露出一絲自豪，但很快就消失了，「不過通天龜大人雖然有深厚知識同力量，不過只係單純講緊單兵能力啫，面對導彈之類嘅重火力熱武器，恐怕只不過同一架坦克車不相上下。」

雖然Vlad以很謙虛的姿態介紹這位通天龜，可是單體生物能夠媲美一座坦克，這也太驚人了吧？能夠與坦克相比的意思不是說他能夠摧泉一座坦克，而是說坦克能做到的東西，這通天龜也能做到……這根本不是生物了吧？

不過這通天龜究竟是甚麼神話生物啊？龜這種東西我們很常見啊……

「好可惜，通天龜大人唔係我哋TM Club嘅成員，佢係『大島嶼』，『The Island』嘅創辦人兼會長，而大島嶼嘅排名大概係數一數二。」Vlad繼續介紹，「試諗吓，就好像人類黑社會出嚟講數咁，唔用重火力兵器，邊個會夠膽同通天龜大人面對面單挑呢？所以，成員嘅單兵實力亦都係評定一個組織嘅整體實力嘅重要元素。」

大島嶼……這是其中一個以上古種族組成的神秘組織嗎？好，這名字我記下了。

「除咗大島嶼之外，仲有『Raiders』，可以話係同大島嶼齊名嘅組織……你喺網上見到嘅殺手委託網頁同埋各種喺人類眼中嘅犯罪、犯法事務，好多殺手都係Under Raider嘅上古種族成員，佢哋係屬於極度危險嘅組織。」Vlad一臉嚴肅，「呢個組織會長之位三分，分別係『海老原』、『端木邪』同埋『Head Master』……佢哋可以話係上古種族之中出晒名嘅危險人物。大部份上古種族都唔會講自己本體係咩，當然，出名嘅好似呢三位同通天龜大人，就一早已經被人證實咗本體係咩。」

Vlad一連串的介紹讓我有點頭昏腦脹，一下子還消化不了這麼多新知識，聽起來他就像說某種奇幻故事設定那樣。

「咁、咁佢哋本體係咩？」聽了這些名字之後，我感興趣就是他們的本體。

「通天龜大人喺玄武後代，天生就已經擁有高貴血統。海老原係海坊主後代，日本出生，今年應該一百五十幾歲；端木邪係中國出生，本體係人面樹，四百幾歲；Head Master比較奇特，佢係一種叫飛頭嘅生物，大約六十歲左右。」

這些名字我全部都有聽過……果然是上古物種，每個老大級人馬都有根源由來，不過年齡怎麼差得這麼遠？玄武快三千歲才比得上這三個加起來五百多歲的？我還以為年齡是戰鬥力……

這次Vlad沒有看出我的疑惑，繼續解說：「呢兩個組織基本下就係排第一第二，其他組織除咗哥布林嘅『第一軍團』之外都比較隱蔽，就連我都唔係好清楚，淨係知啲名同少少嘢……有個叫『鳥窩』好似係比較鬆散，主要收有飛行能力嘅會員，例如鳥人之類嘅，我哋TM Club都有會員加入，鳥窩似乎唔介意成員會其他會藉，不過亦都係咁，當中有好多高貴血統都有加入。另外有一個叫『Iron Guild』，好似係專門研究同製造上古兵器嘅組織，TM Club論財力應該會輸畀佢哋……」

聽完這一大串名字和介紹……我卻聽不出哪裡能夠找到一頭雄性獨角馬！

不過這些名字也不算太難記，先記下，再自己費點心思找一下吧。

大島嶼，由上古種族之最年老（最強？）者通天龜統領，只聽其組織名字想像不到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組織；Raiders，由三名窮兇極惡的上古生物組成，三人加起來實力足以媲美通天龜，根據Vlad所說，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犯罪組織，殺人犯毒走私人蛇通通都做；至於第一軍團，Vlad雖然只說了一句，但似乎全員都是哥布林；鳥窩、Iron Guild看來也不像是有甚麼情報的組織。

這裡加起來就只有六個組織（包括TM Club），但Vlad說過全球大約有十多個上古種族組織……好像還有些保留還是甚麼的。

「上古種族嘅嘢差唔多係咁，」Vlad似是有點小心翼翼地看向我，「李生你冇咩嘛？」

我？我會怎樣了？

「冇事，會有咩？」沒想通Vlad在擔心甚麼，還是專注搞定Unicorn那事情，「你頭先講咗幾個組織名，但係你明明話全世界有十幾個上古種族組織，咁仲有其他呢？」

Vlad：「仲有其他組織好細，有一個係比較接近TM Club嘅，其餘都係唔同國家境內嘅本土組織，可以話係名不經傳，我都唔知嗰啲組織嘅名。」

任何線索都不能放過，既然出來了就要尋根究底，於是我問：「嗰啲組織我都想知道埋，你應該多少都知道啩？」

「唔……好似我所講咁，其實呢啲組織嘅資料就算喺上古種族之間都係盡量唔會傳播，名氣大嘅組織我當然會知，但好似你想知嘅細組織資料我就真係唔係好清楚，但係名我都有幾個嘅……」Vlad皺眉，「你等我諗吓先……墨西哥好似有一個細組織，叫『返祖部落』，英文係『Tribe Atavis』，入面主要係研究……呃，法術……」

墨西哥？返祖部落？研究法術？唔，先記下來再查查看。

「仲有冇其他？有冇啲組織專係招攬或者搵啲稀少種族架？例如……」說獨角馬的話豈不是直接暴露了自己的意圖？不行，得想一個神話物種，「青龍啊，白虎之類？」

「噢？呃……據我所知，冇喎。稀少物種其實即係高貴血統，喺上古種族入面，有高貴血統嘅生物通常都會因此而自居，好少會同其他物種打交道……就好似我都唔係太鍾意哥布林族，而通天龜係備受尊敬一樣道理。」

血統高貴，也就是出生便贏 / 輸在起跑線上……想不到「成功需父幹」這一點也能套用在上古種族的世界裡面。

先別管這些血統之說，重點是眼下還是找不到直接解決方法；本以為能在Vlad這邊得到甚麼提示，可以輕鬆找到另一頭獨角馬，誰知道結果竟然是這樣。

又一次碰壁。

看來我當初應該接受Unicorn那人獸交的建議……至少不必像現在這樣苦惱奔波……卻毫無建樹——不能這樣想！那可是人獸交啊！怎能接受！又不是跟人形態的Unicorn交配！雖然把初體驗獻給動物的人全世界都沒幾個，但這可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啊！

呼，冷靜點。

也不是一無所獲的，至少我從Vlad這裡獲得了不少關鍵字，在Deep Web裡肯定可以找到甚麼線索；到了這個地步，Vlad看起來也是知無不言，沒有任何隱瞞了。

既然如此，就別再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了。

「我明白喇。」我向Vlad點頭，從椅子站起來，「今次真係唔該晒，以後有咩事，只要係我能力範圍所及我一定會幫你。」

Vlad微笑點頭，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出我話中的意思——要是事情在我能力範圍之外，我可不管你。

「唔駛客氣，能夠幫到李先生你，係我嘅榮幸。」Vlad說話時聲音不小，讓旁人側目連連。

也不怪別人，要是我見到這位看起來像專業人士的西裝男向一名醜樣毒男恭恭敬敬，我也會感到相當愕然，繼續想下去的話就會得出「那毒男難道是強國暴發戶的兒子今天來香港置新衣服？」的結論。

我不是土豪兒子，所以只好苦笑跟他告別。

Vlad自然沒有留住我，也沒有跟我一起走；也沒心情管他，腦海一直反覆記住那串組織名字和介紹，必須確實自己沒有記錯或是忘掉。

離開朗豪坊時我才發現了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該怎樣回家。

當然，香港這個城市論交通設施放到全世界也是一流的，我自己能成功回家；怎樣回到家裡並不重要，重點是我花了快兩小時才從旺角成功返回，而且最後一程還是的士。

甫回到家裡就是一片漆黑，看來Unicorn還未回家……可是，照道理Miya不會外出，她跑到哪裡去了？

正當我打算開燈照亮客廳時，我注意到地面有一絲光線，那是源自廁所的門隙。這下我頓時回想到先前在晚上聽過從廁所傳來的那受苦呻吟聲——

是Miya。

經過上一次的洗禮之後，現在的我只是少許害怕，更多的是好奇；究竟，Miya在裡面幹甚麼呢？為甚麼又會有痛苦呻吟？

輕聲關門，盡量不去驚動Miya，然後攝手攝腳走到洗手間門邊。

隨著腳步接近木門，一陣水聲響起。這情況似曾相識，跟上一次差不多，不過這次我沒有敲門，就已經有灑水聲了。

這是不是代表Miya已經發現了我在門外？還是說她沒有發現，那水聲只是碰巧出現？那現在我是悄悄退去還是裝作沒事發生回房？

這下還真的是不知如何進退呢……

「喂，入嚟吖……」女聲有如天籟，語氣媚惑誘人。

果、果然發現了。不，最重要的是，這、這……竟、竟然，是Miya的聲音？那個外表如同冰山那樣的美人，竟然會發出如此性感撩人的嗓音？

身體似是不受控般走到廁門正面，那裡，可以把整個洗手間的情況全部收進眼底。

水仍在灑。

Miya跪坐在企浴當中，雙膝並排，一對玉白大腿形成「八」字，往下看好像是一片黑色叢林地帶；身體微微仰後，身上脫去女僕服的黑色外衣部份，只剩下一件濕透的白色襯衣，那對竹筍形豐乳原形畢露，更隱隱露出兩抹嫣紅。

這……真的是Miya？

還未搞清楚情況，坐在企浴中的Miya向我伸出一隻手臂和食指，挑逗般咬著唇並勾指。

我沒有如她所願走過去。

不是因為我擁有抵抗如此誘惑的能力，相反，我是被Miya的舉動所震撼；作夢也沒有想過，平時板著一張臉的Miya此刻會如此撫媚，一顰一笑都充滿魅惑的氣息。

然後我留意到，她的眼神……

是如此瘋狂。

為甚麼我會有這樣感覺？

不知道是否誤會對她的誘惑我不為所動，Miya先是顰眉裝出一副我見猶憐的委屈表情，然後雙眉一抬，佻皮一笑，身體傾前——

Miya下腹閃過一陣紅光，一塊發光符文滑落到地面；一條靈活如蛇的尾巴自背後出現，輕輕劃過她的鼻前。接著，「逢」的一聲，一對不大的黑翼也同時張開。

這就是她的真身？

果然如她所說，真身與人類形態相差不大，就是多了尾巴和雙翼。

光憑外表看實在是難以判斷她是哪個物種，可是這刻我也顧不得這些事，因為Miya變身後翅膀一振，瞬間浮空並且往我飛來——連人帶球向我進行非法衝撞，把我壓到牆上，形成一個「大」字形。

不用這麼猴急和狂暴吧？難道Miya喜歡玩SM？我、我還沒有心理準備啊……

Miya的鼻尖與我相距不到一公分，每一下呼吸都能清楚感受到她的鼻息，這還是我頭一次跟心儀女性這麼近距離接觸……她、她這是要吻下來的節奏嗎？

果然，當耳邊漸漸剩下自己那急促心跳聲時，Miya毫不猶豫地稍微側頭，吻住我的嘴巴。

第、第一次的……

頭腦如遭雷擊，只剩下一片空白。

時間像是停住了，這是值得永遠記住的一刻。

雖然姿勢有點尷尬、感覺有點奇怪，可是對象卻是一等一的極品美女啊……而且，一想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就讓我血脈僨張，該充血的地方猛然立正起來。

被壓到牆上實在不舒服，既然Miya是想跟我進行深層次交流的話，理想情況還是進房吧？誰知道Miya力氣驚人，任我費盡全身力量都難以移動半分。

我忽然有種不好的感覺。

Miya以舌頭竄進我口中，從未試過法式濕吻的我自然不懂招架；只感覺Miya的舌頭相當灼熱，舌尖對舌尖時好像兩者連結在一起那樣。

不……好像真的連結在一起了。

這「濕吻」跟我想像中有很大出入。

我想大家好像不太了解目前的情況；與其說是濕吻，其實我更認為Miya是把她的舌頭與我的「連結」在一起。

對，不是交纏，是連結。

甚麼叫連結在一起？就是我跟她的舌頭連結了在一起！不再分彼此那種連結在一起！感覺就像我的舌頭延長了一倍並且伸到對方身體一樣！像連體嬰那樣！

這一點都不激情！一點也不浪漫！

她到底是甚麼東西？這又是怎麼回事？

嘗試把舌頭抽走，卻又好像被強力膠水黏住一樣，掙扎也是無果。

手腳動彈不能，話也說不出，這……難道就是被強姦的感覺嗎？我想，我終於明白那種痛苦了。

然後，我感覺到有甚麼東西由肚裡到達胸口，再從胸口經過連結著的舌頭移動到Miya體內；那就東西感覺像一種「流」，感覺像是液體。

這種感覺就好像用針筒抽血一樣，可是沒有了被針扎的痛楚，只剩下這種奇怪感覺。

Miya不是在跟我濕吻，而是從我身體抽取著甚麼；就在我意識到這一點的同時，Miya雙眼猛然睜大，把我的手腳鬆開，跌坐到地下，然後從口中吐出一大團白色果凍狀的東西，接觸地面時瞬間蒸發成陣陣白霧。

吐完之後，Miya抬頭望向我，眼色相當複雜——有恨意、有不安、有迷茫——但不再魅惑，變回那

冷冰冰的目光。

我還未反應過來，Miya已經從地面起來並衝到廁所裡面開始對著馬桶嘔吐。

我扶著牆壁慢慢坐到地面，腦袋一片空白。

現在……是不是該逃走？

可是Miya看起來已經回復正常，感覺應該問清楚她是怎麼回事。感覺上自己好像也沒有哪裡受傷，似乎除了被吸走了一大團某種東西以外，好像沒有多大損失，初吻這方面好像還賺了。

對著馬桶差不多一兩分鐘，Miya開始只剩下乾嘔。我有點著急，於是便走進洗手間裡面，誰知道她望也不望，對我一張手，示意別靠近。

我頓時停下腳步，說：「Okay……你嘔完先，我喺出面等你。」

Miya沒有直接回應，只是放下那隻對住我的手。我也依自己所說那樣走了去客廳坐下，順便感受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毫發無傷。

又過了幾分鐘，Miya終於從廁所出來。雖然沒有把女僕服穿得齊整，白衣還是半濕，可是這次扣鈕全部鎖上還穿了裙子。

場面比想像中還要尷尬。

眼前的Miya臉上蓋上了一層寒霜，雙目似是跟以前一樣冷漠無比，也不知道是否錯覺，我從中感受到一陣恨意。

她沒有開口，而我不知道該說甚麼。

如同渡日如年，眼下可是「渡秒如日」，氣氛之尷尬跟被父母撞破打手槍不相伯仲。

雖然我暫時未有感到任何不適，但剛才Miya從我體內吸出來那一大陀白色果凍應該是甚麼重要東西，怎樣算我也是受害者啊！

「Who are you？」Miya微微瞇起雙眼，「你究竟係咩人？」

她這樣一問，把原本就不知如何開口的我弄得一頭霧水。

甚麼意思？難道Miya是在說我一萬歲的事情嗎？等等，她先前不知道的嗎？

「我……」支吾半天，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情況如同老師問你「係咪唔想返學啊？」一樣。

「我嘅真身係魅魔。」Miya突兀地說，「頭先嘅事，係我唔啱，我希望你可以將頭先嘅事保密，咁樣，我亦都唔會將你嘅秘密講出去。」

魅魔嗎？那種會吸收人類雄性精力的生物？我以前只有在遊戲見過，想不到現實存在著，原來Miya就是魅魔……腦海頓時回播Miya在廁所裡面全身濕透的模樣；果然名不虛傳，魅魔的性感絕對是無可

匹敵。

雖然剛才是吃了點苦頭，可是Miya好像是某程度失控才會有這種情況，這時候與其追究，倒不如趁機增加好感度，讓她感受一下我的可靠也好。

至於我的秘密，是在說我有一萬歲的事情嗎……這一點我倒是不在乎她亂說，先別說其真實性，光是像TM Club這樣的組織知道了也要忌憚三分，就知道即使說出去以後，對我的生活也不會絲毫影響。

這是「必賺的買賣」啊，用我那不值錢的秘密換取Miya的信任和拉近距離。

「好，頭先發生嘅事我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我連忙答應。

聽到我肯首以後，Miya眼神緩和少許，那種若有若無的恨意也消退不少。

是因為被我知道了秘密所以才會對我產生恨意嗎？不對，應該是有別的，更實在的原因……

從第一天認識她開始回想，直到現在，發生了甚麼讓她會對我有所怨恨？

啊，原來是這樣。

平常的Miya機械般毫無感情，跟擅長魅惑的魅魔完全相反，再加上她一絲不苟的精神……看來，Miya跟Unicorn某程度上也一樣——性格跟傳說中一點也不吻合。

天生是魅魔的Miya就是那麼嚴肅、一絲不苟，可是魅魔要吸食男人精氣就跟吸血鬼要吸血（還有獨角馬要生寶寶）差不多，都是本能上的追求。偏偏Miya就是要控制著這股慾望，想要擺脫這種類似毒癮的感覺，所以便以冷水沖刷身子。

而我的出現，似乎就是觸發她破戒的原因。

我之前說過，對於戀愛育成遊戲我是專家級人馬。作為專家級玩家，一切改變遊戲結局的「Event」我都能徹底洞悉——眼前，便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Miya是魅魔，是一名努力剋制自己吸食男人精氣的魅魔……不過很明顯，她要壓制住這股慾望是相當困難，我需要做的就只是輕輕推一把……

當然，一切得要循序漸進。現在難得跟Miya打開話匣子，就要順藤摸瓜把話題延續下去，才有機會增加好感度，不然玩個戀愛育成三週目還一個女角也上不到是成何體統？

可是一時之間，卻不知該說甚麼……

「咁……Miya你，啊……你……你好返啲未？」勉強嘗試把話題延續，她應該不會理睬我吧。

Miya沈默半晌，深有意味地看了我一眼：「僕人冇事，多謝主人關心。」

聽到「僕人、主人」這兩個名詞之後頓時鬆一口氣，這意味著一切都會回歸平常。

不知道是心情放鬆了，還是先前一連串劇烈動作所致，腹部浮現飢餓感：「哦，好、好。呃……我有啲肚餓，不如你煮啲嘢食，同之前一樣，煮咩你話事就得。」

Miya應道：「係嘅，主人。為免浪費食物，請問主人食唔食到三個菜式配一個餐湯嘅組合呢？」

「嗯，OK嘅，你照煮得架喇。」應該是沒法吃光的，可是以我的生活習慣，今晚肯定是深宵才睡，睡前來一點剩菜夜宵剛剛好。

「明白。」

Miya進了廚房忙碌，過了一會便將三碟餸菜放到餐桌上。

坐在餐桌前，我驚愕了。

經過虎蝦粉絲一役後，我對於Miya的廚藝有了一定了解，沒想到她還能讓我驚訝多一次；我以為只有大牌檔和燒烤和能製造出濃烈的食物香氣，今天才發現，我錯了；眼前這三碟看似家常小菜的食物放在餐桌上，散發出陣陣美味，口水分泌大增，我終於明白為甚麼嘴饞的人會流口水了。

等到晶瑩如玉的白米飯放到面前，我才知道，自己的手，原來可以這麼快；拿起筷子，精準地夾住餸菜，放到口中後再配一小口米飯，咀嚼以牙齒撕開、攪碎食物，當中的鮮嫩汁液迸發出來，射向舌頭上每一個味蕾。

我不是食家，但我敢肯定Miya的烹調技術絕對是世界級的！

忘我般吃了快十分鐘，才發現自己好像陷入了某種迷惑之中……不愧為魅魔，連煮個飯也能好吃得讓人感到迷失。

只顧著吃，幾乎忘了跟Miya增加好感度的事情。

大概是心情很舒暢，膽子忽然大了：「Miya，你都坐低一齊食？」

Miya搖頭：「僕人係唔可以同主人同枱食飯架。」

又被拒絕了。

向Miya報以尷尬一笑：「啊哈哈……咁好啦。」

忽然發現，Miya雖然依舊板著一張臉，可是好像沒初初見面時那般冷漠感，是我的錯覺嗎？仔細想想，Miya的性格是相當一絲不苟，就連身為魅魔也可以忍住不去吸食男性精氣；這一次拒絕，會不會只是身為女僕不能與主人吃飯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是打破隔膜的好機會啊！得要說點甚麼，反正試試無妨。

「你唔坐低同我一齊食，咁同我傾吓計都得啩？」

「嗯？可以……」Miya微微點頭。

換著是以前，我想她應該會回答「主人自重」之類的說話……難道我的春天終於要來了嗎？攻略之路終於開辟了嗎！

實在太好了！

李宇恆，冷靜冷靜！她是願意跟我說話了，可是，我該說些甚麼呢？

原諒我不厭其煩的複述——我是一名毒男。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跟女孩交流的經驗，頂多一句起兩句止，更遑論撩起、延續話題的才能。

不行，隨便都要說些東西：「係喎……我好似都冇見過你食嘢，你唔肚餓咩？」

Miya搖頭：「僕人只會喺主人見唔到同唔需要僕人嘅時候進餐，喺主人返嚟之前僕人已經食咗晚餐。」

「哦，咁平時呢？你有咩做？」我開始邊吃邊聊。

「僕人主要處理一般家務。」

「喔，咁平時呢，冇家務嘅話你會做咩？」

「僕人係一名女僕，除咗服侍主人同埋林小姐以外唔會有其他嘢做。」

「唔……」我放了一塊牛肉粒進口裡，「你啲中文講得好好，你係咪學咗好耐？」

「多謝主人讚賞，時間喺有啲倉猝，僕人花咗二十小時先至初步掌握到粵語，可以基本交流。」

「二十個鐘！」聞言頓時愣住，「你只係用咗一日唔夠就學識咗廣東話？」

Miya沒有回答，只是點頭。

這個女僕，一點都不簡單啊——以她這樣的能力，竟然會當個女僕——廚藝如此高超，原來是來自這種程度的學習能力，這樣說來，她應該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才能！

難怪她一直都如此冷漠，看來起初她根本看不起我。幸虧被我誤打誤撞「破冰」，不然我想一輩子也沒有機會與她這樣交談。

不止如此，看她的表情根本不為自己二十小時學懂廣東話感到驚訝，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一樣。眼見她這樣，我亦收起驚訝，繼續吃飯。

「係呢，咁你除咗呢啲之外，仲識啲咩嘢、咩語言？」

「僕人識得……」略過她說的一連串名詞，有三分之一我是未聽過的。

我們就這樣一來一往閒聊，漸漸的，氣氛變得和諧。雖然Miya的表情依舊沒變，但眼神已經沒以前那麼淡漠，慢慢有了神彩。我確實感覺到與她的距離拉近了一點，或許，我們的關係還能更進一步。

晚餐就在這麼愉悅的氣氛下度過，我把食物吃得七七八八以後，讓Miya把剩菜收起，她問我有沒有甚麼吩咐，我自覺今天的好感度增長應該達到極限值，繼續閒聊下去應該也沒有多大效果，所以便自行回房，讓她忙自己的事。

回房途中，經過廁所門前特意低頭望向地面——明明先前Miya吐了一大團白色果凍到地上，可是現在卻絲毫不見，一點痕跡也沒有，確實奇怪……看來，那團白色球體應該不是甚麼正常物質。

雖然身體沒甚麼不適，沒必要過份著急，但有機會還是問一下Miya比較好。

默默記住這事情，回房打開電腦，開始搜索獨角馬旅程。

對著DW，開始依著Vladimir
Jr.給我的那些關鍵字逐個網頁瀏覽，看看那些組織有沒有建立網頁之類。

經過好幾小時，竟然被我找到「大島嶼」的網址！登上，首頁只有一片白色，甚麼都沒有；受過TM Club那次的教訓，我連點擊空白畫面也不敢，只是下意識按了一下Ctrl+A，看看是不是有字需要反白才看到。

結果事情沒那麼簡單，反白以後依舊是甚麼都沒有；拿出手機把網址記下，找一個安全地方才試試這網站是甚麼東西，以免又再次發生被擄走的悲劇。

關掉那空白一片的頁面，然後繼續努力去找出其他組織的資料。

又再花費數小時，結果，一無所獲。眼看步入深夜，肚子有點餓，便去廚房翻熱剩菜填飽肚子，這種事情以前在家裡也很常做。

逐碟餸菜放到微波爐裡面翻熱，花了好一會才找到放筷子的廚櫃。一邊吃夜宵，一邊觀賞那個養殖了不同海鮮的大水缸……然後思考到底是否方向錯了，才導致這麼久也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線索。

上古生物傾向於隱世，要在他們身上找到獨角馬的行蹤實在困難，這一條路基本上是一個死胡同，根本沒法走下去。

雖說五百萬上古種族對於六十億人口只是小兒科，可是，這依舊是個大數目啊……大數目？對了，這麼的一個大數目，怎麼可能只有我一個人類知道他們的存在？肯定還有其他人類知道！

想到這一點，連忙把食物塞進口裡，邊咀嚼邊快步回房登上DW，改變方向，尋找一些有關於神秘生物的討論。

終於，花了不到半小時，就被我找到一個像是邪教的網頁，名字叫作——

「The Big Game」。

(五)

大的遊戲？

英文不好，實在難以完全理解網頁名字……從先前調查的討論看到，這網頁應該是人類中對上古物種有所研究的聚集地，而且還會定期舉行集會之類的東西，最後還要靠破解某種自製密碼才找到這個網頁，幸好那個密碼不是很複雜。

為甚麼會取這麼的一個奇怪名字呢？

鼠標劃過螢幕——網頁造得相當精致，主頁中心放了一個「The Big Game」字眼，然後周圍佈置了一些破爛旗幟和不明圖形，都是通往其他頁面的連結。

按進其中一個Overview的連結，看看The Big Game究竟是甚麼東西。

經過一輪G翻譯輔助和填鴨式教育訓練出來的閱讀理解後，總算讀懂這網頁是甚麼東西（但還是不知道The Big Game是甚麼意思）。這個網頁是由一個組織架構，組織名字就是叫The Big Game（下稱TBG），這個組織主要為客戶提供任何有關上古種族的委託。

那個頁面其實是密密麻麻很多字，可是除了頭一段是介紹之外，後面都是一些歷史資料，用詞複雜而且似乎跟我無關，所以還是算了。

重點是，提供任何有關上古物種的委託……也就是說，我能夠委託他們幫忙尋找另一頭獨角馬。

返回主頁，找不到多數網頁會有的「Contact Us」，只見到一面寫住Gathering的旗幟。點擊進去，看看這個Gathering又是甚麼名堂……

進去以後，一幅世界地圖展開，在各個洲都有一個小黑點。把鼠標移到其中一顆上面，一列英文從鼠標下方展開：

- Asia (East) -

· China
· Hong Kong
· Japan
· Macau
· Korea (South)
· Taiwan

看來這頁面就是所謂的「定期集會」了，點進去，頁面轉換，變成一些年份和時間。點擊今年今月，三張海報圖出現，其中一張寫住The Big Game in Hong Kong，還有些資料等等，可是縮圖太小，小得在心裡召喚了一下梁議員，然後點開大圖，看清楚究竟是甚麼東西。

花了快一分鐘才看到完整海報，想不到這大圖真的有點大，我這部電腦花了20K而且還在論壇上討了個List組裝出來，竟然Load一張圖片也需要這麼久。

這張圖片設計得像極了樂隊來港表演的海報，上面列明了時間地點和參加資格——竟然剛好是今個月尾？還有三日不到？參加資格是……任何人也可以參加？

任何人也可以參加的集會活動嗎……依我看，更像是邪教教徒招募日。

集會日期距離現在還有十數天，也不必現在再想好去不去……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這個TBG的底細，貿然到場的話有甚麼事情發生還真是難以預料。重點是，我這只是委託，找不找到還成問題。

不過怎麼講這也是一道新道路，總比老是碰壁好……自答應Unicorn替她找另一頭獨角馬後，好像每一條線索都是死胡同，一點進展也沒有，一直在兜兜轉轉。

即使這個組織無法完成我的委託，也應該會有更多關係上古種族的資訊——至少，大家都是人類，我想不會像上古種族那樣有無數保密協議吧，甚麼都不能說吧？而且，雖然我沒有放在心上，但其實我還是挺在意TM
Club說我有一萬多歲的事情……說不定這個研究上古物種的人類組織能夠給我一個答案。

不管如何，這事情也只能先擱置，必須等到月尾才有新進展……現在還是再調查一下其他跟TBG相似的組織。

在DW中漫遊了一會，瞄到電腦右下角的時鐘，已經深夜了，稍微有些倦意，便關機上床睡覺。

今天收獲不少，睡也睡得香甜。

接下來數天的生活也過得相當滋潤（撇除Unicorn依舊在煩擾我之外），跟Miya的對話也逐漸變多，感覺也變得更加自在，沒了以前的彆扭。

每天都是梳洗、早餐、DW、午餐、DW、下餐茶、偷玩遊戲、DW、晚餐、DW、睡覺一直輪迴。而多虧先前那一晚忽然靈光一閃，決定改變調查方向之後，這幾天找到的東西便資料便變多了。

原來這個世界知道有上古種族的人類比我想像中還要多，某些國家甚至有特別機關專門負責監控國境內的上古種族；在DW中的討論大多都是零零碎碎，除非找到某些知情人士，否則難以了解整個上古物種的由來、歷史、生態、與人類關係等等……

當然，這些其實並不重要，我也沒甚麼興趣知道——如果我想要知道，我也可以親自去問Unicorn。

而我比較想知道的，有關自己一萬歲的事情更是無處入手。

於是我花了點時間，沒再在DW中調查，反而在表網絡中搜尋一些有關一萬年前的資料。在G搜尋器中，第一個出現的就是某電影，「史前一萬年」。

略過電影資料，找一下一些真實資訊。

原來在地質學中，一萬一千年七百年前至今，叫作「Holocene」（全新世），而這個全新世只是在「Cenozoic」（新生代）的分支下其中一個時間單位，簡單來說，全新世就是人類開始在地球上有足跡的紀元，而在這之前，便是冰河時期，還有恐龍時代等等……

那麼所謂上古年代，上古物種所存活的年代，究竟是在說白堊紀、侏羅紀、甚至更久遠的寒武紀（其實我本來也是不會這些，只是看資料才知道這些名字是甚麼意思），還是跟人類一樣，是從全新世才出現呢？

想到這裡，螢幕上已經有很多關於某某紀、某某代的網頁，才發現，原來，我對自己的「身世」如此感興趣？

感到驚訝的原因是，我以為自己早就放棄「我是特別那一位」的想法了。

老實說，有誰沒想過自己是「被選中的小朋友」？小時候，男孩想當紅戰士、機械人駕駛員、能變身作超人的英雄，女孩想當公主、美少女戰士、能跟動物溝通的精靈女孩——可是長大了才發現，這些根本只是幻想，沒可能實現。

即使是蝙蝠俠，也是憑著龐大家產支持才能成為英雄，而我？只是一名毒男罷了，說得好聽是性格孤僻、內向，說得不好聽，是社會的垃圾、寄生蟲，零貢獻——像我這種人，怎可能會是特別的一個，怎可能會是一萬歲的「強大個體」？

與其浪費時間去幻想自己身上有甚麼禁制、甚麼強大能量之類，倒不如做點真正有用的事情，就例如替Unicorn找到一頭雄性獨角馬，解除我身上的心魔誓言那樣。

算了吧，都二十多歲了，還幻想自己是甚麼超人？太可笑了吧？

但原來更可笑的是，當這種可能性一出現，就算表面上裝作如果不在乎，結果心底還是希望自己其實不是一名「普通人」。

大概是被種種光陸怪離的經歷不知不覺地薰陶，使我有了這種不切實際的妄想。

還是，有別的原因？

不管如何，即使我很想探究自己體內的秘密也好，眼下還是先處理了The Big Game的事情，看看他們究竟是甚麼來頭，又有甚麼能耐。

就這樣，懷著各種期待，又過了一星期，步入月尾，距離集會之日又縮短了一節；這期間，我作了不少資料收集，對於人類上古物種研究組織有了一定了解，至少知道了一些禁忌和文化，希望屆時不會有甚麼尷尬情況出現。

很快，到了Gathering三天前。

生活習慣使然，只會在深夜接近凌晨才進睡的我路過廁所，再次聽到灑水聲。有了之前的經歷，自然知道是Miya在裡面。

腦海不其然回播與Miya接吻的情景，手掌將自然而然放上門柄。

「唔好入嚟。」

洗手間裡頭傳來四字，讓我的動作頓時僵住了。

她說的對，我還是不要進去了……愈是跟這兩位絕色美女相處，我愈是了解她們的性格為何如此怪異、反常。

她們，都在努力地活出「自我」。

誰說獨角獸必須是純潔，誰說魅魔得要服從本能？當然，這只是我的主觀感覺，她們從來都沒有跟我討論過這個話題。

那我自己呢？

我的「自我」又是甚麼？自出生以來，路就鋪了在自己面前——長大、上學、玩樂——當中每一個決定都會產生分岔口，是逃學當MK還是用功讀書，每個路口都會通往不同的終點。

可是，我從來都沒想過，超脫於這些「道路」，自己開拓出一條新道路。

相信在我之前，肯定有人想過這種事，而這些人亦有無數理由不去實行這種想法——「人生只能活一次」，這句不只是用來鼓吹冒險精神，某程度也是在提醒你要是不走前人開闢過的路，只能活一次的下半生就很可能是在痛苦與後悔之中渡過。

Miya一直抵抗自己的本能，會是忍受「毒癮」這麼簡單嗎？我猜，這就好像人類作為雜食性動物但只進食肉類那樣，或多或少會對身體有所影響——這就是「活出自我」的代價。那麼，付出這種代價的收獲會是甚麼？是合符「性價比」還是「賠本生意」？我不清楚，事實上，我認為Miya的價值觀跟我，甚至是大多數香港人都截然不同，所以她才可以把一切都拋諸腦後專注活出自我。

每人的「自我」都不一樣，所謂活出自我就是滿足自己的一個想法。比如一個喜歡小動物的女孩將自己的喜好無限放大，延伸要成為一名素食者（當然要言出必行）——這就是活出自我。

簡單來說，就是忠誠於自己的心。

要成善人就必須不計代價行善，甚麼遵循某種條件行善稱之為偽善。依我所見，很遺憾，九成自稱善人的都只是偽善者。但這也是人之常情，在現代社會要長久行善確實不容易，從側面證明了活出自我是相當困難的。

追尋自我的過程無須刻意，不然就不是「自我」，只是Miya和Unicorn兩人實在太突出了，才讓我有這麼多的想法。

典型的內心OS長篇大論牢騷發完，也不是第一次有這種說教得多有點中文的想法……平時我多半會忘掉這些不切實際的論調，順便自嘲一下。

這次有點不一樣。

跟Miya相處了將近一個月，最初的純歪念攻略開始有些變質，這轉變說不上好壞，直接點就是「我好似有少少鍾意咗佢」，不肯定的原因就是……你懂的，小毒男暗戀後「表錯情、收好人卡和無疾而終」這三個結局的機率高達九成。說得出這番言論，我自然是尚處於理智階段，還未出現「她好像對我有好感」的幻覺。

眼下就是一個轉捩點。

開門進去的話，我與Miya的關係將會產生不可預計的化學作用——是更親近還是厭惡，我也說不準。所謂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進去我沒有任何損失，此乃正道。

旁觀者清，沒有必勝的條件沒有賭博的理由。

或許人類本來就喜歡賭博，又或者是我的血統當中有好賭基因，此刻，我就像一個手執百萬籌碼的賭徒，對住已經連開十八次「小」的局面，準備往「大」押下去把賭本翻倍。

「買定離手喇喂！」廁所中那密集灑水聲，打進凌亂不堪的腦海裡，不斷催促我盡早作出決定。

一個忠於自我的人，絕對不會在抉擇面前猶豫過久。

躊躇良久，深吸一口氣便扭開門柄進去。

果不其然，Miya跟上次一樣正在以冷水沖涮身體。天氣開始轉冷，從此可以看出她到底為了守戒可以「去到幾盡」。魅魔茫然地望向我，水珠凝在髮絲上，然後從她臉頰滑下；無數小水流匯聚於在下巴尖端，形成一顆水滴，當中就有一名神情呆滯的男子。

那就是我。

「我叫咗你唔好入嚟。」、「你做咩入嚟？」之類的說話沒有出現，魅魔只是靜靜跪坐地上，似是等待我開口。

一步，又一步。

我緩緩接近，心臟愈跳愈快，寸寸時空凝固在身前，卻擋不住我步伐；順手拈來浴巾，輕輕關上花灑，毛巾披在她的身上；半跪，雙臂環繞香肩，把她抱在懷內。

雖然先前已經有過接吻的經歷，而且也早已下定決心要拉近關係，可是讓我主動抱著一名女性還是頗為難；頭幾秒有點尷尬，見Miya沒有絲毫掙扎便放開打破心理障礙，擁緊了她。

合上眼睛，剩下就只有魅魔的體香。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Miya沒有任何反應，直至感覺Miya的體溫逐漸回升，才鬆手準備迎接結果——是「大」還是「小」？

Miya面無表情，眉頭輕顰，看起來相當錯愕和好奇。

「我……」見她如此，一個「我」字便衝口而出，想解釋自己的行為。

好像……自己也不太清楚為何要這樣做？一切都是一時衝動，只是一時忠於內心，想要阻止Miya近乎自殘的行為。

沈默片刻，我重新接上話：「……我……只係諗住天氣凍，所以……」

「你係一個好特別嘅人。」魅魔從地面站起，我亦隨之，「好似你咁嘅人，究竟會想從我身上得到啲

咩？」

特別？我？Miya竟然會認為我特別？再說，我根本沒有有任何企圖啊……除了想跟Miya發展超友誼關係之外。

「魅魔一族天生擁有吸取雄性生物靈氣嘅能力，同時，我哋亦都擁有對精純靈力嘅感知……上次我失控，並唔係因為我嘅自控能力差，而係你嘅體內，有一股過於澎湃嘅能量，令到我本能想……」說到這裡，Miya從鏡裡望向我，然後話鋒一轉，「如果要用一個指標嚟表達，你係十，而我就只係四到五，我對你嚟講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也從望向鏡中的Miya，兩道目光就在鏡子裡互相觸碰、相撞。

「我觀察咗好耐，你根本就冇同你嘅靈力所匹配嘅性格同思想，你……究竟係咩人？」

我該怎樣回答啊？說自己沒有企圖對方好像不會相信，說自己只是想要你當我的伴侶好像失敗率會高達十成，說自己根本不知道你說甚麼只會令情況變得更壞……

說實話不是問題，誠實乃是美德……可是呢，就我這情況而言，照真相說出來她肯定不信，多半還要被扣上「有意隱藏，應該有重大陰謀」之名。

我不是出家人，自然也懂誑語，但要我急中生智編出一個合理的故事也確實不容易。

過了好幾秒，實在想不到說辭，情急之下，拋棄理性選擇相信感覺，心底的想法便脫口而出：「我冇任何企圖啊……我只係……聽到你仲喺浴室裡面淋水，我知道你一定又係打算用凍水令自己清醒守戒……我，我只係覺得你咁樣可能會凍親……」

「你係話……」Miya微微瞇眼，做出一個審視表情，「你想保護我？」

啊？這倒是沒想過，她怎麼能解讀成這樣啊？保護嗎……這「Yes / No」提問散發著濃濃的試探味，以免誤踏陷阱，我不可置否的說：「事實上我都唔知自己係咩意思，我只係純粹覺得應該咁做……呃，如果冒犯到你，我向你道歉。」

最後不忘補上一句帶點虛偽的客套話。

Miya聞言點頭，露出滿意神情。看起來我這次賭博還算是押中的，感覺Miya對我的舉止並不反感，而且對我開始產生興趣，眼見如此便向她說句晚安打算逃之大吉，見好就收嘛，免得讓她有機會問我一些刁鑽難題。

轉頭離開，豈知身後的魅魔說：「你都未仲話我知你究竟係咩人？」

何必執著呢？我苦笑回應：「我自己都唔知。」

「哦？」魅魔那對海藍眼珠子中透出好奇。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麼矛盾、不合邏輯，因為人類不是機械，往往都會被一時情緒遮蔽（雖然Miya嚴格上來說不是人類）。

要是我一開始回答「不知道」，可以想像Miya的反應絕對不會是好奇；那是因為她滿腦子都是懷疑，即使我說實話她也不會相信。那為甚麼我現在說她就不這麼抗拒呢？理由很簡單，對於一名有一定程度觀察力的人來說，一個月來的相處其實足以了解一個人——至少，會有一定認識。而在兩句對答之間，Miya的邏輯就判斷我沒有刻意對她隱瞞。當然，要是我能在她面前有意隱瞞而不被發現的話，那恐怕她也無法在短時間來套出我的話來。

情況就像我聽過的一個例子一樣：男子A認識女子B，邂逅不久就想了解對方到底是不是處女。女B聽後如實回答，但相當不悅，並且心中多了根刺——男子A當然明白，但任他萬般解釋也脫不掉「只是想找處女」的罪名，即使他最初只是抱住好奇和憧憬的心態問，對於女子B是否不經人事從來未介意。

聽起來好像跟我的情況無關，但其實雷同。

對於女B來說，男A如果不介意的話那為何要多此一問？一想到這一點她就覺得自己是被嫌棄，並且認為自己永遠都無法在對方心裡最完美狀態。她沒想到的是，可能男A是一個很責任感的人，怕她真的是處女，不想負上背負這麼重的責任；又可能男A在性方面有過不好的經歷，不想找一個「老江湖」之類，雖然好像都是嫌棄或是介意，但起碼不是處女情意結這種物理和心理上都無法解決的難題。

對於男A來說，他根本無法理解女方為何會有這種心理障礙，不就是隨便問問，心裡是打算無論如何都會待她很好——是的，可能真的無法達到百份百，但是說真的，這世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完美……這種東西從來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

正如我是真的不知道為甚麼體內會有一股超能量一樣，抱著懷疑時當然是打死不相信有人能有這種級數的能量而不自知，但當你了解到這人的行事真的像一般毒男，就開始懷疑自己的懷疑。

說了這麼多，好像扯得有點遠，但也其實是想指出不論是人類還是上古種族，都會有這種邏輯謬誤——只要有情感滲入，對某件事有主觀認知之後就打死都不改變，除非親身經歷過巨大的事件。這也是萬惡之源……甚麼萬惡？君不見某電視台的電視劇千年不變都是在闡述這種問題嗎？A對B有成見，C勸說不成，結果A與B經歷過生死劫難級數的事件後冰釋……怎樣，是不是很熟悉？

所以，當Miya對我的警剔和成見消除了一大部份之後，她也接受了我的答案……這也讓我奇怪，她會這樣問是不是代表TM Club沒有向Miya透露過我的「身份」？如果是，那為甚麼？

這個問題倒是複雜，可能是Miya在TM Club的地位很低，也可能是高層認為Miya對於我有某程度上的刺激性，所以不讓她知道真相以免發生意外。

也不能排除Miya其實是知道TM Club跟我說過我有一萬歲的事情，這一切都只是佈局，想要令我相信自己真的有一萬歲的陰謀。

總結這次「開門事情」，除了跟Miya的關係變得更近以外，就是獲得了「自己體內有股巨大靈力」的資訊，這就解釋了為甚麼我是「強大個體」，而且似乎年歲跟這股靈力的大小有關——那三千歲的通天龜堪稱是上古種族中最強者，那不知道跟我比起來又怎樣呢？

唉，有些事真的不是說拒絕相信就可以忘卻，繞了一大個圈，還是回到原點：我傾向相信自己擁有某種神秘力量，能夠成為超人。

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啊……

這些想法自然不是在一瞬間運轉完畢，但也花不了幾秒鐘，面對Miya的好奇我只能回答：「我真係唔知……其實我更加希望你會話到畀我知咩事……」

我只是隨便說說，沒想到Miya竟然認真向我問道：「你確定自己係人類？」

呃，這是甚麼問題……

「梗係啦！」

魅魔先是上下打量，似乎在思考我是人類的可能性。

「如果係咁嘅話……」Miya忽然想到甚麼，臉頰一抽，低頭一邊搖頭一邊以我聽不懂的語言咕噥著。

「Miya？」我打斷了她。

「吓？」魅魔眼神有點閃縮，「我……我都唔知……不過我……僕人認為應該冇咩大問題，主人唔需要擔心。」

怎麼她的反應如此奇怪？看來她是知道了些東西，那畏懼擔心的神色跟TM Club那兩個老頭相差不遠……知道這事情的上古種族除了Vladimir Jr.之外好像誰都是這樣的反應……實在奇怪，TM Club那兩個想殺我但怕會產生甚麼可怕後果我理解，可是Miya怎麼也是同樣反應？難道她也想把我殺掉？

應該不是，Miya反應跟TM Club兩老還是有些分別——兩老人是對我有所「忌憚」，而Miya則是對我「畏懼」……她所畏懼的當然不是毒男李宇恆，而是一萬多年前出生的某個人。

從Miya沒有第一時間奪門而出，尚算冷靜這點看來，她並沒有過份驚恐，似乎更多的是擔憂……也即是說她感到威脅，但那威脅不是切身。

奇怪，怎麼今天我的思路好像特別清晰？啊，不對……其實我的思路一向都這麼清晰，只是日常生活大多都沒有讓我上心的事件，一向都把心思放到遊戲裡面，相對地顯得自己對於甚麼人際關係比較愚鈍，但面對Miya我興趣來了，腦筋運轉得快，感覺就像自己好像忽然能理解很多人情世故，結果本質上還是毒男一名。

成為毒男是因為懶惰，除了對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之外一律都懶得去理會；根據英國非正式統計，九成毒男都必定具備「對感興趣的事情以外懶惰」這一條件，剩下那一成是披著毒男皮的MK，看看動畫又說自己毒、讀讀漫畫又稱自己宅罷了。

「冇乜嘢的話，僕人先行告退。」Miya冷不防來一句，然後在我還未反應過來已經自行離開，大概是回房吧。

一時間大腦當機，想不到任何話來把她留下，只好目送魅魔離去。

呃，這下我倒是搞不清楚了……這是個情況勝利還是敗北？Miya肯定是想到某些事情，而這事情將會嚴重影響我跟她的關係……我的所謂「身世」……必須找出來，只要了解自己為甚麼擁有一萬歲和這股龐大能量就知道Miya的反應為何如此古怪。

話說回來，剛才Miya的臉部表情終於豐富起來，不再是那塊萬年寒冰。看來，我體內的秘密對她來說有一定份量。

意外地，這段小插曲並沒有影響我的日常生活，雖然我能感覺到Miya並不是太願意跟我說話，但這一點跟以前也沒太大分別——先前是不屑，現在卻是害怕。

想了又想，Miya不願跟我有太大交流的原因多半是跟TM Club那正副會長一樣，怕透露太多資訊會觸發記憶深處的某種開關，從而影響到已經進行了一萬年的某種儀式……話說回來，這種情節要是放到現代作品裡也嫌其老套吧；雖然老套，但任我左思右想還是想不出有別的原因，套用一句福爾摩斯的名句——「Eliminate all other factors，and the one which remains must be the truth。」

英文不算太好的我倒是記得這句話，至於中文，網上太多翻譯版本，只要理解意思就成。

接下來幾天，Unicorn有點神出鬼沒，除了用餐時間以外幾乎都不可見，不是外出就是在房裡面，也不知道她出去到底是幹甚麼的。

然後就到了今天，今天，是出席The Big Game集會的日子。

這世上看似有很多東西都是偶然，但原來，當一切都結束，回首一望的時候，就會發現大部份的事情都是必然發生——今天跟The Big Game聯絡這個決定，只不過是一張巨大藍圖上的一個筆劃而已。

過去無法改變，未來難以預知，所以，我抱住能夠找到獨角馬的希望出門。

(六)

影視作品中經常都會出現殺人場面，對於都市人來說也算是見怪不怪了……就連尺度相當窄的電視劇集也常常有死人情節，漸漸的，有些人會對這些情節變得麻木，甚至會想去追尋一些更加血腥刺激的畫面，甚麼斷頭挖眼斬手指之類的。我不是沒有看過這些電影，雖然我是動漫系毒男，但《鋸》之類的知名作品我還是有看過的——我想說的是，現實跟電影之間的差距，在你未親身經歷過之前，是無法透過任何記錄理解得到的。

親眼目睹一條生命消散，我不知道應該有甚麼情緒和反應。

於是我便呆若木雞般豎在原地；呼吸，出奇地平和。

剛動完手的她，臉上殘留著未褪去的興奮。轉頭與我四目交投，起初想開口，後來大概是從我的表情看出了狀態，便打消了念頭。

背對我前，她嘴角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不屑。

我喜歡讀《舊約》其中的《創世記》。那是一套非常有趣的作品，而且我對於裡面所記載（或創作）的故事總是有種莫名的共鳴，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搞清是甚麼回事。不過，這種興趣並不狂熱，讀過了一遍以後我只會偶然重閱某些故事。

我說過，自己的英文並不好，所以第一次讀它的時候是看中文版的。後來，我因為好奇在翻譯途中有沒有甚麼字句會變了質，便去讀了一次英文版。（再後來才發現真正的原版是希伯來文）

經文裡面有一句話：「Jacob said to his father，『I am Esau your firstborn。I have done as you told me。Please sit up and eat some of my game，so that you may give me your blessing。』」

那時我學會了，原來「Game」這個字，除了遊戲以外，還有一個解釋……

「獵物」。

要是我早點想起的話，或許我便不會來到這裡。

沒錯，一個叫作「至高獵物」、以人類組成、以上古種族作為主題的一群人，獵物，正是那些藏身於都市之中的上古種族。

「Done，」一名粗獷大漢吐出流利英語，那是首領，「Well，dead or alive，same shit to us。Folks，here's our payday。」

我是李宇恆，典型香港毒男一名，目前為組織The Big Game：Team Hound的臨時成員。

還記得大約兩小時前，我從住有兩名上古種族的臨時住所離開，往中區某所酒吧（TBG集會地點）出發。到達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讓我措手不及，至今還未能好好梳理思緒。

我想……一切還是要從「她」說起，那位劊子手。

名字是Tera，用瘋狂二字來形容她最好不過。她有一處明顯特徵，半邊臉上黯了一張刺青，以各樣符號堆砌而成，另一邊臉的耳珠上掛了幾串手指般長度的金色耳環，再配上病態白的皮膚、一對碧綠眼眸，造型可謂驚世駭俗。

為甚麼要介紹她？因為就是這人點名指名要我成為Team Hound的臨時成員——就在我踏入集會地點門口，與Tera眼神接觸了十數秒以後，她劈頭就說：「你，加入我哋。」

酒吧裡坐著不少人，雖然幾乎都是各自坐在一角，但隱約似是分為兩派。Tera開口以後，酒吧各人都把目光投向她，神情不一，有不解、疑惑、好奇等等，而我，就像動物園籠中鳥一樣，頗為尷尬。

我自然而然地走向Tera，不知如何開口，也不知道該說甚麼。

「歡迎加入Team Hound，Trust me，you will have fun。」Tera一口廣東話雖說不上字正腔圓但比Miya好，這是我始料未及的，還以為要用英語交流，「我叫Tera。」

「呃……多謝。我……」話還未說完，Tera身後一名大漢（後來知道他原來是Team Hound的隊長）忽然喊話。

「It’s time。」說罷，散坐在酒吧各處的人幾乎是同時動身，分為兩派開始集合並且往門口走去。

「Let’s go。」Tera向我打了個眼色並從椅子上站起。

就是這樣，一頭霧水的我便跟著小隊離開酒吧，滿肚子疑問卻無處詢問，只好憋住等待適合的時機。

兩隊人馬分別上了兩台不同的車輛，我跟Tera的小隊上了一輛貨車，外表看來平平無奇，卻內有乾坤，車箱被改裝，大量我完全不認識的通訊儀器鑲嵌其中，看起來非常專業。

找了個位置坐好，一行人沉默不語開車，使我也完全不敢作聲。

一路上除了坐在副駕駛座的隊長簡短地詢問了幾句英文以外，和兩位成員同樣簡短回報以外，就連Tera也沒有作聲。

怎麼看他們都不像沈默寡言一類，所以我猜當下是在進行甚麼重要工作，所以便乖乖閉嘴。

畢竟在座沒一位能跟「善類」二字沾上邊，所謂「多做多錯，唔做唔錯」，我還是靜觀其變吧。

結果直至到他們在我面前殺害那名男子我仍在靜觀，這就是事情的始末了——沒錯，實際上我也完全在狀況外。

眼睜睜看著Team Hound的幾名隊員正把那男子的屍體轉移，不知該作甚麼反應。

「Careful，don’t break the seal。」隊長吩咐一句，在場所有人似乎在殺害那名男子之後都顯得雀躍起來，跟之前在車上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我好似仲未知道你個名。」Tera把手搭上我的肩膀。

「李宇恆……你可以叫我宇恆、阿恆……」

「宇恆……」Tera饒有趣味地一笑，「感覺如何？」

無奈啊，還能有甚麼感覺？被無故拖去參與一項殺人事件，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就被拖下去。

當然，內向的我自然是沈默不語。

「放心啦，好快你就會感受到狩獵嘅樂趣，而且，你唔好睇佢哋係人咁嘅外表，其實解除咗封印之後佢地就會變返醜陋嘅野獸，所以唔需要同情心氾濫。」

腦海頓時浮現Unicorn、Miya變身的場景，一份恐懼感油然而生。

不好。

這組織對於我尋找獨角馬一點幫助都沒有，相反，他們對Unicorn和Miya的安全更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要是他們發現我跟上古種族有關係的話……不行，得要想個辦法，這樣下去我、Unicorn和Miya都會有危險！

深呼吸。

此刻的我意識到，危機近在咫尺——Tera宰殺那頭人馬的手段……我不敢想像當她遇上「她們」的情景。

這個地方多留一秒，危險便會增大一分。

李宇恆，內向不等於懦弱，你知道該做甚麼的。

我忽然抬頭，盯向Tera：「唔、唔好意思，我諗我都係唔得，我、我走先。」

然後，頭也不回地飛奔而去。

讓我出乎意料的是，他們，或者該說「她」並沒有追過來。

我以為還要費一番工夫才能把他們擺脫，結果，比我預想中輕鬆。

為甚麼我會這樣想呢？因為那個Tera，總覺得她對我異常地熱情，而這絕不是毒男最忌有自信那種幻想，是從各種細微處和跟過往對比所得證。

別說女孩，即使是男性也沒試過對我這麼熱情。

至於是哪種「情」和背後原因，我不太清楚。如果問我願不願意跟Tera交朋友，我是不拒絕的，那

是基於我沒有遇到Unicorn和Miya的情況下。

想起來，Unicorn不就是用熱情接近我才能用誓言把我綁死嗎？這個Tera說不定也是看出了甚麼所以才想接近我吧。

唉，還以為能從他們身上找到甚麼情報，結果沒任何資訊，還惹到一身麻煩。

輾轉回到家裡，從初遇Unicorn迄今都快半個月了，找獨角馬一事還未有著落，唉。晚上最後吃了個方便麵後睡去了，連兩位同居美女都沒見到。

那晚我作了個春夢，詳細忘記了，只知道它是個有痕的春夢，把夢遺了在草原上的我赫然驚醒，連眼也睜不開的我身體率先反應，從下身……

不是吧？

一股濕潤把「它」包覆住，只消片刻，一種如同輕微電擊的觸感跑遍全身，被鋪裡鼓起了個圓形，這一切都指向——有人在用口——不行了！

瞬間用雙手把自己撐起，想把它從敵人口中營救——重點是，那種麻酥感實在讓我受不了！

是誰？Miya？Unicorn？當下沒有細想，一下子把被子掀起——

是她？

Tera！

「做咩咁驚訝？」她先吞下了某些東西，再舔了舔嘴角，臉上盡是戲謔，氣息要多撩人有多撩人。

「你琴日咁急走咗去，好驚我啊？唔駛驚，你睇，我都有溫柔嘅一面……」她把幼蔥般的手指在我胸口輕輕劃過。

大概是腦充血吧，當下我無法作出任何回應，整片視野都被Tera所佔據。當初遠看時沒發現，但現在近觀才看出她好像是混血兒。

依然是那冷酷叛逆造型：細長的眼睛抹上眼影，一顆淚痣如同畫龍點睛為容顏點綴；高挺鼻樑之下，玉齒輕輕咬住下唇；俯臥的胴體露出一道深溝……昨天看她的時候倒沒發現她這麼有「波路」，現在細看，雖然不是我夢寐以求的類型，可是還挺迷人的。

真的不得不說，「已射 thx」……不對，好像真的已射了……可惡，現在不是讚嘆的時候！

「你、你點會……」

「知道你住邊？」Tera一笑，然後姆指向後，指住我的電腦，「你連自己部機Download咗咩都唔知？」

我？我甚麼時候……糟了！要是Tera遇上了她們……

忽然，我被一股力量壓回床上，Tera趁機跨坐在我身上：「我哋都係做重要嘢先……」

難道我的第一次就要給了這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咪住！」

她報以疑惑的眼神。

「我……未回氣。」說罷，她俏皮地「哼」了一聲，想再次爬回被鋪中。

我連忙阻止她：「不、不如我哋唔好咁急，等佢慢慢回氣，傾吓計先……」

Tera撇一撇嘴，好像有點不悅，但又有點好奇應道：「好。」

她旋即躺在我身邊，問：「你想傾咩？」

「我……點解你無啦啦……同我……」說到這裡，有點尷尬。

她微微偏頭：「Blow you？」

我點頭。

「Because I fell in love with you！I mean don't take me as a causal slut，I won't just randomly blow someone cause I'm horny！」她一口氣吐出一串雞腸。

我半懂：「但係我哋琴日先見過面，前後都冇半日……」

「一見鍾情，you know？」她似是有些生氣，先前那股想把我吃掉的氣勢頓時散去。

沒想到這些年來我都是白過，虧我還玩交友程式，又厚臉皮要了個女僕，結果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倒解釋了昨天那股熱情，可是，她說的到底孰真孰假？真的是單純一見鍾情？還是另有陰謀？

「Okay……但我有咩咁吸引你？我又唔靚仔。」這是實話。

「You have that
scent，嘻，講你都唔明！做咩，唔通……」她眼裡閃過一縷兇惡，讓在下的菊花不禁收緊。

目光一瞬即逝，她裝作可憐兮兮地說：「你好討厭我？」

「唔係！」我衝口而出，但其實我不知道這答案是由下至上出來還是從上到下出來——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我未嘗過那滋味還是她的嘴功那麼厲害。

「嘻嘻，最好啦！」她靠近了些，把頭倚在我胸前。

一名昨天在我面前殺人的兇徒如同一匹乖巧的貓咪躺在我身邊。

沒有不安，也沒有溫馨。

感覺，很複雜。

沈默半晌。

「Tera。」

「嗯？」

「不如畀我著返褲？」

「吓？」她與我對視，「又話回氣？」

我頓時一窒，有沒那麼飢渴？

正當我想開口，只見她鼻子抽了兩抽，會獵犬嗅到獵物那樣，雙眼瞇成兩道線。

「你……」她審視看著我。

甚麼事？

很快我的耳朵回答了我，那是鑰匙打開大門的聲音。

Tera果斷翻身下床，直奔大廳。我反應太慢，只好把被子掀到地上找出內褲急忙穿上迅速跟上。

當我到達大廳時，兩方已經在對峙。

Unicorn、Tera、Miya。

「Ha！Oh fuck yeah！」Tera狂傲地笑了聲，從背後「變」出一柄美工刀直線衝向Unicorn。

Unicorn卻不動如山，口裡唸唸有詞，不知有何應對。

在Unicorn身邊的Miya反應奇快，當Tera拔出美工刀的同時伸出小惡魔尾巴和翅膀，離開Unicorn身邊。

我還未來得及出聲阻止，Tera刀鋒已然送出，卻……

沒有擊中目標。

美工刀懸在空中，剛好停在Unicorn半米身前，卻分毫不進。

Tera比的更早發現這點，吹了個口哨表示滿意，打了個後空翻，從身後又變出一對新武器：一黑一白兩對剪刀。

「唔好！」

三人似乎懶得理會我，Miya第一時間撲到Tera面前，為Unicorn解圍！Tera不慌不亂轉向針鋒相對，一雙剪刀掠陣在前，蓄勢待發。

只見Unicorn鬆了口氣，那懸在空中的美工刀跌落在地，然後她又開始吟唱……

銀光一閃，Unicorn偏開頭顱，雪白臉上留下一道血痕，身後牆上一柄剪刀插進三分。

打起來了，我想避免的就是這種情況！

另一頭飛出冷箭幾乎命中的Tera一往無前，黑剪刀如冷電，每一下都攻向要害，Miya只能勉強招架。

「下等種族……」這句，Unicorn並非以廣東話所說，但聽進耳中我卻能理解當中意思。

幾秒之間，Miya被逼至牆角，完全被Tera所壓制！

「全能之主，請借予Re’ em
Ida無上神力，束縛『眼前之人』！」Unicorn再次吟唱咒語，Tera沒能夠在冷箭爭取回來的時間幹掉Miya，無可奈何只好掉頭轉回攻向Unicorn，看來，在Tera眼中，Unicorn的法術有一定份量。

Tera氣勢如虹，黑剪刀破空而出，卻僅差分毫才傷到Unicorn，只因一雙以白光組成的大手從Unicorn背後伸出，抓住了Tera的肩膀。

對，我沒有幻覺，那是一雙以純白光構成的手。我以為先前的經歷已經是非常光陸怪離，誰知道有些東西是沒有極限的。

「Miya！」Unicorn喊，「Do it，Now！」

Tera被大手控制住行動受阻，本來身於困局的Miya看準機會迅速襲向被削減殺傷力的Tera，另一邊Tera已然無能為力，看來，她的計劃本來就是以一打二，看準了她們單體戰力不如自己，打算先擊殺一個再單對單。可惜，計劃趕不上變化，可能是Miya的實力超出預算，也或許Tera過份自信，行雲流水式的攻勢瞬間被破，敗了。

Miya接近Tera後從衣服裡伸出一根紫黑色觸手，觸手如同鎖鏈一樣把Tera束縛，白光大手亦同時消散。

看似沒大不了，但我看見Unicorn額角冒出了幾顆水珠，看起來使了不少勁。

「Finish me。」被綁起無法彈起的Tera冷冷吐出一句，跟幾十秒前在房間的語氣是天淵之別。

Unicorn跟Miya對視一眼，然後同時看向我，她們應該對自己甫進門就受到襲擊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

於是，我便花了約十分鐘解釋了整件事來龍去脈，當然是選擇性留白了某些比較私人的情節。

兩女聽完後神情不悅，Unicorn率先表態：「你條廢……蛋散！咁都可以搞到壇蘇洲屎出嚟，真係被

你吹漲！」

「我都唔知會搞成咁。」我看向Tera，「咁而家點？」

「殺咗我，」Tera向地面吐口水，「對住你呢班畜牲多一秒我都想死。」

「As you wish！」Miya沉不住氣，說罷就要手起爪落！

「咪住！」我趕緊喊停，但卻不知道原因。

是的，我為甚麼要喊停？

Miya向投了一個疑惑的目光。

我的目標不是Miya嗎？Tera的話，她畢竟是殺人犯，而且也不可能只是殺了我眼見那一人，在她手上死的「人」可能有數百個也說不定，Miya即使殺了她也無可厚非，根本罪有應得——

可是，我就是有種捨不得的感覺。

是同情嗎？

還是只是我們有過某種關係？

都不是，是那雙眸子，那種決絕……那種，求死的心——好像在哪裡見過，莫名的共鳴。

「唔好殺佢……」我說，「我哋都未搞清楚件事，就咁武斷郁手好似有啲……」

「咁你覺得應該點？」

「我……」我半跪到Tera面前，「我想知道，點解你咁憎上古種族，而且要殺晒佢哋？」

Tera的回應是往我的臉部吐口水。

「原來你就是同班畜牲生活，你連狗都不如！」

我頓時有點惱火：「喂！你畜牲前畜牲後，你好憎上古種族咩？佢哋殺你全家啊？」

忽然，Tera的眼神變得凝重起來：「你真係想知？」

呃，該不會是被我說中了吧？

「係。」

「咁你哄埋啲，我講你知……」Tera聲音放輕，「係啊係啊，佢哋殺我全家，仲強姦咗你老母，生咗你呢件雜種出嚟啊！哈哈哈哈哈！」

我操！

「殺我全家？哈哈哈……你以為咩，拍戲啊？為父母報仇？」Tera厲聲，「My parents are both great hunters，these animals could kill them？In their fucking dreams！」

這女人真的是瘋了！

「亞當係管理地上一切動物嘅人，人類亦都係主宰地球嘅唯一物種！人類狩獵動物只是順應天理，你哋披著人皮就當正自己人類？哈！簡直好笑！」

「好笑？」Unicorn忽然冷笑一聲，「我諗都唔夠你以為自己係『人類』咁好笑。」

Tera似乎被觸動了神經：「Huh？What the fuck are you trying to say？」

「我話，『你只係混種人類，混嘅仲要係你口中嘅畜牲，你以為自己真係人類』？」除了頭兩個字以外，Unicorn都是以吟唱咒語的語言說，我雖然聽不懂，但卻理解當中意思。

「吓？」Tera這次真的陷入疑惑了，看來她沒有理解到Unicorn說的話。

「連『真言』都聽唔明？咁你學咩人做人類？」

「Watch your bloody mouth you cunt！」

「不知所謂。」Unicorn嘴角勾起，像是獲得了某種勝利了一樣。

「咪住！我……聽得明你頭先講咩，你話『你只係混種人類，混嘅仲要係你口中嘅畜牲，你以為自己真係人類』啊嘛……但我唔明點解我會聽得明？」整句話我都是以廣東話說出來的。

Unicorn聞言後相當驚訝，Miya只是微微吃驚，但很快就收起來，似是想通了甚麼一樣。

混種人類……難道——那次被抓去瑞典，他們說過我是比人類更加人類的人類——我是純種人類？

「你……學過真言？」Unicorn遲疑地問，又以審視眼光掃向我全身。

真言，應該就是那種我聽不明白但能理解意思的語言……可是，我不記得自己曾經類似的訓練，事實上，我也無法想通怎樣可以對一門語言零認識但還可以聽懂意思，就好像那些音節可以形成一個意念直接傳進我的大腦一樣。

Unicorn說Tera是混種人類，連真言都聽不懂……那麼，我能聽懂真言，再加上TM Club高層說過我「比人類更人類」，兩者印證，我，難道就是純種人類？

純種人類有甚麼特別？活得比較久？所以TM Club才說我有一萬歲？可是我的記憶就只是這二十多年的人生而已……

「未，其實我聽唔明，但我可以理解你嘅意思。」我如實回答，希望Unicorn能給我一些答案。

「你……究竟係咩人？」Unicorn不自覺地退後了一步，Miya就站在她身後，低聲在耳畔密語。

可惜，希望落空。Unicorn如同先前遇過的上古種族一樣，不論是TM Club、Vlad或Miya……只要從我身上發現了一些秘密之後，就對我有所戒備，好像我患了傳染病一樣。

「我真係唔知，你要信我，我都唔知點解你哋好似好驚我咁，我究竟係咩人？我想比你哋更加想知！」

「『我哋』？仲有邊個知？」

「The Monster Club……上次我被人捉咗之後佢哋對我做過檢查，發現我嘅壽命超過一萬歲。」

「一萬歲？」Miya和Unicorn相視一眼。

「係，但係我根本就唔信，因為如果我有一萬歲，點解我完全唔知情？」

「因為如果世上有任何生物可以活過一萬歲，呢種生物生理結構一係就非常簡單，一係就用咗某種特殊方法……例如類似轉生術。」Unicorn道，「但如果你真係有一萬歲，咁我就更加唔可以講你知太多嘢，否則可能會產出無法預計嘅嚴重後果。事實上，即使我可以講，以我嘅知識，實在解答唔到你太多問題。」

又是這個說法！

不能說是因為會產生嚴重後果！跟TM Club那兩老人的說法是一模一樣，難道就連Unicorn都跟TM Club串通？不可能啊，她之前才對TM Club抱持著不屑的態度……

「所以，呢方面嘅嘢我唔會再講，而家都係講返你想點處置呢個女人。」Unicorn開腔打斷我思緒。

對，Tera，該怎樣處置她？正如之前所說，我並不希望她死，但以她目前的態度，放她走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軟禁？那也不能不照顧她，結果只是為自己製造另一種麻煩。

想不到啊……

「Why wont you end me ? Is it because I gave you an oral ? Is that why？」Tera問，「事前冇發現你原來同呢班畜牲一齊係我嘅失誤……」

「唔通你真係咁想死？」我半跪地上，近距離面對Tera。

「Death does not scare me，要我妥協、屈服？不如一槍打死我。」

Unicorn插口：「我都講過，你某代祖先肯定已經同上古種族通婚過，否則純種人族係冇可能聽唔明真言嘅。」

「I give a fuck about what you said and your bullshit ! I ain't believing any of that shit！」Tera怒吼，「話我唔係人？我祖先同你哋混過種？簡直荒謬！Fucking ridiculous！」

「主人，」Miya含怒低聲，指骨勒勒作響，「請你容許僕人了結佢，僕人實在忍受唔到佢嘅言論。」

每個都是這樣！只以自己的觀點出發，殺人能解決問題嗎！通通都——

「Come get me you son of a bitch！」Tera聞言後更是挑釁。

夠了！

「你嘅生死我根本唔在乎……如果唔係李宇恆要留你一條狗命，我一早就送你一程，你仲有機會係度講廢話？」

已經夠了！

「Yea really？So come end my life then，you scared？」

「主人！我已經——」

「你哋全部都同我收聲！」血氣上湧的我忽然怒吼一句，把全場都震懾住。

我不知道她們被嚇到是因為這舉動跟我性格不符，還是別的原因……總之，三個互相口誅筆伐的女人暫時靜了下來。

喘了口氣。

「Tera！你話你唔想同上古種族有任何妥協，而你又唔係真係純粹想尋死，咁你認為你同我可唔可能有一個協議，而你又唔駛咁急住放棄你嘅生命？」

「協議？」Tera語氣充滿疑惑，「你同佢哋痴埋一齊，How can I trust you？Furthermore，you are same as them to me。」

「你都聽到佢話我係人類，唔通你對人類都有同一種敵意？」

「No，I don't，但係你痴埋佢哋度……」

「咁又點？你只係在乎我係咪人類啫？更何況，你又唔知我同佢哋係乜嘢關係……再講，你唔係對我……有興趣架咩？可以轉得咁快？」

Tera微微低頭，一時沒有作聲。

「你想點樣協議？」過了一會，Tera才再次開口。

「好簡單，你只要承諾你唔會再嘗試殺佢哋兩個同埋我——無論係搵幫手定係嘗試製造意外都唔得。」

「你覺得我會應承你呢個條件？」

「我唔知，但係如果你唔肯定自己接唔接受到同我達成協議的話，我可以話畀你聽，Unicorn係我嘅朋友，我而家幫佢搵緊某啲嘢，目前同居只係為咗呢項工作……而Miya，係負責我嘅起居飲食，女僕。」我撒了個謊，事實上，即使她們三人能和平共處，我還是喜歡Miya多於Tera。

Tera又思考了一會。

「唔得。」Tera，「要我放棄狩獵，同叫我去死有咩分別。」

「我又唔係限制你以後都冇得殺人，我只係希望你唔好對呢兩個人出手啫？」

「你根本唔明白。」Tera望向我，「至此我只係遇過一次比呢兩隻獵物更強嘅對手，而嗰一次我冇機會出手——所以，我一定要同佢哋分生死。本來我輸咗，死亡係理所當然，我無怨無悔……但係……」

她沒有說下去。

「夠喇，你哋講咁耐都未有結論，不如等我出個主意。」Unicorn不耐煩地說，「你同李宇恆定下契約，只有佢允許嘅時間你可以對任何人作出任何攻擊，而佢亦都要保證某種條件，咁咪係一條公平條約，唔駛煩。」

確實是個好主意，可是該用甚麼方式去制定契約，我又該保證哪種條件？而且，這份契約好像又沒有約束力……

「不失為一個好主意，Tera，你覺得呢？」

「點解你唔由得佢哋殺我？」Tera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

「因為……我……」我支吾，「一個正常人都唔會無啦啦眼白白睇住另一個人死啦？」

Tera聞言後一呆，低頭：「You're right……我唔需要你保證任何條件，我相信你一定會遵守承諾。」

「好。」不知為何，聽到Tera這樣說，心裡有點高興，「Unicorn，你話定下契約，你意思係點樣定下契約？」

「你唔記得喇咩？『心魔誓言』啊。」

啊，對了！還有這招！可是……

「我知你想講咩，你唔駛擔心，我講得出呢個主意自然有實行方法。你跟住我讀，之後佢跟住你讀，自然就得。」Unicorn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以造物主之名，就此立誓，我 Isháh Tera 除 Gever 李宇恆允許的情況下不得蓄意傷害任何生靈。」

我和Tera一起跟著讀，奇怪的是，明明我從來沒說過「真言」，但當我跟著Unicorn讀的時候，我的聲音也變了像高中低音三把聲音混合而出那樣，跟TM Club和Unicorn說的真言一樣。

隨著誓言之語落下，忽然想到上次立下心魔誓言時經過的撕心裂肺之痛，神經一緊，卻發現只是有一

股莫名的悸動竄進我的左胸。看向Tera，她臉上沒有太大波瀾，但從她鎖緊的牙關看來，很明顯在承受極大的痛苦。

當初那股疼痛厲害得讓我身體都扭曲，而Tera半聲都沒哼，硬生生忍住。

「What the hell was that……」痛楚一瞬即逝，Tera喘了口氣問道。

「心魔誓言。」Unicorn答，「假若你違背誓言，你嘅思想就會被心魔影響，一切言行舉止都會任人擺佈而冇得反抗，但係你嘅意識將會分離，一直觀望自己嘅一舉一動。就算係上古最強大嘅物種，只要觸發咗誓言，就會永遠失去自由，冇翻身機會。」

「你係話，只要我違反約定，我就會變成一個無意識嘅扯線公仔？」

「視乎李宇恆嘅意願。」Unicorn續道，「應該冇咩問題啦可？冇問題就自己做自己嘢。」

於是，這個風波就此平息。

三女的關係跟國情一樣，需要不斷和諧。

Miya對Tera懷著敵意，但礙於我的存在，所以沒有過份表現出來……這大概是跟先前Tera畜牲畜牲的叫有關。反而此詞相對貼切的Unicorn沒有表露出任何反感，她是完全不在乎，似乎是不把Tera放在眼內。Tera就不用說了，視上古種族如芻狗。

論戰鬥力的話，Tera能以一己之力壓制Miya和Unicorn，這已經代表一對一的話她們都會輸在Tera手上。當然，現實生活中幾乎不會出現「戰鬥」的情況，都是文明社會了，人與人之間已經進化到殺人不見血，要毀滅一個人，不需要用劍。

扯遠了，總之Tera跟我定立心魔誓言之後，大家各自散去，我把Tera拉到房間裡，有一大堆問題要從她身上得到答案。

到底The Big Game這個由人類組成的上古種族獵殺組織是怎樣運作？他們是如何找出獵物？Tera對於上古種族和純正人族又知道多少？她的一身近乎超人類的武藝和力量又是從何而來？The Big Game還有甚麼高手，實力又會比Tera高上多少？人類對於上古種族究竟知道多少？TM Club跟人類方上古種族界又有沒有交流？

跟我預想的不同，Tera異常地耐心解答我的問題。我還以為她會對我繼續抱持敵意，但眼下她放軟了態度，語氣跟姿態都跟今早突襲我時比較接近，看來很快就不會再對我有任何仇恨。

其實我是想不通她的態度——上古種族對她來就是獵物，是對手……那我跟上古種族住在一起有甚麼問題？到底有甚麼好反感的？不過我沒有多想，反正她就是一個謎，要理解她太費勁了，正如我無法理解她為何願意放棄一個漂亮臉蛋，黯了一個如同上古圖騰的圖案在臉上，浪費了一張姣好面容。

Tera簡略地解釋了TBG的運作，他們專門為一些財主狩獵上古種族再製成標本，有些客戶會特意要求活口，但由於有著不穩定性，所以大部份類似組織都不會接這些工作。

而甚麼純正人族混種人族她也是第一次聽。上古種族她倒是有不少資料，但這些資料最舊只能追溯到

從工業革命時期左右，再之前的可以算是傳說了。

至於身手，那是在TBG的訓練，她說TBG還有數名隱世高手，聞說實力跟武俠小說中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她從未親眼會見過任何一位。而比她強又常現身的倒不多，一雙手能都數出來……不過她並沒有列名那些人，我想除了是因為我沒問之外，她應該也不能亦不願隨便說出來。

TM
Club能在DW出現，我想TBG沒可能不察覺他們的存在，Tera不知道TBG暗地裡到底有沒有跟TM
Club接觸，但表面上兩者是敵對組織，而Tera很明顯對TM
Club有興趣，當然，是不帶任何善意的興趣。

最重要的情報，有關於如何追蹤到上古種族的藏身處。

她不知道。

Tera的解釋是部門不同，負責的地方也不同，不過近距離追蹤她倒是在行。

回想起來，她在床上的時候是不是嗅到Unicorn和Miya回來？她鼻子原來這麼靈。

綜合Tera跟Vlad給出的情報，證明這世界原來還有另一面，而不是我在作夢……依我推測，從上古開始幻獸已經存在，和人類各不相干，而當工業革命時，人類大規模打破自然原貌，讓很多上古種族不得不幻化成人類模樣，與人類居住在一起。從這一點看來，香港人也擁有上古種族的某種特性，即使被逼至沒有居住的地方也沒有反抗，至於是熱愛和平還是骨子裡有著奴性就不得而知了。

就如Vlad所說，獨角馬是那麼高貴而又稀少的種族……要尋到一頭獨角馬……真是不容易啊。

心灰意冷的我跟Tera商量後，她決定先回去跟TBG說以後留在香港，住宿方面打算跟我同居……看來，她之前所說的愛上我是真的了。

真沒想過，我也有被人喜歡的一天。

那她，算不算我的女朋友？

Miya又怎麼辦？

唉，所謂「一開心上叉登，不開心上叉登」，我打開電腦自然就上了論壇，看些惹笑帖子放鬆下心情，怎知道管理人愈來愈過份，早陣子多加了廣告不止，現在那些廣告位置竟然不再固定，竟然在帖子之間開始鬼影變幻移動，這讓人怎麼避啊！

說時遲那時快，一不小心，就點進了一個廣告，跳了個別的瀏覽器視窗出來。

於是我一邊咒罵那些變幻莫測的廣告，一邊點Bookmark上了一位巴打製造的「打搞伯母」網頁排籌，與此同時還多線操作點出那廣告頁面準備關上——

咦？

正當我準備關上那廣告頁面時，一張圖像瞬間吸引了我的視線——是一名雄赳赳的男性正展示他如

同岩石一樣的肌肉——呃，不要懷疑我的性取向。

那是一個健身廣告，大概是點進去就會到達他們的網站，然後信用卡付款就可以收到網上課程之類……重點是，這名展示肌肉的魁梧男子，腹上刺了一幅圖畫，而這張刺青畫，我曾經見過……

「Unicorn！」我大喊，「過一過嚟？」

腳步聲從背後漸近，我轉身一手把Unicorn的襯衫從下而上揭起，果然，一模一樣。

Unicorn疑惑地看著我，然後一望電腦螢幕，急速喘了口氣。

沒錯，我找到了。

(七)

美國，加洲，洛杉磯。

Los
Angeles（洛杉磯）靠近夏威夷，跟夏威夷不一樣的是它相對地多商廈，但它們都共享陽光的偏愛，天氣炎熱不潮溼，涼風吹來讓人感到舒適無比。

踏出機場大門，熱風撲臉，作為一名夏天偏好者，這陣風讓我相當舒適，好像浸泡在一束溫泉那樣。

前天在網上偶爾發現了某個健身廣告，當中的男模特身上竟然擁有跟Unicorn腹上一樣的刺青，於是我便請Vladimir Jr.
幫忙追蹤調查發廣告的公司，結果竟然是一所美國洛杉磯一間健身會所的廣告。理所當然的，我、Unicorn、Miya和Tera四人同行到達美國，為了找出那頭雄性獨角獸。

其實也有可能是碰巧那男模特弄了同一個刺青，但那可能性太低，而且這是至今遇上最有希望的線索，無論如何也要來美國一趟驗證清楚。

我對於安排行程這種事是完全不在行的，所以，一切都交給Miya處理，Unicorn作最後決定，我只是準備自己的行裝而已，而昨天在上機前一天，Tera把我拉到各名店花了一整天弄了幾套休閒裝，雖然都是「T-Shirt加老牛」，但看起來就是不一樣，可惜，從鏡子裡看，衣服配搭即使多好看都是被樣子拖累了。

回歸正題，我們乘上的士到達距離機場挺遠的酒店，反正全程我也不用花一分錢，用哪樣交通工具對我來說沒有分別，乘的士還比較舒適。

經過一段頗為漫長的路程，我們到達酒店，卸下行李後便立即出發光臨那所健身室——不論是Unicorn或我也等不了——Unicorn有明顯的原因，而我則是想早點脫離Unicorn的魔掌。

我告訴了Tera關於我和Unicorn之間的契約。她替我覺得不值，認為Unicorn使卑鄙手段讓我立下契約，假若換是別人，沒有神秘身世又不會Deep Web，那就遭殃了。

確實，能和人類型態的Unicorn交配才算幸運，被逼跟真身……應該是不幸之大的大不幸了，不過也不排除有些人會喜歡真身大於人形態。

其實想想Tera晚上就一直跟我說Unicorn和Miya的壞話，但她很多事情上都說得挺有要點的，Miya倒沒甚麼，但Unicorn回想起來好像真的沒有把我當成朋友——而且第一次在電話上交流至後面態度反差太大，我竟然沒有察覺。

一開始稱我作優良基因，後來廢物廢物的叫我，再後來知道我身上的秘密就呼我全名……好像從來都沒有友情存在過。但又回想起她為我像電視劇那樣瞞過家人，除了第一次以後沒有再以性命要脅我，雖然我一直都沒找到她想要的，可是她並沒有觸發心魔誓言……

結果，她只是把我當成工具了吧？我還自稱是她的朋友，有點可笑。

一邊胡思亂想著，轉眼間便到了那健身公司的辦公室。由於那是連鎖式健身中心，辦公室自然不是在

某間分店，而是在那些商業大廈。問出那廣告的前後經過不太重要，反正說穿了就是些語言技巧和偽裝，帶點詐騙成份，重點是我們……沒有問出。

問題不是出自我們身上，是那公司沒有相關資料。

那是一名外聘模特兒，而他所屬的公司根本不存在。

Unicorn、Tera和Miya得知消息後沒有太大意外，看來我還是太天真，以為這麼簡單說可以找到那頭雄性獨角獸（下稱「公馬」）。

不過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發現，為甚麼我在Deep Web沒有找到這人那伯一星半點的線索，但竟然偶然在網絡廣告中找到？這證明了這公馬沒有跟任何上古種族組織扯上關係，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資料過於機密沒有放到Deep Web裡，但如果作為獨角獸的他是機密級別，那他也不可能出現在這種廣告上了。

眼下重點是該如何繼續追查下去，公馬使用了虛假身份，在美國這麼一個地方，地廣人稀，可能他已經跑到不知哪裡去了。

唯一知道的，就是那廣告拍攝時間大概是一個月前。

再問下去也沒有其他收獲，我們決定回程酒店再商議下一步決策。

「點解？」Unicorn路上一語不發，回到酒店終於開口，「點解佢要拍廣告？為咩？錢？佢應該有無數方法賺錢，點解要拍廣告？」

我怎麼知道？不過她說得對，這的確是個很大的疑點，但這跟我們找到公馬有甚麼關係？還是這只是她另一個對自身高貴血統的執著？現在更重要是調查究竟公馬是否還在美國，要是他已經逃之夭夭那我們還留在這裡浪費時間？

「我覺得……雖然間公司係假，但係個地址可能會有留低咩線索，」我說，「不如去間公司個地址調查吓？」

「你唔會搵到任何嘢……既然佢用得假公司就肯定用埋假地址，而家最重要係諗通點解佢會拍廣告，咁就可以搵到方向。」Unicorn駁斥，「我哋已經浪費咗好多時間，唔好再晒更多時間做埋啲無意義嘅嘢。」

「再諗落去都唔會諗得通架啦？兩樣嘢根本冇衝突，點解唔可以一齊進行？」

「你——」

「其實，」Tera插嘴，「唔需要爭拗，我同宇恆去循住假公司地址條線去查，你哋就由拍廣告呢條線查，反正兩邊都唔需要大量人手先做到，Right？」

Tera說得對，我怎麼會忽然跟Unicorn爭執起來呢？沒有必要啊。Tera見我跟Unicorn都沒有作聲，便說：「咁我同宇恆而家出去，有咩消息就通知我哋。」

Unicorn沒有回應，我跟Miya相視一眼，她依舊是目無表情，但眼神比起以前好像多了點冷漠。

就讓她先跟著Unicorn吧，反正我已經不需要再讓她喜歡上我了，也不用硬是爭取相處時間。

於是，Tera領著我乘的士到那假公司的假地址，看看到底有沒有其他線索。

花了二十分鐘左右終於到達，地址果然是假的，不過在意料之內，因此我們迅速展開調查，看看這地址是否特別，令那公馬會選這裡。

結果跟預想一模一樣，這裡既是個完全無關的地址，也沒有絲毫特別之處；雖說是意料之內，但還是有些失望，我還以為自己要走運了。

不管如此，還是值得一試的。

「宇恆。」Tera忽道，「我聞到……Unicorn嘅味道。」

甚麼？Unicorn跟蹤我們？怎麼可能，她不是認為要先搞清楚那公馬的意圖才可以找到他嗎？

「唔係真係佢，係類似嘅味道。」

「雄性？」

「唔知，但佢喺嗰邊。」Tera舉手指了一個方向。

這裡屬於Up town區域，是一個人煙較少的住宅區，街上行人不多，Tera所指的方向並無一人。

我疑惑地望了她一眼。

「佢喺個排屋後面，跟唔跟？」

我應了一聲，Tera便開始帶路。這才發現，原來Tera的鼻子比我想像中更厲害，走了快三分鐘也是無人街道，Tera依然皺皺鼻子，每個彎都拐得相當堅定。我不會懷疑Tera是否知道她在做甚麼，雖然認識時間短，但她似乎真的對我很喜歡，至少在這個類似熱戀期的時段她不會害我的。

然後她停下了腳步。

「被人發現咗。」Tera說出這句的同時，一個黑影在地上出現，我立即抬頭看到一個背光的物體遮擋我一齊視線。

「小心！」身手超凡的Tera一把將我推開，那個黑影落地，站在我跟Tera之間。

「Hunters……」那身影吐出一句，是女聲，但跟Unicorn不一樣——

金髮曲髮、蕾絲短裙、純白絲襪，少女容貌接近蘿莉身高，一柄短傘被她像短劍般持著。

又是女的？那就不是公馬了……

「Tera！」眼看這蘿莉要揮動手中兇器向我攻擊，我連忙喊道，「制伏佢！」

其實我喊得已經遲了，Tera早就出手抓向了蘿莉的手臂，剛好把攻擊止住——然而蘿莉似乎知道我根本毫無還擊之力，幼腿帶著粉紅鞋子直接往我子孫根掃過來。

這下要是硬吃了，肯定蛋碎一地！

Tera畢竟是武力值超高的人物，眼見蘿莉出腿，她便以腳制腳，竟然後發先至，眼見就要直接轟中蘿莉的腳肚之際——蘿莉去勢一轉，動能往上，鞋底擦過我胸口，順勢甩開Tera的束縛，空中翻騰兩周落到數米外的地面上。

「Bloody hunters……」蘿莉低罵一聲，一副準備進攻的樣子。

Tera似是洞悉到甚麼，身影如箭射向白衣蘿莉！果然，就在Tera一動的時候，蘿莉也動，可是她的動卻是往反方向——她要逃走！

結果當然是難以逃出Tera的魔掌，於是，蘿莉被綁住在後巷地面，我和Tera站在她面前叉起雙手。

我讓Tera揭起她的上衣恤衫，露出底下的潔白肌膚，這黑紋身圖形……果然，她是一頭獨角獸。不過，獨角獸不是高貴而稀有的嗎，怎麼隨街就撿到一頭了？

曲髮藍眼，一副西方人樣貌，被我們抓住的表情沒有恐懼、不安，也沒有憤怒、決斷，她只是眼睛微微瞇起，暗咬牙關，一副「恨」的樣子。

恨，是對甚麼恨呢？

想知道就該直接問，於是我讓Tera翻譯我的說話，開始問她。

「你係獨角獸？點解你會喺度？」

豈知道她竟然反問我：「Hunters……do what you have to do with me，no bullshit questions，I won't say anything。」

玩口硬？不意外，但她怎麼知道我們是「獵人」呢？即使Tera是，我也不是啊……先不管這些，重點是這傢伙肯定與我們這次的目標有關，我還真是不相信隨街就可以找到一頭獨角獸！

難道……這地方根本充滿獨角獸？不，不可能，不然Unicorn也不會說她花了很久也找不到同類，從她對我的態度看來，她沒有必要說謊。

「我哋冇惡意，其實係你率先出手我哋先其自衛反擊，其實我哋係搵緊另一位獨角……」我忽然想起甚麼，「Re'em，我哋搵緊另一位Re'em……」

「Re'em……」果然，蘿莉聽到這句之後有所觸動，「Who are you？」

成功引起她的注意了。

我向她解釋我們的實際意圖，見蘿莉半信半疑，她反正也似乎冷靜下來，我乾脆解開她身上的繩索，繼續解釋我們一行人到底如何到達這裡，她也相對地開始給我們說明一切。

原來，公馬就是蘿莉的大哥，公馬很快融入了人類社會，也很快愛上自己的人類模樣，慢慢愛上了健身，在蘿莉察覺之前他竟然為自己造了一個模特兒檔案派給各個單位、媒體，還為那健身中心拍了廣告，最笨的是，公馬竟然還用了自己的真正住址！

蘿莉知道要是那廣告一出，一定會引起不小的騷動，雖然不是每個人類都有研究上古種族維持人類形態的封印，可是只要有一個，那他們就糟糕了。於是蘿莉就直接搬家，當然是帶住她那笨蛋哥哥，這天就是過來洗衣店拿回些東西，豈知道竟然還會碰巧撞上我們，還要剛好被嗅出來。

蘿莉不知道公馬跑了去哪，不過多半在健身中心鍛鍊身體，正當我想叫她打電話的時候，Unicorn先致電讓我們回去，同時在電話裡唸了一段真言，解除了與我之間的心魔誓言。

她怎麼知道我們已經找到？

跟Tera討論了一會都沒有答案，最後我們就同行回到酒店，當我打算向Unicorn炫耀我們捷足先登找到公馬的行蹤，進門後卻發現一名男子正無奈地坐在沙發上。

那樣子，正是在廣告中的公馬。

心裡有點空虛。

還自以為很強很猛，誰知道人家老早就找到正主了，真是……

Tera抓起我的手臂，溫柔地搖了兩下。

謝謝你，我向她報以一個微笑。

心魔誓言已經解除，正主已經找到，這裡已經沒我甚麼事了吧？蘿莉見到公馬之後相當驚訝，跑到他身邊問長問短，果然是兄妹沒騙我。

Unicorn是怎麼找到的？

還是不要問了，反正，我曾經否定過她的想法，被打臉的感覺真不好——不，是非常差，還要是被Unicorn打臉，她明明……

「李宇恆，多謝你。」Unicorn微笑，「你做到你之前應承我嘅嘢，我亦都遵守承諾解除咗你嘅心魔誓言。你從今以後唔再受制於我……恭喜。」

不再受制……

明明是好事，為甚麼我的心裡這麼難受？

「唔駛咁客氣，宇恆應承過嘅嘢係應該做到嘅……」Tera見氣氛有點尷尬說道。

「嗯……」我隨便應道。

所有東西都跟預想的不一樣，我以為可以在Unicorn面前吐氣揚眉，證明一次自己是行的，結果，還

不是她自己找到正主，她的態度更是讓我不爽，為甚麼要這麼客氣！明明她的性格就並不客氣，把我當成甚麼了！

不過我並沒有說出來。

已經很沒面子了，我不想再出醜。

既然要分別，那就直接決斷點吧！跟這些人都斷絕來往，他們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他們！

「Miya，」我勉強微笑，「既然呢件事都告一段落，多謝你一直以來嘅照顧……多謝……」

不知道該說甚麼了。

Miya正色而對著我，然後彎腰鞠躬一次，再點頭。

看著她們兩個，有些捨不得，又想起Tera對我說的一切，她們兩個跟我根本沒有甚麼特別關係，一切都只是利用。

真的是這樣嗎？

只是單純的利用、侍奉，那怕是一星半點的友情也沒有？

何等可悲。

想想也是，一個沒有成就、沒有外表、沒有魅力的小毒男又怎麼可能獲得她們的青睞呢，從一開始就只不過是我的自作多情。

坐在前往機場的車上，我暗自嘆了口氣。

倚在我臂上的Tera拉了我一下：「諗緊咩？」

「冇嘢。」

沒有了她們，我還有Tera，至少她是以真誠看待我跟她的關係。斷絕了跟Unicorn和Miya的聯絡也並非只有壞處，至少Tera也不再需要為我跟上古種族來往而感到煩惱。

是啊……我們本就是不一樣的種族，不獲她們信任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嗎？

雖然心有不甘，但事情確實是如此完結了——只是暫時——誠如我之前所說一樣，世界就如一部機器，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無數名為日常事件的齒輪不斷轉動，很多事情總是來得太快，打你一個措手不及。

跟Miya和Unicorn分別後，我回到了香港，回到了那個住了很久的家，介紹Tera給我家人認識，起初家人都難以接受（Tera的造型實在是有點誇張），我沒有讓Tera去改變自己，結果過了半年多點父母也終於無奈們接受了這個事實。

跟Tera住在一起讓我的生活習慣改變不少，我脫毒了，也破處了。

如此，我跟Tera就一直過著性福美滿的生活，直到——

一年後。

如上面所說，生命中很多事情總是來得太快，總會打你一個措手不及。

Tera不見了。

一年以來我們的生活都頗有規律，至少，Tera不會在我從床上醒來時於我身邊消失，然後一整個早上至中午都沒跟我聯絡。

正當我在煩惱她在哪裡的時候，門鈴響了。

那是一雙久違的藍眼睛。

從防盜孔看出去，外面總共站了四人，其中三人我是認識、曾經見過的，還有一人一看就知道並非善類，以兇徒兩字來形容就最好不過……我不是已經跟他們脫離關係了嗎？為甚麼還會出現？

直覺告訴我跟Tera的失蹤有關。

「你好，李先生。」一把男聲以真言穿透大門，但目光所及卻沒人開口，「我哋係代表成個上古種族嚟向你商談一單交易，係有關於一件足以影響成個世界嘅大事。」

聲音的主人依舊不在視線之內，我應該開門嗎？

算了，即使我不開門，他們也打算把門口轟爆然後進來吧，要是我不想談他們也多半會嘗試把我擄走之類的，還是開門好了，我也不想浪費時間跟父母解釋為甚麼家門會化成了碎片。（先前那一次還是含糊過去呢）

於是我打開門，終於看見了那聲音的主人。

其實也並非「看見」，我是先感受到腳脛位置有一股存在，就像那些鬼故事中人能感受到有甚麼東西貼近在背上那樣，然後，往下一望，是一位披著綠皮、身穿西裝的小矮人；一雙修長耳朵像精靈，一對尖銳獠牙像山怪……

哥布林。

上古種族中最大的族群，也是最落後的族群。

當然，有多落後我並不知道，畢竟也只是聽Vladimir Jr.說過一下。說罷，我抬頭望向西裝男——Vlad。

他臉色相當嚴肅，向我點了一下頭。

綠皮矮人穿著像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紳士，他把手中的黑棍往地面敲了兩下，說：「Sir Wis（他特意用英文說），是我的名字。你可以叫我W爵士，李先生，請問我哋可以入嚟嗎？」

「哦、哦，可以可以。」我急忙以廣東話回答，雖然那位W爵士好像聽不懂，但他幾乎是在問句之後就直接進屋了。

話說回來，他不用偽裝的嗎？怎麼以真身示人？

隨後，Miya、Vlad、「兇徒」和先前見過的皮褸男都進門了。

「我叫Miya，TM Club嘅公關部長。」Miya向我點頭，好像陌生人一樣……但我卻能從她的眼中看出真實想法。

「Vladimir Jr.，翻譯。」西裝男向我握手。

「初次正式見面，Niko，上次整爛咗你道門真係唔好意思。」皮褸男說完後還指一指家門。

最後一位沒跟我打招呼，就這樣陰沉地站在一角。

一如以往，場面被別人主導著。

果然毒男本質乃天生，出風頭做主動不是我的風格，我也不擅長率先開口控制場面呢……最怕就是所有人的目光都擺在我的身上。

W爵士進來後，立即就「當自己屋企」找了張椅子坐下，任由其餘四人站著。

「李先生，我覺得都係無謂轉彎抹角喇，」Sir Wis那赤紅眼眸盯著我，讓我有點不自在，「我哋需要你嘅血。」

甚麼！

我下意識推後了一步，也下意識想擺出一個Tera教我的防禦姿態。豈知道我的整套動作只完成了三份之一的時間點上，一道黑影以我肉眼僅僅能捕捉到殘影的速度押住我的右手，像警察制服犯人那樣把我哈腰按下。

全身動彈不了。

出手的，正是那個從頭至尾都沒有作聲的黑色長髮男子。

「你敢亂嚟我就即刻廢你四肢。」

這句話就像冷水倒進熱鍋那樣炸響了，Miya和Vlad想有動作之前，名為Niko的帥氣皮褸男搶先一步說：「呢句話應該原封不動交返畀你。你唔好以為代表Raiders就可以為所欲為，如果出咩意外，唔好話你，呢度所有人有咩下場你應該清楚。我勸你都係放開李先生，否則……」

Niko不止是嘴上說說而已。

一絲絲電芒在空氣中炸裂。

我記起了，當初我家的鐵閘被炸爛，上面有被燒熔的接口……看來Niko能夠以肉體發動乃止操控電力，再以電力所產生的熱力把鐵閘燒熔……

那他是甚麼種族？

雷鳥？

「The Monster Club
戰鬥部副隊長……你知唔知到自己項上人頭喺黑市值幾多錢？」黑髮男忽然問道，讓Niko臉容都有些扭曲，看似如箭在弦，隨時都要跟我背後的黑髮男開戰，「不過！（黑髮男把我鬆開）『遺跡』事關重大，我又點會亂嚟。」

黑髮男似笑非笑，再續道：「我係怕呢位純種人族會有咩過激反應啫……不過睇嚟係我諗多咗。」

最後那絲微笑，絕對是對我的嘲諷。

真是夠了。

「好喇各位，大家嚟係傾生意，無謂講打講殺喇，我哋又唔係黑社會。」Sir
Wis說道，在他說這句的同時，TM
Club三人略過一絲無奈表情，「李先生，希望你唔好介意。我頭先過需要你嘅血，係基於唔會傷害到你嘅身體嘅情況之下抽取一定劑量，當然，我哋唔會白白要你付出，也唔打算以任何人嘅性命要脅你——我一開始都講過，我哋打算同你商議，所以請李先生提出你嘅要求。」

得先搞清楚眼下狀況。

他們需要我的血，我有甚麼特別？「純正人族」！意思就是他們需要純正人族的血液，不然不會找上我，而知道這份情報的就只有TM Club，那就是TM
Club出賣了我……果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看來我的存在是一柄雙刃劍。

純正人族身份的我是像《西遊記》中唐僧的角色，而一萬歲的我則是一顆不穩定的滅世炸彈嗎？

我雖然毒，但我跟很多論壇壇友一樣，擁有面對喪屍爆發而活下去的機智——這個機會很難得，必須趁著這個機會把我一萬歲的秘密給挖出來！

「我嘅條件只有三件事。」我伸出食中二指，「一、立即釋放Tera，二，我要專人教我真言，三、我要知道有關『一萬歲』嘅所有情報——一字不漏。」

黑髮男聞言後吹了個口哨，並且低聲笑著；TM
Club三人臉色微變，似乎有點難看……唯獨負責商談的Sir
Wis首次失去平靜，眼神表情變得有點陰沉。

看來這就是他們的禁忌了。

正好，就看看你們到底是在甚麼如意算盤。

於是現場沉默了一會。

我的要求過份嗎？還不算，但此舉可算是魚死網破——畢竟我的要求隨時會觸發我腦內深處的神秘記憶（依他們所說），要是那份記憶提前醒覺，他們作為喚醒我的角色自然是要以死謝罪……當然他們會如此忌憚的原因就是擁有一萬多歲的我肯定是代表了強大的實力，又或者擁有封印記憶活這麼久的我肯定是有特殊手段。

我已有Tera，美滿的生活無憂亦無慮，唯一困擾著我的就只是這個一萬歲的秘密，我一定要找出來，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Tera和父母，畢竟我這顆計時炸彈，也不只針對上古種族……誰知道我到底是甚麼怪物？

我對於上古種族的世界一點也不理解，真言到底是甚麼？法術又是怎麼運行？不同種族擅長甚麼？是不是所有種族都可以幻化成人形等等——我對面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就如同一個初生嬰兒，無法對比判斷，就連《龍珠》都可以用多少個Freeza（弗利沙）多判斷某個角色的實力，在我的理解中連這樣參照都沒有。

「事關重大」、「足以影響全世界」這些話語……他們對我的血液很需求，從他們擄走Tera但不敢直接對我動手的行徑看來，要是我不答應的話，他們上頭也不會讓他們硬來。

這場談判中我擁有絕對優勢！

「好。」W爵士終於回答，「第一同第三個條件都可以，但第二條請恕我哋幫唔到你，因為真言之靈嘅覺醒要靠自己，就算係上古種族都一樣……我哋可以幫忙引導你，但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原來如此……類似漫畫中那些主角要受刺激而覺醒嗎……話說回來，要是從遇見Unicorn計起，我的經歷已經過了好幾個單行本了吧，現在才覺醒會不會晚了點。

「Sir Wis，你係咪——」Miya眼見事情就要這樣定下，忍不住出聲。

「魅魔，」Sir Wis語氣中帶著威嚴，「我係代表『第一軍團』出面談判，你應該好清楚之前已經有協議，TM Club唔可以插手任何有關交涉嘅嘢，我帶你哋幾個嚟已經係好大嘅仁慈……再講，要唔係我哋第一軍團嘅努力，你哋根本冇資格參手呢個計劃。」

語畢TM Club三人顏臉各異，卻都在傳達同一種情緒：憤怒！

W爵士卻視之不見，對我說：「合作愉快，希望李先生可以盡快起程。」

「哦。」

土耳其，Arı Dağı（Mount Ararat、亞拉拉特山）。

沒想到他們需要純正人族的地方是這裡，這裡原來真的有……「那個遺跡」嗎？也是，以正常人類的身軀到達不了的地方，換成上古種族的話就要輕鬆得多了，各種稀奇古怪的能力，用於登山上肯定很有用。

現在的我身處於亞拉拉特山腿的營地中，長這麼大都沒有怎麼接收過登峰之類的資訊，只知道世界最高峰就是位於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又稱珠穆朗瑪峰），攻頂是為非常困難的事情。

跟Sir Wis談好條件以後，Tera也回到了我身邊，也要求跟我一同去那個遺跡，我無法拒絕，Sir Wis也爽快地答應。

後來我也發現了Sir Wis不需要偽裝的原因。

他除了使用完全密封的汽車作為代步工具以外，他還會向任何看到他的人類施展法術，而他本人根本就不常出現在人類世界，按他的說法是：「我作為上古種族最大族群嘅其中一員，又唔會成日出現喺人類世界，小小法術又唔會有咩大傷害，人類唔通唔可以包容下咩？」

對此我不敢苟同，但也不打算為此發聲。

反正不關我的事，為民請命這種事還是在鍵盤上幹就可以，別人不發聲我又何必當出頭鳥呢？

結果就這樣一邊大規模使用催眠法術，一邊到機場，上飛機，輾轉乘車終於來到山腰營地。到達山腰營地附近時Sir Wis唸了一段真言咒文才能見到營地的所在，在遠處根本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似乎這個營地被某種陣法守護著。

見識過Tera和Unicorn的短暫戰鬥後的我也沒大驚小怪，只是進入以後讓我意外，這裡聚集了各式各樣打扮的人周圍走動，看起來非常忙碌。人群以綠皮矮人為主，讓有些上古種族露出原形，但卻不知道在忙甚麼。

抬頭一看，宏偉巍峨的一座高山就在眼前。

「估唔到係呢度……」Tera說道，「唔通傳說係真嘅？」

「嗯……」一年來的相處，Tera除了好武外也好文，跟我之間有很多在聖經上的交流，「十不離九……你……冇問題嘛？」

「我？哦！」Tera一笑，「你仲擔心咩，呢一年嚟你應該好清楚我係點架啦……況且……誓言依然有效架嘛。」

也對，Tera跟了我以後也不知不覺間改變了不少，起碼沒有以前那麼偏激。

「你話點解咁多年嚟都冇人上過去呢？聖母峰高過呢座山咁多都有人成功攻頂咁多次……」我問Tera。

「大概係因為路徑，」Tera回道，「Mount Everest雖然高，但咁多年嚟已經有好多人搵到好多路線適合登山家，恐怕呢座亞拉拉特山嘅山體同地勢都唔適合人類爬所以先咁耐都未有團隊上到去考證。」

「咁睇嚟我哋要打破呢個記錄……雖然嚴格嚟講我哋唔係人類團隊。」我回應，同時看到Miya在遠處往我們的方向走來。

「李先生，我哋已經準備好第一次登山會議，由於你需要一同上山，所以希望你都過嚟。」

我點頭，正打算讓Tera跟上，Miya卻忽然開口：「唔好意思，呢位小姐唔會跟我哋上山所以亦唔可以一齊開會。」

「OK，我自己周圍行下……」

「呃，但係……」

Tera上前擁抱我，在我臉上親了一下：「放心啦你，我保證唔會同任何……生物起衝突，就算起衝突都唔會動殺心，好嗎？」

好吧，是我多慮了。

「嗯。」

Miya領著我在平地上穿過不少帳篷，其中有一個帳篷特別大，篷頂插了一支在風中飄揚，黃色旗幟中心以赤紅顏料畫了一顆星星，星星上畫了一個奇怪的符號。

那旗幟是甚麼意思呢？那雙眼睛……應該是代表哥布林的第一軍團吧？

Miya率先步進帳篷，裡面擺設跟古裝電視劇的將軍帳篷差不多，裡面所有人都相當陌生，除了Sir Wis我是見過以外，就只有身邊的Miya了。

在我步入帳篷那一刻，所有人都向我打量。

一位雙目炯炯有神有的老人似笑非笑；身穿軍裝的哥布林站在Sir Wis旁邊面色沉如水；頂著散亂灰髮的男人沒神氣地抬了下頭。

這些傢伙感覺都大有來頭啊……到底是甚麼人？

三人當中率先開口的竟然是沒神氣的長灰髮男人，開口像是囈語，卻因為真言的關係我能明白：「『鋼鐵工會』，副首領。」

老人亦隨即自我介紹：「端木邪，江湖朋友畀面都叫我做端木先生。」

這位老先生大概就是Vlad之前所介紹過的Raider三大首領之一，不知是否先入為主的緣故，我總是覺得他的眼神不懷好意。

「咳咳，」Sir Wis旁邊身穿軍服那位哥布林拉回所有人的注意力，「李先生，我係第一軍團嘅總帥，亦都係呢個行事嘅最高負責人。先小人後君子……希望李先生理解雖然你身份特別，但呢度係我話事，希望你明白。」

意思就是他說了就算，就算我是甚麼一萬歲純種人類都別想撼動這個事實吧。

「明白。」由於我不會用真言溝通，所以便順口以廣東話說話。

「我諗大家都估到點解會聚集喺度，我亦都唔講太多門面廢話。」總帥走到帳篷中央位置，瞥了Miya一眼。

Sir Wis隨即開口：「跟著落嚟將軍講嘅嘢會係機密，我諗TM Club嘅代表人應該唔會係……呢位小姐你啩？」

Miya一皺眉頭，正想說些甚麼——

「當然。」

一把聲音打斷了Miya，隨後，老者穿過帳篷站到我旁邊……他正是我以前被綁架後見過的絲袍老者。

「副會長。」Miya向老者敬禮，然後氣氛變得更加繃緊。

這裡幾乎就是所謂的「高峰會」，上古種族當中最舉足輕重的幾個人聚集於這裡，看來，「遺跡」裡面的東西肯定不凡，而且，這遺跡裡面應該有著甚麼危險……

一名哥布林忽然揭起帳篷，以我完全不了解的語言說了一段句，讓總帥和Sir Wis臉色突變，徑自離開帳篷走到外面。

其餘的人都感到好奇跟隨而出，也不用開口詢問，因為抬頭就能看到讓他們驚訝並且恐懼的東西。

一顆流星。

確切來說，是一顆指向這裡的殞石。

到底是……直覺告訴我那不是偶然出現的流星，而是——

「終於出現喇，老嘢。」鋼鐵工會副會長開口道。

「係啊……」端木邪雙眼瞇起。

轟隆——

在所有人的注視中，流星擊中營地附近的空地上，騰起陣陣塵霧，然後，一個魁梧的人影浮現在煙幕之中。

甚麼人！竟然從高空墜下毫髮無傷？

總帥以哥布林語低聲咒罵了一句，然後瞬間調整了臉部表情，然後往人影的方向走去，看來那人影也是個重量級人物，而且感覺上第一軍團總帥並不希望他來到。

我凝視著總帥的背部，忽然感到莫名的心悸，全身的毛孔都不自控地收縮起來。

這到底是甚麼感覺！

那股壓迫感無孔不入，很快就滲透了進我體內，全身上下都變得燥動，卻無處發洩——

必須反抗！

跟生命威脅不一樣，而是類似被輕視的感覺。喉嚨愈來愈乾涸，呼吸轉化成蒸氣……然後，我明白了。

這股強烈的壓迫感來自何處。

想通了這一點的同時，腦內也同時閃過另一道靈光。那是一張塵封的盒子裡爆發出一束燦爛的花火，曾經的我就像啞巴一樣，但現在我終於能「說話」了。

「你，就係李宇恆？」那股威壓的來源，終於來到我面前。

在所有人的注視之中，我以三種音階的聲線回答：「正是。」

沒錯，雖然不知道對方是誰，但他給予我的壓力竟然讓我在壓力下「覺悟」了，獲得自由使用「真言」的能力。

「嘿，」那魁梧男人勾起一抹微笑，「我叫做……」

「通天龜。」

他、他就是……號稱地球上最年老的生物嗎？

上古種族中最強大的個體……全身上下都充滿爆炸性的肌肉，他的封印咒文像是繃帶一樣包覆全身，體格方面說是巨人也不為過——果然是能夠與一台坦克匹敵的男人，光是凝視著我就已經讓我汗流浹背。

「歡迎通天龜嚟到，請跟我嚟……」Sir Wis一副和藹可親的模樣走近通天龜身邊。

「不必喇。」通天龜扭頭望向Sir Wis，然後低聲說道，「第一軍團竟然夠膽做呢種事……我希望唔係W爵士你嘅主意。」

簡直是赤裸裸的生命威脅。

然而我沒想到的是……

「就係我出嘅主意。」

我沒想過Sir Wis會這樣回答。

這名矮小哥布林臉上佈滿侵略性的表情，絲毫不懼眼前的「巨人」。

試想像一個瘦弱體格的小子向一個六尺高的肌肉男挑釁，那猴小子的下場會是甚麼？而且從通天龜高空不知多少尺降落這一點看來，我相信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肌肉男」，誇張點說，我認為通天龜能一拳把Sir Wis的存在從世上抹去，連半點塵埃也不留。

不過，此時此刻，那大概不會發生。

畢竟這裡是第一軍團的地方，而且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擊殺在上古種族尚算舉足輕重的人物……作為另一個組織的首領，通天龜應該不會亂出手吧。

「想法唔錯，將大島嶼喺參與組織入面排除……」通天龜戲謔笑著，「可惜，情報保密方面做得有啲差，即係，至少都要我花多少少錢丫嘛。」

不出手，反倒出口，效果似乎不錯……Sir
Wis聽到通天龜的說話後臉色頓時陰沉下來，顯然被戳中痛處。

情報保密差，花錢買情報嗎？難道說第一軍團有內鬼，而且是為了為數不多的金錢嗎？嗯，看Sir
Wis的表情，他也知道此事……而且，似乎解決不了。看來這組織表面風光，但真正多的只有人口，裡面卻千瘡百孔，組織成員在真正掘起前就已經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無視諸多自古以來的不明文規條，橫行霸道。

想想也是，從Vlad的態度……不，應該說除哥布林之外，所有上古種族的態度看來也知道，要是第一軍團是走「仁君」路線的話，即使是個偽君子，也不可能獲得那麼多劣評。在營地看了一會，哥布林這民族可說是暴民……當然，不能以偏概全，或者說「以全概偏」，畢竟還是有懂禮節，思想正常的哥布林存在……只是不多而已。

這Sir
Wis也一樣，雖然似乎頭腦不錯，但對我實際上是沒有半點尊重，那丁點禮貌也只是虛偽而已。

接下來，別的我不知道，但哥布林總帥說一不二的地位恐怕要被取締了。

通天龜似乎是有備而來，Sir
Wis跟總帥還未有任何反應之前，天空遠方炸出一下音爆，一艘戰機在營地上空極速掠過，然後天上出現了數個愈來愈大的黑點——又是人！這次是垂直降下！

過了十數秒，天上那幾個黑點張開了降落傘，隨風滑行了數秒後脫離了降落傘，在半空中直接落下，準確地豎在通天龜身邊。

一共四人。

奇特面具、連帽外套、牛仔熱褲。女的。

腰間插住兩把阿拉伯彎刀，高瘦的身材搭配爽涼髮型，鋼條型的身材讓他可以在低溫之下還穿著夏威夷恤衫和沙灘褲，看起來像滑浪男孩。

及肩長髮的嬌小女孩，雙手手腕都戴住兩個石質手環，看起來相當堅扣。晃神之間，好像看到她的雙眸幻變成金黃色。

男的。墨鏡、黑西裝、雙手負背。

時間好像被他們靜止了。

(八)

良久。

氣質斯文，身穿西裝的男人終於開口：「好痛，我諗我嘅腳骨裂咗。」

呃，甚麼東西啊……

「我都係……」

「我有啲凍啫……」

這些話聲量不大也不小，把一開始出來的氣勢都破壞了啊！

「咁高跳落嚟做咩……懶型……飛咪幾好……好痛啊頂……」嬌小少女說道，「啊係，通天爺爺好！」

「領導好！」其餘三人也立正敬禮，只是他們一點也不嚴肅。

「咳咳，」通天龜似乎也為他幾個手下感到害羞，「認真少少，唔好唔記得正經嘢。」

聞言後，四位天降神兵都收起了充滿玩味的表情（雖然面具女看不到樣子），就連站姿都改變了。

「嗯，正經嘢……」嬌小少女應道，同時換了一個輕蔑的表情環顧四周，「不過，呢啲蛋散爺爺一個人單手都可以橫掃啦……」

通天龜無奈地嘆了口氣：「我叫你哋嚟係一齊進入遺跡，唔係叫你哋嚟打交……而且，我咪講過唔想用多餘嘅武力囉。」

嬌小女孩吐了吐舌頭：「啊係，嘻嘻，一時之間唔記得咗啫！」

「夠喇。」總帥終於忍不住，「你以為呢度係咩地方，就算係大島嶼，都——」

話還未說完，玻璃耳環晃動，面具女已經手執一支鐵棒衝到總帥面前，兩者距離不多不少也有五十餘米，這般距離面具女呼吸間已經越過，並且手起棒落，目標直指哥布林總帥的頭頂！動作之劇烈，讓插在面具女髮髻上的鐵針掉了幾支到地上。

鏘——

金屬交擊之聲，面具女結果竟然向後滑行了一段路程，那副塗上不同顏料的面具底下不知道是甚麼表情，但聲音卻傳遞出來：「你仲未明白？呢度已經唔到你話事……」

剛才……是怎麼回事？眼前面具女要得手之際，卻突然……

總帥面前站了另一名哥布林，反手執住兩把銀製小刀，看來，就是他擋下了面具女了。

「通天龜。」總帥受襲，臉色卻絲毫未變，「連遺跡究竟係真係假都未搞清楚，你就已經想發動戰爭

？大島嶼胃口好大啊。」

這次不止是面具女，其餘三人都一同上前！然而通天龜卻超越肉眼可以捕捉的移動速率站到四人前方，伸出一臂阻擋他們。

「發動戰爭呢種嘢，對成個上古種族界嚟講都言之尚早……」通天龜悠悠說著，「不過，如果第一軍團發現有咩足以影響成個上古種族嘅嘢，而又打算唔公開，由自己決定有邊啲組織參與的話……我諗，制裁第一軍團，對於好多組織嚟講都求之不得。」

Sir Wis冷笑一聲，顯然對於「制裁第一軍團」言論絲毫不信。

「再講，你話遺跡嘅真偽都未確定？如果係咁，點解第一軍團會冒住危險搵一個被封印嘅純種人族嚟？」通天龜續道，「好可惜，第一軍團想獨吞嘅如意算盤恐怕打唔響喇……我宣佈，登山隊會喺四十八小時後出發，所有上古種族都歡迎一齊參與——不過記住，實力唔夠嘅人我哋係唔會放慢腳步遷就！」

此話一出，整個營地都一片騷動，但一時之間還未有任何人作出行動。

「你雖然係上古種族之中嘅最強，但係唔代表你講嘅係最有威信……呢度根本冇人會聽你支笛，登山隊係由第一軍團組成，我哋聽日就出發！」

「我已經將呢度嘅位置公佈咗。」通天龜，「喺Deep Web上面。」

「哈哈……估唔到呢件事會變得咁有趣……」在我身旁不遠處的端木邪轉身離開，同時拿出通訊裝置，「啊係，總帥先生，身為前登山隊嘅一份子，我有義務向你講一聲，如果你決定聽日出發的話，恐怕我唔會跟埋。」

「我都係。」鋼鐵工會副會長附和。

哥布林總帥聽到後的憤怒可想而知，他們這些對話當中充斥著不同情報，正當我在嘗試消化這些資訊時，卻忘了自己也是在原登山隊中，然後……

他們盯上了我。

先前擋在總帥身前的刺客哥布林身影一動，揪住我的衣領，看起來相當滑稽。身為當事人的我自然不感到有趣，這矮小哥布林氣力之大讓我感到訝異，這刻我才發現原來他們是打算把我搶奪，看來前登山隊中，我是最弱小也是最重要的。論戰鬥能力，我在這個營地中應該是接近零的傢伙，而且也不是「我覺得自己是零」那種，而是實際上我真的是零。

幸好，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會有個女人。

呃，或許我不是成功。不管如何，正當刺客哥布林成功把我拖走之時，一股巨力握住我的肩膀，將我從後拽住，就憑那手掌的觸感我就知道……是Tera！

「Over my death body。」

刺客目露兇光，一聲怪叫，二話不說就露活地翻過我的身體，直接向Tera進攻。

「殺咗佢。」總帥以真言下命令。

糟糕！

三秒。僅僅三秒，Tera拔出武器的同時就已經被攻進中路，我以為中路是那麼難進，哥布林的一雙銀刃對準了Tera的胸口，準備從下至上刺穿——

「停！」

心跳得很快。

發燙的皮膚、急促的呼吸、澎湃的脈搏。

這是前所未有的感覺，一種舒暢的快感在體內每一根血管中游遍全身——這次，我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這是真言的力量。

我喊停的時候，刺客哥布真的林違反物理規則，像是被凍結在空氣中一樣，停下了——有點像Unicorn之前跟Tera的戰鬥中施展的法術。

怎麼做到？我不懂怎樣解釋，就好像一舉手一投足那般輕易，心底卻又清楚了解這股力量我還未能隨心所欲的使用。

接下來我聽到的，是周遭人們的絲絲細語——都是我聽不懂的語言。

恐懼、不安、驚嘆……甚麼表情都有，就連通天龜都一副戒備的姿態。

這股力量，有那麼強大？

現在，我終於相信自己真的是一個從遠古活到現在的人了——至少，我是個擁有強大力量的人。（雖然我還未懂得操控這股力量）

Tera死裡逃生，第一件事竟然是在皺鼻嗅東西，然後一副滿足的表情小跳步到我身邊，在我耳邊細語：「就係呢種香氣，我……我忍唔住喇，快啲……」

為甚麼我身邊總是有這些奇葩的人？

於是，眾目睽睽之下，Tera把我拉到整個營地的角落，遠離所有上古種族的視野範圍，找了個帳篷進去。

跟著會發生甚麼事我不用累贅描述了吧？

Tera輕輕咬著下唇，把身上的扭扣逐顆逐顆解開，衣服順著絲綢般嫩滑的肌膚跌落到地上。雖然不是好手，但我已經不是一年前那個處男，伸手穿過腋下，溫柔地解開胸罩，一對玉兔頓時蹦出來向我問好。

她伏在我身上貪婪地吸入「香氣」，而我則是沿著她胴體完美的線條開始解禁更深處的位置。

衣服全部脫落，只剩下最後一張早已濕透的遮羞布，她輕輕把我推開，雙頰通紅，緩緩伏在一張桌子上，美臀完全暴露在我的目光底下。

然後……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咳咳，有時有些東西是需要留白的。我用了擬聲詞就已經是極限了，故事的重點不在此！

一輪翻雲覆雨後，我倆就這麼赤裸裸地靠在帳篷的角落休息。不知到底是外面的人清楚Tera把我拉走是甚麼意思，抑或是他們見識過我的力量後更加畏懼——總之，這段時間倒是沒人來打擾我們。

於是我便開始處理今天一連串亂七八糟的事件，剛才那十多分鐘的劇烈運動也是其中一樁事件。

最初是TM Club以及第一軍團向我提出條件，要我幫助他們進入某個遺跡。到達營地後，應該本來進行登山前會議，誰知道通天龜以及四名手下從天而降，更透露第一軍團就是主導整個遺跡探勘的組織，但他們因為利益把很多其他上古種族的遺跡排除在外，大島嶼就是其中之一，而這些大組織發現之後自然不會坐以待斃，結果在通天龜的安排下不得不妥協，讓所有上古種族組織都參與在內。

那麼我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甚麼角色呢？

當我使出真言之力前，所有人都把我當作戰鬥力零的渣渣（就連我自己也這麼認為），第一軍團想先出手把我搶奪過去，還打算將保護我的Tera殺掉……

想到這裡就不禁捏起拳頭。

我已經不同了，不會讓他們傷害我身邊的人！

「嗯……」Tera微微張眼，「Wow…… What has happened to you，why are you so sexy today……」

說罷，一副一絲不掛的胴體翻起，跨過我身上，雙手按住我的胸口。

「呃，等、等陣先！」

「仲等咩啫——」然後一手抓住我的子孫根。

愈是相處得久，就會發現Tera的可愛。我總是覺得，要是沒有那種背景，就沒有各種刺青、髮型等等，沒了那些，Tera的樣子也可以說是秀色可餐，雖然沒有Unicorn那麼完美，但跟Miya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起初我以為她只是個瘋子，一頭患了過動症的獵犬，總是找出獵物然後殺殺殺——但我錯了，我不知道是所有女性的共通點，還是只有Tera是這樣：她很在意我的看法。

對我來說，這是從來未發生過的。

從小到大，父母都會把他們認為最好的給我，幾乎不會詢問我意見，或因我的想法而去改變，朋友？我沒有那種東西。Tera讓我感到自己確切地存在於世上，我的存在對世界有所改變，那怕是一星半點！

為甚麼我直到今天才看清楚，她就是我最親近的人了。

如果這個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相信的話，那就一定是Tera，世上唯一一個會重視我想法的人。

把我的愛意全部注進她體內之後，我輕撫她的髮端：「Tera。」

「嗯……」她滿足地應道。

「我要解除我哋之間嘅心魔誓言。」

「吓？」她愕然，然後有點疑惑和一絲苦澀。

「等、等陣先，唔係你諗咁……」察覺到Tera好像誤會了，我立即解釋，「我想解除心魔誓言嘅原因純粹係因為——我想帶埋你去遺跡裡面。」

「哦……」Tera釋然，「其實我都聽到嗰個男人講話所有人都可以參與……但係佢好似係講緊啲……呃，上古種族？」

嘿，明明是想說「畜牲」，但硬是改口成上古種族，真可愛。

「我估我開聲又唔麻煩到其他人嘅話應該冇問題，更何況，你本來就想跟埋我一齊去啦，唔係咩？」

Tera與我對望了一會，才說：「我想。我諗可能係因為我細到大已經好熟知呢個充滿幻獸嘅世界，直覺話我知呢個遺跡好可能真係同傳說講嗰樣係同一樣嘢……你同我都知道嗰一個體積嘅嘢係冇可能裝得晒，咁裡面究竟有啲咩？我只係認為，會好危險。正因為好危險，我先想同你一齊去，就算係死，我都要死喺你身邊。」

有時候愛情就是這樣。

也許當Tera出現時她並不是我的首選對象，但這一年的相處讓我們更加了解對方，而她無私的愛讓我感覺到在她心目中，「我」是無法被取替的，世上已經沒有另一個「我」。（某程度上我覺得那是物理上成立，畢竟一萬二千多歲的人不是隨街都找得到吧？）

「痴線啦，我哋冇人會死，更何況我估我都係上到去幫佢哋搞少少嘢就走得，裡面有咩危險都唔會關我事嘅啫。」

「就算有危險，我都一定會保護你。」

「呢種說話通常係男同女講架吓話……」我笑道，「而且，你以為我叫你一齊行係諗住你保護我咩？」

「乜唔係咩？」

「以今天開始，我，會保護你。」

雖然我暫時還未能好好控制真言的力量，但我知道，這股力量足以讓我保護Tera，不再需要受她的保護……這種感覺……真好！

「宇恆……」我實在太了解她了，只要她一用這把聲線，我就知道她又想要了，可是我還未回氣啊……也許是她察覺了我的無奈，所以，「就畀你休息吓先……快啲著衫，出面唔係仲有啲嘢你需要搞清楚架咩？」

你也知道啊……我以為你在那麼多人面前把我拉走時有想過這個問題，但看來我還是錯估了你，骨子還是那個隨心所欲的瘋女人……

「但係我應該搞清楚啲咩？」確實是這樣，一口氣那麼多事情發生，場面這麼失控，我實在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你嘅立場啊！記住，做任何嘢都應該要有一定立場同底線，咁究竟喺呢度你係好似某啲人決定跟隨嗰位大隻佬，定係你會由得嗰班哥布林控制住你？」

我的決定嗎……

「心魔誓言，解除！」

在獲得真言之力那一剎，我「回憶」起很多有關真言的東西……沒錯，不是「學會」，而是記起。這些知識早就埋藏在我的腦海深處，還有很多東西都上鎖在內，只有特定條件才能與其打開，例如面對通天龜的壓力讓我重拾使用真言的力量。

那麼，要記起自己身世的條件又是甚麼？

可以肯定的是，過去二十多年的安逸平淡生活並沒有觸發到我的那些記憶，如果我想要繼續尋找關於我身世的秘密，那接下來的路將會是充滿冒險與未知。

「Tera，」我站起來，將衣服逐件穿好，「你講得啱，我唔可以再好似個扯線公仔咁被人舞嚟舞去，而家我已經唔同以前，我有能力去改變。」

她從我背後走來，雙手伏在肩上、胸器壓到背上。

「我有諗過搞掂呢件事之後就同你過啲平淡生活，唔想再惹更多麻煩，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自己到底係咩人……你，會唔會陪我？」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Till……」我轉身摟住她，「the end of the world……」

「Now，出面有好多……『人』等緊你。」她輕輕掙脫後從地上撿起衣服穿好。

呃，這女人老早就嗅到有很多上古種族在外面等著了嗎？是甚麼時候聚集起來的？剛才她還那麼起勁

……聲音肯定傳到外面了，真是的……

硬著頭皮走出帳篷，頓時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各樣目光。冷靜點，來點自信，不能現在退縮啊！該死，心跳得很快，深呼吸！深呼吸！

通天龜和他的四名門徒、鋼鐵工會副會長以及端木邪、哥布林將軍和Sir Wis……通通都在。

「大、大家好……」我長長吐出一口氣，讓自己鎮靜下來，「我係李宇恆，純種人類。」

人群開始有小聲的議論，此時Tera也穿好衣服走到我身邊。我望了她一眼，慌亂的情緒也同時靜了下來。

我把目光放到站在人群最前，那位哥布林總帥身上。

「我宣佈，我會跟隨通天龜所率領嘅團隊登山。至於第一軍團，我而家就兌現承諾。」我脫下上衣，露出一點都不結實的胸部，「開！」

左手伸出食指輕輕往右胸一拉，一抹嫣紅浮現，然後鮮血像水幕一般流下。

「凝！」收回手指，狠狠握起拳頭，湧出的血液瞬間脫離皮膚，凝成了一顆高爾夫球大小的血珠，保持著液態懸浮在空中。

手輕輕一揚，血珠不快不慢地飄到哥布林總帥的面前。

他沉住氣，以哥布林語說了些甚麼，那名不知何時被解放的哥布林刺客看了我一眼，然後不出幾秒就帶回來一個玻璃容器，盛住了我的血液。

「我同第一軍團再無合作關係。」

這就是我們當初協議的內容，我的鮮血。現在協議達成，我也不欠第一軍團甚麼，他們也沒有甚麼資格命令我了。

真言的力量真是美妙，能以語言來代替物理手段，是超乎想像的痛快……呃，糟了，在身體開一道傷口是容易，可是血止不住啊，該用甚麼命令關起開口啊……

正當我在苦惱如何處理這公整又流血不止的傷口時，人群中忽然響起突兀而沉厚的拍掌聲，抬頭一看，是通天龜。不知道是他的聲望是如此高，還是掌聲從來都是有感染性的，在我還未反應過來的時候，所有營地中的上古種族都為我鼓掌——當中不包括哥布林。

「多謝！多謝！」我自然而然地向群眾道謝，雖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他們又是為了甚麼而拍掌。

通天龜走到我面前，說：「歡迎加入。」

眼前的通天龜沒有再散發那種令我感到不舒適的壓力，他友善地向我伸手，眼神卻停留在我胸前不斷流血的開口。

怎麼，他也對我的血液有興趣嗎？

「你……有冇打算止一止血？」

「呃……哦，我……」

該怎麼回答……難道跟他說在身體上開一個裂口是「開」的概念，但由於那裂縫不是一個口袋，所以沒有關的概念嗎……話說回來，好像也不是不能關上……

「關。」我輕聲默念，對於這個想法也不抱甚麼希望。

結果傷口稍微合上，但當我不再集中精神後，胸前還是流血不止。

通天龜見狀頓時大悟，喊了個名字：「Dana。」

正當我好奇哪位是Dana的時候，通天龜手下四大門徒之一的面具女迅速受召到位。原來面具女的名字叫Dana……

通天龜與Dana對視一眼，然後大漢往胸前比劃一下，面具女點頭，然後忽然伸手往我胸前的傷口按去。在我身後的Tera目睹此幕欲要出手阻止，然而我感覺對方並無惡意，所以便輕輕抬手示意讓Tera別要妄動。

Dana把手懸放在那道公整割口上，中指重複在傷口上不斷上下來回虛劃，看起來像縫紉一樣。最後她收回中指，然後姆指中指一啪，胸前的肌膚一緊，傷口好像……被縫起了。

面具女退回通天龜身邊，大漢向Dana點頭，然後扭頭對我說：「我哋都唔阻你喇，我諗……（他看了Tera一眼）你暫時應該有更加重要嘅嘢做。不過，唔知今晚你有冇興趣一齊食晚飯呢？」

他在邀請我？這位名動上古種族界的人物竟然主動邀請我！

我看了Tera一眼，她會意的點了一下頭。

「嗯。」

「既然係咁，今晚我會喺嗰個帳篷度舉行一個小晚宴，到時再見。」通天龜往空中一指，那帳篷就是之前哥布林總帥舉行會議的地方。

當下也沒有深究，連忙應道：「到時再見。」

隨著通天龜遠去，圍觀我們的人群亦散開，同時，我發現遠處有一名卷髮青年往我的方向走來。

「Hello，」卷毛青年似乎不懂真言，英語也略帶口音，「I am Liam，well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 tent you were... um... staying is mine，and you do not mind I would like to offer for you two stay？」

我的英語程度只聽懂一部份，結果只好轉向Tera，她眉頭一抬便回道：「Will it be troublesome for you？」

「Absolutely not！I would be glad for someone like you sir to stay in my tent，besides，the ten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I got friends here who can take care of me too。」

「I guess it would be not polite to turn you down then，thank you。」Tera點頭道謝。

「My pleasure，please enjoy，I will move my personal things soon，and I will leave some necessities for you to
use。」然後那青年就興高采烈跑去他的朋友群當中，往我們這個方向招手，似乎很高興。

怎麼他好像很榮幸那樣，我甚麼時候變成了偶像明星了？

向Tera詢問是怎麼一回事後，也不是很明白為甚麼那青年會這麼熱心，不過，很快我就發現了那卷髮青年不是唯一一個對我有崇拜感情的上古種族。

人群散開了以後，我自然沒有像通天龜所想那樣回帳篷裡跟Tera瘋狂「啪啪啪」，雖然不是一個壞主意，但不久前才幹了兩回，怎樣也要休息一下吧，我可無法媲美那些意淫小說成人動畫中的主角，雖其貌不揚卻擁有超強性能力的啊，在很多方面，我也只是個普通人而已。

跟Tera商量了一下，閒來沒事做決定在營地四周逛逛，到處都有些上古種族給予了我友善的目光，反而經過哥布林身邊時就聽到鄙視或不屑的聲音。

這下我終於明白了，看來是我跟哥布林斷絕來往所以得到很多上古種族的認同。

也反映出第一軍團到底是有多惹人厭。

在營地中穿梭，卻發現有很多哥布林開始收起器材以及帳篷，不知道有何打算，不過第一軍團本身就是類似共產主義形式運作，他們的遷移多半是收到上頭的命令。

跟Tera討論了一會，得出了一個結論：跟我的血液有關。

試想想，一拿到我的鮮血後，那些哥布林就立即有所行動，而當通天龜出現時那哥布林總帥也是第一時間想抓住我，證明我的存在於這個行動中有相當價值。

「你嘅血液有咩特別？就係佢哋口中嘅純種人類……而呢個遺跡嘅建造者……」

很有可能，也是純種人類！

不，根據記載他的確是有某項特點，世人將其解讀為某種出眾的特質，原來只是很簡單的，他身上還流著純種人類的血！

那個男人……

不知怎麼，腦海中浮現了一個模糊的人影，他身在高處卻給予我謙卑的感覺。

一瞬即逝的感覺抓也抓不住，該不會……我曾經跟他相遇過？跟那個可以說是傳說人物的男人相遇過？確實，如果我真的活過一萬年的話，跟那個人相遇過也不是沒可能。

可是……那種人物真的有存在過？

「做咩？你諗到啲咩？」

「嗯？哦……」

該不該把這些都告訴Tera呢？

「冇，我都覺得好有可能，建造者係純種人類，而入口需要用純種人類嘅血先可以通過？」還是先別讓她知道那麼多，等我自己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再算。

Tera點頭，顯然也認同「需要純種人類血液才能通過」的說法：「通天龜應該都大概估到，所以今晚先請你一聚。」

原來是這樣啊！我還以為是他看得起我的能力呢……不，怎能妄自菲薄呢？需要我的存在是一回事，那也不代表我的能力不受肯定嘛！

想通了這點，心裡那點難受和不忿都消失了，就這樣跟Tera繼續在這山下營地遊走，看著這些半人半獸模樣（或是完全變成獸形）的生物各自形成一個個小團體聊天甚麼的，總覺得這只會在電影中發生。偷瞄了身旁的Tera一眼，卻發現她臉色自若，眼神卻有著一絲難以察覺的黯然。

她在想甚麼呢？

跟她相處了一年，簡單的神情我還是能讀懂的。那個不是忍住殺意的憋屈眼神，而是帶著半點失落的感覺。

想不透那眼神的含意，只好先把疑惑放到一邊，準備參加通天龜所舉辦的晚宴。天色漸黑，我倆抵達那個「司令帳篷」前，一名疑似是接待員的鹿角少女向我們示意可以入內。

說是晚宴，進去後卻沒甚麼特別，也就是十幾個人拿著酒杯各自交談，帳篷內放置了幾張派對長桌，上面有不同款式的食物。

進了帳篷不久，通天龜提了兩杯紅酒到我跟前，遞給了我一杯，然後說：「歡迎，Cheers。」

敲了我的酒杯一下，然後一飲而盡。雖然不是太懂這方面的禮儀甚麼的，但我也依樣畫葫蘆，舉頭一股腦各下。

在這之前，我從未試過喝紅酒；酒液沒有受到任何阻撓就下肚，沒有刺鼻的酒精味，舌頭上殘留著一陣似乎是葡萄的味道。

我還以為酒是又苦又難喝，沒想到紅酒還真不錯。

一名盛酒的侍者走過，與我四目交投，我向他招手，然後拿了一杯給Tera，她報以一笑，然後鼻子在杯邊一嗅，微微點頭。

她對紅酒也有認識嗎……

「感覺如何？」通天龜問道，「聽日就出發上山，你有咩諗法？」

「嗯……首先，我估進入遺跡應該需要我嘅存在，呢一點應該冇錯？」

他點頭。

「我希望……我同Tera可以一齊探索遺跡。」

「唔……」他聞言後低吟，「雖然未有確實情報，但遺跡裡面，應該會有危險，而且唔係一般嘅危險，你確定你要一齊入去？」

「我明白，但我有自己嘅理由。」

通天龜眉頭一抬，似乎對我的說法有所疑問，最後卻說：「好。」

跟通天龜再閒聊幾句過後，我跟Tera便開始到餐桌上挑點食物，一邊留意參與這個小晚宴有甚麼人。

除了白天見過的人（長髮鋼鐵工會副會長、老伯端木邪、通天龜與他的四天王、Miya和TM Club的會長）之外，還有不少我從未見過的人。看來，在通天龜把消息發出去以後，吸引了很多「位高權重」的人出現了。

沒人介紹，我也不知道誰是甚麼人，不過，很快我就留意到宴會上有不少人偷瞄我一眼後小聲議論，似乎是在談論我。不過想想就釋然，我這個身份對於上古種族來說應該很好奇吧，而且跟這次的探索還有密切的關係。

「聽講第一軍團已經出發，我哋咁遲先出發會唔會淨係得口水尾執架？」

「以第一軍團嘅實力，就算入到去都唔知可以搵到幾多嘢，話唔定佢哋啲工具質素太差連山都上唔到，畢竟佢哋大大話話都有幾十隻哥布林。」

原來是這樣啊，那些哥布林收到了我的血液就先出發了，難怪先前看到他們收起帳篷和各種器材。

「質素差你咪又係買人哋啲帳篷嚟用……」

「一聽到消息就趕嚟，邊有時間諗咩帳篷啫。講起上嚟，通天龜竟然將呢個消息公佈，我覺得呢件事唔簡單，好可能……」說到這裡，話者發現我在偷看然後看著我。

哎呀，尷尬了。

本來打算一邊拿食物一邊偷聽別人說話，看看大家都在談論甚麼，結果好像停下動作的雙手背叛了我，讓我露出了馬腳，被人發現我在偷聽。

本以為會被人白眼恥笑，誰知道那話者竟然笑盈盈地問我：「閣下應該就係李先生？」

用的，當然是真言。

「啊哈哈，」我放下手中的東西，摸一摸後腦，「係，我就係李宇恆。」

「你好，」發現我在偷聽的那個人向我伸手，跟他握了下手後，他開始自我介紹，「我叫『Head Master』，好榮幸可以遇到李先生。」

Head Master……這名字有點耳熟……啊，那不就是Raiders的三巨頭之一嗎！

真身是只有一顆頭顱的飛頭妖魔！

想到這點，我的手下意識地想鬆開、抽走。

Head
Master見我這下動作臉上閃過一不悅，之前在跟他交談的男子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瞬間開口吸引了所有注意力：「李先生，我係『海老原』，幸會幸會。」

海老原……又是Raiders的人。

Raiders這兩人我並不喜歡，說到底他們就是上古種族中的黑社會之流，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我沒有跟他們多說話，只是，跟這兩人的對話像是打破了某種屏障一樣，很多之前在斜眼看我低聲討論的人開始主動過來跟我打招呼，慢慢我開始知道這帳篷裡的都是些甚麼人。

籠統點說他們在上古種族中都是「話事人」，或是實力極強者，至於這實力不僅是打架方面，而是各方面的奇才都有，先前在同一個帳篷見到的Miya也不在，只剩紅袍老者而已。

紅袍老者看見我跟Raiders那兩人交談時，他也走過來開始搭訕，當中跟Raiders兩位大人物也不少舌戰唇槍。

社交技能等級比某Lancer運氣還要低的我也成功從交談中獲得了一些資訊，而且還有Tera從旁協助，我說起過來也沒那麼結結巴巴。

眼下通天龜以Deep
Web發佈了證實山上遺跡存在的情報，這一下引來很多組織的關注，在確定消息真偽後，絕大部份組織都派出一兩名實力極強者來到這地方想參與這場探險。

其實這個位置很早以前已經被人懷疑存在「傳說中那個遺跡」，只是礙於人類根本沒有能力登上山峰，所以一直都沒人證實。作為上古種族，身體上的條件雖然不比人類（一般的混種人類）厲害很多（部份血統除外），但他們擁有各種咒文和法術輔助，要登頂相對地有希望。

在宴會結束時，通天龜把所有人都召集起來，宣佈明天一早就會出發，目標直指山上遺跡。

一夜無話——除了跟Tera幹些固定運動之外。

曲髮青年讓給我們的帳篷很不錯，一切必需品都有齊，這晚過得相當滋潤，氣溫雖然有點冷，但摟著佳人在被鋪內足夠暖和了。

醒來後簡單梳洗一下，沒有換洗衣服（當初跟第一軍團來時他們好像是打算當日就上山），只好穿著

前一天的衣服，來到昨晚舉行宴會的帳篷，一路上見到很多人已經背上揹了不少大型包袱，準備相當充足，反而我跟Tera倒沒有帶上任何裝備。

當初根本不清楚詳細情況，就算知道是登山，第一軍團也會提供吧……現在想想，那些哥布林準備得確實很充足。

來到通天龜的主將帳篷，他見我進來後便打招呼。帳篷在一夜之間已經被打掃乾淨，昨晚宴會所使用的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確實厲害。

「李先生，準備好未？」

我點頭回應，通天龜便開始打點，預計一小時後出發。

當我看到聚集在營地外的行軍隊伍後，我徹底驚呆了……那規模就像我在電視裡看到的馬拉松隊伍一樣誇張，看來這個遺跡的吸引力還不是一般的高呢。

一隊浩浩蕩蕩的人馬，把所有不安都盡掃。

抬頭望向那被白霧圍繞著的山峰。

這一刻，我絕不會想到，這裡只有不足百份之一的人存活下來。

(九)

登山攻頂很難，即使擁有千人團隊也不會改變這個事實。

盡管這一千人裡面大部份都不是「人」，每個身體條件比一般人類不知道強上多少——當然，從各個組織的首腦級人馬口中得知，這一千人當中九成都只不過是來來碰運氣，濫竽充數，不是每個都有真本事的。

難道這遺跡裡真的有甚麼大寶藏嗎？竟然那麼多人來碰運氣……

作為重要人物的我自然是跟在通天龜身邊，而Tera則是跟在我身後。除此之外，四大門徙以及昨晚宴會上遇過的人都在隊伍前方，帶領團隊。又或者是為了搶先一步進入「遺跡」，霸佔最佳位置。

在雪中行走比我想像中還要更困難，即使從通天龜手上獲得了雪靴，走起上來還是容易把腳陷入雪層下。

我在山腳營地覺醒了真言，也掌握了部份的技巧，可是啊……就身體條件而言，我還比不上Tera呢。看向身旁那神色自若的女人，果然是武力值高端的傢伙，在雪地裡走個二十分鐘，看起來就像在公園散步那樣。

失算了，先前一股腦就考慮著自己身世秘密的事情，卻忽略登山這個項目本身的難度……不過，要是沒有一定手段，通天龜他們怎麼會願意帶上這一千多人上山呢？肯定有甚麼秘密，只是還未到使出來的時機而已。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機械式的前行，倒是讓我有時間思考很多問題。其中就有一個讓我感到非常困惑的問題……以通天龜的實力，從戰機上跳機，直接降落在那遺跡不就好了？為甚麼還要花時間爬山呢？雖然說要帶上我，但以他的能力，總不會想不到一個好辦法吧？

很遺憾，我不是個智者，只是個身懷大秘密的小宅宅而已，以我目前的智力值，能想到這種關鍵問題已經是極限了……

不過，要獲得答案，不止苦思一種途徑的。

我直接向通天龜詢問。

「你有冇睇過《西遊記》？」

回答的卻不是通天龜，是他座下四大護法之一，墨鏡西裝男。此刻他不像我這個凡人，穿著厚重禦寒裝束，他仍舊是那套畢直西裝，只是衣服上散發著些許難以看清的煙霧。

「有啊？」廢話呢，作為一個華人，沒看過原著，電視劇總有看過吧？

「情況就好似《西遊記》入面，孫悟空嘗試帶唐僧直接飛去目的地一樣。」西裝男似乎很樂意解答我的提問，「呢個古代遺跡亦都雷同……實際原理係點我都唔知，畢竟，呢種手段已經相當接近……（他以手指指向天空）」

神……的力量嗎？

也就是說「冥冥中」有某種力量，在以這種手段保護著一些事物……要是逆向思考的話，這古代遺跡的影響力堪比「西經」對《西遊記》嗎？可是就故事而言，西天取經這個行為才是重點，那部經書對於只是一種象徵……這一點就算是我也能察覺到。

嗯，或許思考方向不對，聯想得太多了，西裝男只是舉例解釋為甚麼不可能直接降下到達目的地而已。

又過了約二十分鐘。

全身開始微微發熱，我覺得自己開始進入狀態了。

再度經過二十分鐘。

呼吸雖然有點急促，但不影響步伐，能夠繼續前行。

距離從營地出發，差不多過了一個半小時。

「The Wall」，運動馬拉松中的一個術語，意指運動員在路程後半段會遇上體力進入臨界點的情況，眼前有一道無形的牆阻住了腳步，無法完成賽事。

而在我面前的，不是The Wall，而是「The Truck」。身軀雖然尚有餘力，但就似被一輛無形的貨車不斷往反方向拖拉，每踏一步，下一步變得更沉重。

呼——快、快不行了，還是，呼——休息一下吧？

不！要是現在停下來，這面子可丟大了。

可是，呼——面子又沒甚麼大不了，再不休息的話身體會不會出問題？

嗯？Tera……呼——這傢伙，面不紅氣不喘，呼——腳步平穩、體力充沛……一副遊刃有餘的模樣。

呼——可惡啊——

呼——我——需要——力量——呼——

不行了——呼——要到極……限……

身為一名合格的宅宅，運動並不是我的強項之一。因此，經過長年累月的積聚，我的身體其實蘊藏著不少充當能量的寶藏：脂肪。一般人在進行帶氧運動時會消耗熱量，但並不代表運動只消耗熱量……簡單來說，想要減肥，還得先循序漸進，每日保持一定的運動量才行。

所以……

「『燃』！」

我這個燃，並不是人體自燃或者從毛孔噴出火焰之類，而是燃燒體內的脂肪，補充體力。

不過這個舉動，似乎有些莽撞了。

隨著話音落下，血液預無徵兆的沸騰起來，煙霧從體表騰昇，整個人儼然進入「二檔」。

哦哦哦——

熱力從內至外噴發，我趕緊把外衣脫下並雙手插進雪地裡面，頓時舒緩了被過高體溫所帶來的難受。依附在皮膚上的冰雪快速融化，夾雜汗水滴到地上，不出十秒，身上那件衣服已被浸濕，我亦氣喘如牛，氣血上湧，一陣天旋地轉。

意識到再繼續下去可能會昏厥甚至是休克，我立馬停下，使體內那股奔騰的血液平復下來。

此刻我早已停下腳步，感受著每一吋血肉的變化。摸摸頸項，順著胸口、腹部，繼續往下摸索，果然，身體起了大變化。

我瘦了。

這一點是意料中事，預想之中，我利用真言之力來燃燒體脂，從而獲得足夠體力。剩下肌肉和少量脂肪支撐身體，雖然看不見，但我感覺到自己已經由「圓形」改變成「多邊形」了。

這算不算，生理上脫毒？

一陣冷風刮過，微微抬頭一望，發現身邊十數人都呆若木雞看著我，連Tera也不例外。也不知道他們看到甚麼，但從樣子來看，我的「蛻變」過程應該頗為驚人，不然也不至於嚇成這樣。

「宇恆，你......」Tera柳眉輕蹙，神色裡埋藏著厭惡與不安。

低頭一望，原來我多餘的脂肪消失不見後，剩下鬆弛的皮膚，看起來要多噁心有多噁心，難怪旁人都露出那樣的神情。

我能燃，那也能——

「凝！」

凝字能把我的血液形成一顆血珠，也能把全身上下所有皮膚瞬間緊緻起來，多餘的皮膚聚集於腹間......

兩隻手掌輕輕向外一揚：「分！」

那塊足有手掌長度的皮膚毫無先兆地從我兩片新形成的腹肌之間落下，那並非被切割或是撕裂，而是像枯葉從樹上凋零般分離。

這次跟我在胸口的傷不一樣，那時我是把肌膚「打開」，這次是皮膚脫落，屬於傷口，所以，以我的理解......

「生。」

嫩肉在傷口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生長、合攏，留下一條粉色疤痕，並且逐漸消散。

完成這一系列的事情之後，身體跟預想一樣充滿力量，但卻有點頭昏腦脹，嗯……在「記憶」之中，過度使用真言之力會產生這種副作用……

我捂住額頭，Tera見狀急步上前攙扶，並且一臉擔憂的看著我。

「冇事，」輕輕搖頭，然後對仍在觀望的眾人說，「大家唔駛擔心，可以繼續行。」

於是登山隊繼續前行……尋常人登山需時起碼數天，然而這些上古異族憑著強橫的身體條件，一股作氣衝上了可以目視「那個遺跡」的距離。

沒錯，連休息都沒有，要不是我以真言之力改變身體狀況，即使有休息也不可能短時間到達這個地段——不論體力問題，光是高山症就是一道天塹，只要是人類就無法強行越過。

即使是Tera也不例外，雖然她沒有明顯的表現出來，不過顯然她的體力已經開始見底，而且從臉色看來，急速行軍所引發的高山症也在影響著她。

幸好，在隊列後方也有不少身體條件天生較差的上古種族感到不適，Tera的問題通天龜應該有準備好解決方法。

「而家，」通天龜停了下來，從身上拿出幾個塑膠袋子，以真言向身邊數人交代，「呢度有幾包藥，可以舒緩高山症，你哋拎去分派畀有需要嘅人……我哋仲有十幾分鐘就到。」

我從通天龜手下那四大天王手中拿到藥丸，再從別的上古種族借了一支清水，讓Tera服下藥丸解困。

「做咩？」我眼見Tera服下藥丸後，臉色由不適轉為陰沉，立即問道，生怕她身子又出了甚麼問題。

「我……」她以一對明亮眼眸看著我，以幾乎微不可聞的聲量說，「竟然成為你嘅負累……」

說出這句話的同時，她低下頭去，懷著黯然的神色，不再與我對視，甚至把身子都偏過去了少許避開我。

原來是這樣啊……

聽到她這麼說，我頓時笑哭不得。誰是誰的負累啊？雖然這是我的初戀，初次嘗試與異性維持一段關係，可是我也理解一段關係中怎可能區分誰是誰的負累？她在我不濟的時候照顧我、保護我、協助我，這些都不是必然的，要是她有天倒下了，我亦會作同樣的事情——就如同現在一樣。

我輕輕摟住她的肩膀，嘆了口氣：「兩個人一齊，點會分邊個拖累邊個……我絕對唔認為你係一個負累，而且呢一年嚟，難道我又唔係你口中嘅負累咩？」

「咁係因為——」

我止住了她，再說：「無論係咩原因，你都唔會成為我嘅負累……即使我未來變成點，甚至揭開自己身世嘅秘密之後，都一樣唔會變。」

然後，Tera的眼睛漸漸蓋上了一陣薄霧。她咬一咬下唇，身影一動就往我撲來，雖然在燃燒脂肪段我感到自己的身體條件已經變好許多，但武力值暫時還是比不上Tera，更遑論猝不及防之下只能被她撲倒在地上……只是，我擔心的不是往後跌倒在地上，畢竟在雪地上又不會受傷，我怕的是她在眾目睽睽之下作出甚麼出格的事情……

幸好，她只是在我臉頰上親了一口就放過了我，不然還真不知道怎處理呢。

解決了急行軍的問題後，最後的路程可以說是一眨眼就過，在雪山之巔上眺望夕日，走了大半天，「那個遺跡」露出的部份之輪廓終於都在眼前完美勾畫了出來。

「到了……」我扭頭看向Tera。

「『挪亞方舟』！」

在聖經記載中，「完人挪亞」收到上帝的指示，花費一百二十年建造一艘方形巨艦，再將各種陸上、空中生物收容其中，逃過上帝的滅世劫難……這是一個相當有名的傳說，不過，當中卻有很多無法解釋的地方——如果只有挪亞一家人活了下來，難道現今所有人類都是源自同一血脈嗎？從基因學的角度來看，挪亞一家要是亂倫繁殖的話，三代內必定會有嚴重的基因缺撼……也就是說，挪亞一家不可能是唯一的生還者……又或者，他們的確是唯一存活的一家，只是……

這一點暫且不提，那麼我呢？作為存活了一萬多年的純種人類，那一場洪水自然是逃過……可是，我是怎麼避過的呢？難道……我也在船上？

「你，真的決定不上船？」

耳畔迴響著這句真言，雖然仍是能理解的範圍中，但其語意、語調彌漫著古樸的氣味……如同白話文與文言文之間的差距一樣。

我，在哪裡聽過這句話呢？

挪亞……嗎？

這千萬思緒自然不為外人所知，通天龜在一處相對平坦的雪地上安排全員休整，並且在兩小時後正式登入船體之內。

這艘船裡面究竟有甚麼大秘密？

兩小時轉眼過去，經過休整以及藥物的輔助後，登山隊的所有人已經回復體力，足以面對任何危機。

事實上，我想像不到到底有甚麼危機能夠威脅到這個千人團隊，除非引發了甚麼大規模殺傷武器或者雪崩之類的天災，現在只是到一個古代殘存下來的遺跡探險，這一千個體當中還不乏各領域的專才，此行相信將會無驚無險才對。

可是，通天龜的臉色卻是相反，那種凝重……也就只有我覺醒了真言之力以及部分記憶後才能夠察覺到。

秘密，肯定是伴隨著危機，而這個危機，足以讓上古種族最強者感到卻步……

「李生，將手掌放到呢個木板上面。」

從休整地點步行至遺跡處花了一小時左右，其實直線路程很短，可是山體陡峭，即使是擁有不同能力的遠古種族也相當吃力。

方舟擱淺在亞拉拉特山上，長年被飄雪吹襲，雖沒有明顯破損，但被大片白雪所掩蓋，肉眼只能看到少許外露部分，更遑論接觸了甚至是進入了。

幸好，在我們之前有大批哥布林部隊作先鋒，千人隊伍中自然有專攻這方面的人士，不費多少功夫就找回哥布林們的足跡，最後來到一個小型冰洞，這裡就是山體表面與船體表面最接近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這裡竟然有一個疑似門口的地方。

入眼的是一道陳舊木牆，看起來仍然結實無比。在這道木牆上，有一處看起來像活動木門的部分，而旁邊則是有一個向下陷的人類掌印，就跟星光大道的那些掌印地磚差不多。

通天龜讓我把手放到那個掌印上……看來，這個是某種身份認證開門系統？竟然是這麼高科技……

心中雖然驚奇，但手裡動作並沒有因此停下：肉掌對上掌坑，預想中的冰凍並沒有傳來，反而，溫熱感遍佈手掌，然後感到微微刺痛，那陣熱流便消失不見。接著，木牆之後傳出類似齒輪絞動的聲音，那活動木門從旁拉動，露出一片漆黑。

收回手掌時看著掌心，仍然殘存著絲絲瘙癢，感覺……感覺就像被隔空無形抽取了血液一樣……

「我哋行啦。」通天龜望進那無底黑暗，輕輕吐出兩字。

甫進門，一陣冷冽撲臉，雖不強烈卻讓人肌膚微微刺痛。艦體之中，竟比外面雪山溫度還要低？唔……大概是因為這船身長年埋在冰雪之中吧……

手電筒這種基本探險裝備，基本上除了我和Tera之外，整個團隊的人都有配備。一時間，所有手電筒被打開，照亮了整條通道，木質牆壁和外面一樣沒有絲毫腐朽，結實簇新。

除此之外，當我把手掌放到牆身時還傳來一種難以言明的觸感，那種觸感仿佛是這艘方舟在嘗試與我溝通，然而我的語文造詣仍同幼兒無異，根本就「聽不懂」。

通天龜領軍，不斷往未知前進，手電筒的光線照射距離有限，視野受限之下所有人心頭上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忽然，我感到一直在身側戒備的Tera有異動，她知道我察覺了，便低聲解釋：「有血腥嘅味道。」

雖然她已經盡量壓抑聲量，奈何此地過份寂靜，一路人亦鮮有人開口打破緊張氣氛，這句話自然被附近幾個實力高超的存在收進耳內，攔也攔不住。

通天龜、四大天王以及其餘組織的首領均對視一眼，只消一個眼視便達成某種共識，繼續往前。

看來，作為先行部隊的哥布林們遇上大麻煩了。

在單方向的走廊走了好一會兒，通天龜終於改變步調，只因我們到了一個大廳。

「戰鬥嘅痕跡……」名為Dana的面具女輕聲說著，同時以電筒視察四周。

隨著我們踏進大廳，四圍的牆壁忽然亮了起來，跟那些科幻電影一樣，明明是木質牆板卻在木紋上射出炫目藍光……難道，挪亞方舟是一艘太空船……

嗯，應該不可能，明明是一個奇幻故事，現在才加進科幻元素實在說不過去。

雖然解釋不了這艘船的科技，但這並不妨礙這團隊的興致，相反，他們很多人的眼中還閃過狂熱的眼神。

一千人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不過大廳相當廣闊，一千人進駐了以後其人口密集度也就跟週末IFC的水果電話專門差不多。

再次仔細觀察這個大型房間，其設計相當簡約，或者該說是簡陋，在場就只有一個類似課室講台的裝置，理所當然的，我與頭人們就圍繞在這座木台附近觀察著。

經過一輪討論後，他們自是讓我用手去觸碰一輪，就像門口處的做法。

要求尚算合理，並沒有拒絕的理由，只不過當我把手掌按上去時便後悔了。是的，就在肌膚接觸木台那一剎，無數訊息從木板經由手掌傳到大腦，雖然近九成過於複雜難以理解，但有一部分我卻能夠理解。

「分析完畢。純淨，人族血統。基因庫對比：並不吻合。」

當我「聽到」這一段時我的思緒還未運轉過來，可是接下來的一段話卻令我感到無比煩惱，那是來自記憶深處的反應。

「執行預設『試探程序』，釋出『人階戰奴』。」

我不知道程序計劃是甚麼，人階戰奴又是甚麼……但我尚未明朗的記憶告訴我……

接下來將會有一場大禍。

一切訊息都在電光火石間傳遞、接收和消化，實際上其他人只看到我把手掌按下，天花處同時從中間展開了一個圓形洞穴，從中降下了一道人影。

上古種族雖並非全以身體條件見長，但最差的還是比一般都市人類要好得多，所以這道人影降下時並沒有傷及任何生物。

沉重腳步落下，人影並沒有掀起任何沙塵，沒有任何東西阻礙視線，以及……他所散發的沉重殺氣。

這個「戰奴」給予我的壓力遠沒有通天龜最初令我真言覺醒的那次大，但依然讓我切實地寒毛直豎。

身高接近七尺，他身披一襲棕色獸皮，胸肌堅如磐石不見鬆弛，頭髮、眼眉皆不見，雙目漆黑如無底之潭，臉形方正有梭角，跟現代人的相貌比較，無論是哪個人種都不像。與通天龜比外形，兇惡度倒是相差無幾，那這個「人」也是上古種族所化形？

不過……戰奴之名又是甚麼意思呢？

由於剛才所接收的訊息是沒有語言上的誤差，所以戰奴應該就是我以母語最接近的意思翻譯出來，奴即為奴隸、奴工……戰就是戰鬥的意思。

那這傢伙即是金牌打手？

在場九百多人都被他的出現嚇呆，剩下的即是早已反應，臉上滿是戒備，亦往我投向不善的眼神。

啊！他們以為我把這危險的傢伙放出來！

我欲要解釋，可惜很快就不用我解釋了，那位戰奴目光有如實質，直直往我身上射來，一時間我也不知道應該先向戰奴解釋還是先向身邊幾位上古種族大佬解釋才對。

然而思緒趕不上變化，那名戰奴擺動頭顱左右一望，看到身邊有如此多的人，眼裡那一片墨黑竟然迅息化藍……當那對眼眸轉回玄黑色時，戰奴的身影動了——

一大片血花濺起，只是一個動作，看在眼裡雖慢，但實際上奇快無比，戰奴化掌成刀，直接把十數位上古種族攔腰截斷，一時間血肉絞碎，內臟肉沫紛飛。

在場的上古種族雖然身體比一般人類強壯得多，可惜心志與常人無異，眼見這種場面有不少上古種族理智崩潰……常見的尖嘯大叫的有，瞬間恢復真身發狂衝撞的也有……前後不過三秒，場面比強國大賣場特價還要混亂！

通天龜與四大天王自然坐不住了，Raider三位首領目光依舊冷冽，恐怕那一千人的生死根本無法撼動他們的心神。Tera感到極大威脅，反射性擺出架勢守到我身邊，餘下的人就只有Miya和TM Club的紅袍老者跟著通天龜那五人一起衝鋒。

Miya……

望著她的背景，我一息間想了很多。

好！

咬緊牙關，心意一動，腳步也跟上了通天龜五人！Tera見狀自然尾隨，雖然現在我的實力不差，可是Tera曾說過，死也要死在一起！

距離戰奴只有數步之遙，但是他動作奇快，空間也過於狹窄，任那些上古種族如何避讓，戰奴還是出手疾如風，收割了上百條生命。通天龜含怒一吼，一對鐵拳如猛虎出籠，正要轟擊在那戰奴的臉上！戰奴本來背對我們，就在通天龜接近不夠半米之際，他一扭身子，兩臂順勢而劈——看這勢頭恐怕會後發先至，斬中通天龜肋骨處。

就是現在！

「定！」

意念在空氣中成形，瞬間籠罩到戰奴身上，無形的束縛趕至，比通天龜或戰奴的肉體速度更快，阻下了戰奴的一次襲殺。然而通天龜的一雙拳頭並未受阻，兩拳一上一下，在戰奴臉上炸裂出驚人衝擊力！

通天龜拳力驚人，戰奴定格被轟殺頭顱並未炸開，但那頸肌卻無法承受如此霸道之力，戰奴頸項一歪，骨頭斷裂的聲音傳開，然後一抹腥紅血箭射到空中，戰奴被通天龜一擊打斷了那近乎大腿般粗幼的頸部。

通天龜一擊得手，一個翻身回歸地面，我們亦同時停下。

看來危機暫時解除了。

通天龜不愧為上古種族中至強者，一出手便解決了這個名可惜的戰奴。

等等！

那人階戰奴頸項斷裂處忽然冒出一絲血線——一條、兩條、三條、四條……無數髮絲一樣的血線射出，然後回歸到傷處，簡直就像在……織布一樣！

通天龜也目睹這一幕，他反應更大，全身都不自禁地抖動起來，兩拳握緊，唇邊吐出話語——

「不死蟲！」

甚麼是不死蟲？我不知道，四大天王也面面相覷似乎並不認識，可是，有此反應的還有另一人，那就是Raider三大首領之一：人面樹！端木邪！

「不死蟲，竟然係真正存在嘅……」老者佈滿皺紋的臉完全靜止，然後雙目放光，大笑了起來，「太好喇！哈哈哈哈哈！」

甚麼情況？

又過了十數秒，那人階戰奴的頭身竟然重新縫合起來，這次他恢後過後並未有出手，雙眼再次一片靛藍，再過幾秒後便合起眼眸，不再動彈半點。

忽然，半空傳來一陣機械式語調聲音，說的竟然是真言：「程序判定：敵人，種族：獸類！釋出『地階戰奴』！進行徹底抹殺！」

在場懂得真言者並不在少數，聞言後眾人皆是臉色大變——光聽名字就能察覺到，人階、地階……那不就是「天、地、人」三階嗎？人階戰奴雖然被輕鬆解決，但那可是通天龜啊！這裡有多少個通天龜？雖然說身後還有不少人腳步都還未邁開，可是地階啊……到底有多強我們還未知道……

隨著那道語音落下，天花再次打開，這次總共五個圓形孔洞，人階戰奴被回收到天花之上。

五個身形酷似人階戰奴的人形生物降下，外表大致上跟人階戰奴一樣，只不過頭部多了獸骨護具，遮擋得密不透風，無法看清容顏，而他們身上在肩膀、膝蓋位置也多了不少骨質護具。

這五位地階戰奴給我的壓大比人階戰奴大得多，跟通天龜比當然還差得遠，可是這裡一共有五個戰奴啊……

「咁多位……」通天龜的低沉聲線響起，「係時候郁手喇。」

「地階戰奴吓話，居然話要抹殺我哋，哈！」海老原長髮披臉，露出梅黃牙齒燦爛一笑，「就睇吓你有咩能耐！」

五名地階戰奴一著地就已經往身邊的上古種族衝殺，連人階戰奴都抵擋不住的他們又怎可能存活地階戰奴的攻擊呢？偏偏地階戰奴的攻擊範圍顯然還要高上一個檔次，一下子便有大堆上古種族被碎屍萬段！

剛才平息下來的混亂場面再起，通天龜拳收腰間，瞬步而起，往身邊最近的地階戰奴衝鋒！其餘四大天王則是分為兩組，面具女Dana和西裝男一組、石環女孩和彎刀男一組，又制住了兩名戰奴。海老原、Head Master和端木邪三人撲向一名戰奴，Raider三大首領聚在一起才跟一名戰奴戰鬥，顯然另有打算。

我沒作多想，眼下還是「救火」重要，剩下最後那名戰奴已經被我、紅袍老者、Miya和Tera盯上，兩女不知哪來的默契，分為左右兩翼往戰奴突襲過去，紅袍老者則是口中念念有詞，同時向我打眼色。

雖然不知道他的眼色是甚麼意思，但我能依稀感覺到他正在凝聚能量，應該是打算使用某種大威力術式，那麼我就負責控制住戰奴的動作吧！

「定！」

無形力量再次由四方八面束縛向戰奴，然而這次卻沒有奏效？

糟糕了！

戰奴的動作並沒有受到任何牽制！他拋下那些沒有戰鬥力的上古種族，兩拳一出，對準了Tera以及Miya！

這一切我都看在眼內，要是這一下擊中的話——

不！

絕不容許！

「給！我！『定』！」

戰奴的動作終於被延滯了半點，拳頭並沒有落到兩女身上，反而她們抓住了這個時間差，一矮身，各自發出了攻擊！Miya顯露真身，一對魅魔翅膀展開並發出赤芒，她身影一躍，黑翼斬擊在戰奴腹部

，然後兩手一探，五指抓向戰奴的後腦。另一邊廂，Tera的動作比Miya只快不慢，一雙利剪再現，一黑一白猶如陰陽，從下而上刺向戰奴的下巴。

地階戰奴雖然被我稍微阻礙了少許，但反應速度依舊驚人，收回拳頭，一掌自胸口直推下去，欲要掃開兩柄剪刀並且以掌擊中Tera！軀體吃了Miya一下斬擊，可是只留下了一道白印，另一隻手目標更狠，大掌擒向Miya，成功抓住了她的一腿。那一刻，我頓時意識到戰奴會幹甚麼——

他想直接把Miya扔往地面，摔個支離破碎！

然後，一個意念形成，那是一種玄之又玄的感覺，難以筆墨形容，總之，我又「記起」了一項新的「真言」。

「『飄』！」

果不其然，戰奴的雙臂左右齊使，直直把Miya摔往地面！幸好我早著先機，Miya並未撞擊到地面，反而被一陣無形力量托在離開幾公分。

「百獸之靈陣！展開！」紅袍老者終於吟唱完那段繁雜的咒文，身周以紅電勾劃出直徑一米的圓形，在圈紅線交叉，刻下一個似是上古壁畫的圖案出來。

接著，老者大手一揮，一道道紅電自地面法陣衝起，在空氣中編織成各種猛獸，有獵豹、獅子、土狼、巨鱷，甚至是大象等等……當形成十幾匹凶獸之後，牠們同時往戰奴直奔過去，又是衝撞又是撕咬，使得戰奴只好鬆開抓住Miya的手，而Tera早已避過那隻大掌，回到我身旁。

戰奴勇猛無比，雙手划動，那些赤電凶獸輕易被擊至潰散，讓紅袍老者的臉色相當難看。這戰奴要應付不難，可是要擊敗的話倒是一個大麻煩，先不提那個甚麼「不死蟲」，單看Miya的一擊只在其身上留有白印就知道這人形怪物的身體有多堅硬，那肯定不是血肉之軀！

幸好紅袍老者這招能不斷召出獸類攻擊，一時之間還是把這名戰奴牽制得妥妥當當。

趁著這個機會，我看向其餘四場戰鬥，讓我意外的是，Raiders三大首領已經將那地階戰奴解決掉！不過那三人並沒有向其餘三場戰鬥施予援手，而是在地上不知道研究甚麼。

轟隆！

一聲巨大沉響把我的注意力拉走，那是石環女和彎刀男的戰鬥！

「Nice one！『Claire』！」只見那彎刀男雙刀齊出，刀刃上還有絲絲血跡，看來這個戰奴也不成問題了。

抬頭一望，那名石環女背上展開一對石質翅膀，一臉戒備的盯著正下方。

「『Johnny』！小心！」石環女Claire雙目猛然怒睜，往彎刀男猛然喊道。

疑似被重擊過的戰奴爆發出極速，畢直地奔向彎刀男，每步都蘊含巨大推動力，眨眼之間就來到彎刀男Johnny面前！

此刻戰奴的胸骨往內凹陷，可是這種程度的傷勢似乎難以影響到他，單臂出拳，一往無前！Johnny側身一閃，拳頭擦著他的鼻頭穿過，機不可失，雙彎刀一閃，那平平無奇的刀刃竟然在戰奴腹部開了兩道大傷口！要知道戰奴的外皮堅硬得根本不像血肉，這雙刀竟然能夠輕鬆切開！

「Claire！」彎刀男切開了戰奴的外皮後，雙刃精準而冷酷地竄進傷口之內，卻要破壞戰奴的內部結構。

地階戰奴雙手一伸，兩隻手掌直接握在雙刀男的刃口上，肌肉猛然繃緊，欲將雙刀硬生生捏碎！

然而石環女怎可能讓他如願而償？一道灰影從天而降，猶如天降神雷，使整個大廳都搖晃了一下！而被這道灰雷劈中的戰奴更是淒慘，雙肩皆盡消失，成了一個「人」字，血如泉湧，但依然面不改容。

這種程度……簡直就是——

「怪物！」使出驚天一擊的Claire見狀也十分驚訝，她右眼泛金，半邊臉變成了石質，手臂更是完全石化。

一道影子一閃而過，是快得難以用肉眼捕捉的通天龜！此刻他手執一顆頭顱，頸部有數之不盡的血紅蚯蚓在空中扭動身子，想要與身體重新接駁，而另一隻手，則是架在已變成「人」字形的戰奴頸旁。

通天龜身影快，出手更快，一陣勁風襲過，這名戰奴亦同樣被斬首，緩緩倒下。

「搞掂。」面具女Dana與西裝男的戰場也同時解決，不過略顯狼狽，西裝男幾乎被逼出真身，一雙魔瞳以及猙獰獠牙顯露。

Dana依舊保持人形，可是頭上那髮髻也鬆開，長髮披在肩上，手上竟也跟通天龜一樣提住一顆戰奴之首。

說時遲來時快，其實整個觀看過程也就過了十數秒，現場就只剩下我這邊的戰奴。看過通天龜的攻擊之後，心裡有所觸動，記憶深處那封印似乎又再鬆動了些。

真言。

這種東西，對我來說……是本能。

真言並不是語言，而是意念，經由媒介去改變、支配自然現象……不，是使用天地之間的偉大能量，記憶之中，即使是我全盛時期，也只不過能夠發揮出千萬分之一的真言力——但那時已經比現在強大十數倍了。

全盛時期的我，世上沒有甚麼能夠抵禦我的「命令」。

這戰奴，更是絕不可能辦到。

就好像通天龜那一手，所向披靡。沒錯，那怕眼前是千軍萬馬，只要我一聲號令，全都皆盡跪倒在我腳下！

不！通天龜的只是雕蟲小技！肉體力量怎可與真言偉力相比？

呃……

奇怪……剛才，這種感覺……屬於我的想法嗎？是……曾經最原本的我？

我搖一搖頭，想要清醒過來。

「宇恆！」Tera輕推了我一下，然後指著那個仍被赤電獸群牽制著的戰奴。

「讓開，等我嚟。」我走到紅袍老者身邊，伸出了一指，「『分』！」

食指划動，輕輕一個動作，熟悉的感覺湧上心頭，這個自然得仿佛做了百萬次的動作。

這一刻，我就是主宰！

那名戰奴在骨面具上兩個孔洞中的雙目一瞪，忽然露出恐懼的神色，然後一道細微得幾乎不可見的血絲裂痕自他的人中浮現，就這樣被分成兩半擱在地上。

無論是頸項被轟斷、頭顱被斬下或胸骨被打陷，幾名戰奴都從未變色，然而，此刻，他們感到「恐懼」了。

還未等我感到自滿，一陣心悸忽然侵襲！

這、這到底是誰？

不……這到底是甚麼？

通天龜？不是他……是一股更加浩瀚的意志……很恐怖的存在……光是意念就能把我處死的存在……我就似宇宙間一顆微粒……那股存在猶如宇宙本身……這已經不能被稱為壓力了……這是……發自內心最深處的恐懼……還有……

仇恨？

為甚麼記憶最深處，會出現仇恨？

這種存在，我……有資格去對其產生敵意嗎？

「宇恆！」

幸好，Tera一聲叫喚，讓我從恐懼的深淵逃竄出來，下意識一抹額頭，剛才我竟然驚得流下了一大把冷汗。

「有冇事啊？你……係唔係消耗過大？」Tera也看出了剛才那一擊的不凡。

「唔、唔係，我……我冇事。」

Tera伸手輕拭我鼻頭，指側帶出一抹嫣紅，臉上盡是擔憂。

呃，流鼻血了。

「我真係冇事……休息吓就得。」我安慰她，事實上我沒有感到身體有何不適……主要是那股無垠浩瀚威壓讓我剎那失控……現在冷靜下來，那絲若有若無的恨意倒是相對地清楚。

如果是仇恨的話，那對方……是一個有意識的生命體？

到底是怎麼樣的怪物才能發出如何恐怖的威壓……而且，那怪物到底是在哪裡「凝視」著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並不在附近，是從很遙遠的地方針對著我，目光凝練的程度是連通天龜都沒有察覺到。

此刻通天龜提著兩顆地階戰奴的人頭，招呼了還存活的上古種族，不知道在研究甚麼。

經過人階和地階戰奴兩場大戰後，一千人死了半數以上，畢竟只是人階戰奴就能和那四大天王戰上一場，地階戰奴更是加怕……實在不敢想像「天階戰奴」到底會去到哪個地步，該不會是有通天龜的程度吧……

幸好，過了很久天花都沒再釋放戰奴，也不知道這艘木船的系統到底在盤算甚麼，那半數上古種族有的在哀悼，有的在落淚，有的在使用真言在收拾屍體……戰奴的戰鬥方式有點過份暴力，基本上被擊中的都是五馬分屍的慘狀，最少一分為二，形容這裡為屍山血海也不為過。

沒有人預計到會發生這樣的事，身上根本就沒有適合處理屍首的東西。半小時過去，整個房間瀰漫著濃郁的血腥味，大部分屍塊都被簡單收拾一下，嘗試還原本貌然後包裹起來。

「暫時唯有咁樣，我哋繼續行。」通天龜一斂暴虐氣息，命令眾人。

還要繼續前進嗎？光是地階戰奴就已經那麼恐怖，要是出現天階戰奴的話，不說那些沒有戰鬥力的上古種族，就是四大天王也會有生命威脅吧？

他……不，他們到底是在尋找甚麼？從戰奴身上所發現的不死蟲是甚麼東西？難道戰奴本來是不死蟲？還是……

這裡是挪亞方舟，究竟會藏著甚麼令人眼紅的寶藏？只不過是一艘曾經裝著世上陸上空中生物的船……不對，這個傳說肯定不是字面上那樣，是有某種隱藏訊息……

我知道在記憶深處，肯定是存在著答案，可我現在根本無法自主查看過往的記憶，除了一些使用真言之力的方式和訣竅外，那潛藏的前世記憶就只有零碎的感覺片段，影像甚麼的更是沒有。

環顧四周，倒是沒看到任何通道，一眾人都在尋找出口，不過房間的唯一通道就只剩我們進來的那個門口了。

這一點不止我發現，其餘頂尖戰力也很快就察覺到這一點。然而無論我如何觸碰那個木台也沒再有任何反應，看來那個系統有一定的智慧……真是奇怪，難道在挪亞那個時代已經有人研發出人工智能了嗎？這……有可能嗎？

實在太多謎題了，不過眼下重點還是該如何做才對。

頂尖戰力在牆壁上摸索著暗格之類，還是一無所獲，於是，通天龜作了一個驚人舉動。

他緩緩走到那木台後的牆壁，呼出一口氣，然後出手快如迅雷，竟然一拳轟在木牆上，要將其打穿人工造出通道來！

然而那牆壁上忽然出現一道以奇異符號組成的動態流光，堪堪擋住了這強力一擊，牆壁並未被擊破。

一擊未成，通天龜目光暗淡了下來，然後右臂肌肉忽然暴漲兩圈，肩膀處一輪輪玄黑紋路浮現，符文一直伸延到指尖，然後皆盡脫落。當最後一枚符文都消失了以後，手臂不受控地抖動起來，皮膚開始長出一塊塊鱗片，手指化成利爪，本來已經極為粗壯的手臂變得更為誇張，甚是驚人。

通天龜，上古種族之最強者.....玄武後代！

最強者單臂轟上，利爪破壞了所有牆上的靛藍能量符文，順利炸碎了擋路的木牆，露出一道通道。

「警告！敵襲！船身受到破壞！開始封鎖！」

「我哋走！」通天龜瞬間恢復人身，率先跳進那成人高度的洞口裡。

雖然不知道這些上古種族到底要找甚麼，但既然有一個類似電腦的系統存在的話，說不定會留有跟我身世有關的線索！

(十)

數百人收拾心情，繼續前進。通道一片漆黑，難以視物，依舊以大量手電筒開路，這次登山隊元氣大傷，氣氛顯得相當凝重。

先前Tera嗅到的血腥味，應該是屬於那些哥布林，然而一路上卻未見任何痕跡……這著實奇怪，他們應該也會遇上那些戰奴，我就不信以那些哥布林的實力能毫髮未傷通過這裡，再說，連通天龜也幾乎顯出真身才能破開一個出口，即使那些哥布林沒死，他們又是怎麼前進的呢？

這一點肯定不止我一人想及，既然沒人提起，大概也不是甚麼需要深究的事情，對團隊並沒有危害，那些貪婪的小矮人死了更好，本來就看他們不順眼。

「Chris，點睇？」走在最前的通天龜忽道。

「嗯，要搵到『庫房』就要先搵到地圖，而地圖恐怕會喺控制室……而以我估計，控制室肯定有——」Chris就是四大天王之中的西裝男，看來是屬於智將。

「天階戰奴。」通天龜語氣中有著凝重。

此時我插嘴：「天階戰奴會有幾犀利？人階地階我哋見識過，除咗唔識真言之外，各方面嘅能力都無懈可擊，單單係地階戰奴，在場除咗通天龜先生你之外，恐怕都要付出一定代價先有可能解決……而且，地階戰奴究竟仲有幾多我哋都未知。」

被我這樣一問，現場原來沉默的氣氛更甚。

「天階戰奴，應該能夠使用真言，而且單兵戰力會比地階戰奴更加……單論身體而言，應該同我嘅人類形態相差無幾。」通天龜回應，不少人都倒抽一口涼氣，畢竟封印在人形時的通天龜已經堪比坦克，天階戰奴的恐怖可想而知，「至於人階地階戰奴嘅數量，李先生你唔需要太擔心，就算係呢個遺跡都唔可能無限製作出嚟。」

數量有限……是材料還是能源問題——是那個叫作不死蟲的東西嗎？

「嗯，由方舟主機唔再派出戰奴阻擊就知道，呢種強力人形武器絕對唔係咩消耗品，而且你都見到佢回收人階戰奴，就可以更肯定呢個論點。」西裝男Chris補充，「不過我哋而家喺人哋主場，咁樣行落去都唔係辦法。」

「哼，」通天龜大步邁前，遠離人群，「呢樣交畀我。」

「爺爺要露出真身喇。」石環女Claire聲線有著興趣，還有敬畏。

至今在我面前展現過真身的上古種族廖廖可數，起初我以為他們是為了融入人類社會才長期保持人身，然而我卻感覺到還有些更複雜的原因。

「點解你哋平時都會保持人形，保持真身唔係會比較自在咩？」

眾人聞言一愣，看來我問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哈哈哈……」率先出聲的老者端木邪，「李先生，你呢個問題真係呢……」

「端木邪，我勸你唔好亂講嘢。」面具女Dana冷聲。

「命令我？你老幾！」端木邪臉色劇變，眼角瞄向通天龜的背景。

「其實呢……」我急忙打圓場，「我明白你哋擔心咩，每次我提到有關上古嘅嘢，無論係歷史定習俗之類你哋都會過份緊張，你哋係怕我嘅記憶復甦然後狂性大發，不過我已經掌握咗你哋所謂嘅『封印』。」

所有人臉色又變，這次凝重得多。

我解釋：「雖然我唔知道點解我會有呢個封印，但係我知道呢個封印唔係針對『記憶』，你哋都見我已經覺醒咗部分真言力，但係我依然冇任何過往嘅記憶……恐怕要破開呢個封印，區區講幾句嘢係絕對冇可能。」

「係出於對『某個人』嘅尊重。」Chris忽道，他身旁三位都怒瞪著他，「至於詳細我有所保留，畢竟只係為咗滿足你嘅好奇，我認為呢個答案已經足夠。」

某個人？這些上古種族會樂於保持人身是因為出於對某個人族的尊重？

有趣。

「明白，」我點頭，「咁呢艘方舟呢？究竟有咩特別？呢樣唔關以前嘅嘢事，應該講得喇啩？更何況我作為一份子，冇理由盲目跟你哋繼續冒險落去架？」

「係血。」這次回應我的是TM Club的紅袍老者，「遠古嘅純種血液。」

「吓？」

絲袍老者解釋：「世上既然有純、混種人類，就自然有混種萬族，唔係你以為混種人類究竟係同咩混出嚟？」

是啊！我竟然沒想到這一點！

「對於人類嚟講，混種失去嘅係天生掌握真言之力，而對於上古萬族嘅講，混種失去嘅就係血脈上嘅絕對優勢……中國古籍《山海經》所記載嘅萬族體積嚇人，雖然未到摘星捉月嘅程度，但係移山填海要做到並不難，重點係，一切都只憑肉體，一啲真言之力嘅成份都冇。」

方舟收容萬族避過洪水，理所當然的被認為有著上古種族的原始血脈，只要他們取回了那些基因碎片便可以進行……

返祖程序。

船？洪水？萬族？

我知道了……這些不是甚麼收容萬族的難民營，而是一個極為龐大的超科技基因庫！

想到這裡，我忽然氣血上湧，眼前一片黑。

「好大的野心！挪亞！」

又是那種「真言古語」！一股莫名的憤怒從腦海深處迸發，就似對那未知存在的恨意一樣，是並不屬於我的感覺，「味道」不一樣！

「『他』利用我，我又何嘗不是在利用他呢？」

他？他是誰？這又是誰在回應我？是……挪亞？

「別妄想了，就算你真的能夠登上那個位置又如何？你，又能夠坐多久？」

對方並未回應，當他再次開口時，只問了一個問題。

「你，真的決定不上船？」

要是你真的敢實行那個計劃，為了父親之名，我絕對會親手解決你的。

我是誰？

「宇恆？」

「嗯？」回過神來，只見Tera抓住我的手臂，臉上隱隱不安。

腳下一陣震蕩，看來通天龜要動了。

「呃，」我假作沒事，指向前方，「通天龜出手喇。」

所有人都順著我的手望過去，那裡，通天龜像一顆跳動的心臟，順著某種莫名的脈搏不斷變大，直至他的背影頂住天花，通道再容不下他的身子。

靛藍字符再現牆上，然而這根本擋不住至強者，他不斷變大，不斷壓迫八方，符文爆碎，木牆龜裂——轟隆一聲，一切都被炸開，而通天龜亦終於露出真身。

在我這個位置根本無法觀其全貌，但他絕對不是一頭被放大了的凶龜那麼簡單，玄武之名非虛，這種威勢已經像紅袍老者所說那樣，直追上古時期了。

通天龜一動爪子，大批牆壁倒下成為瓦礫，簡直就像哥斯拉一樣破壞力驚人。

「夠了，低賤種族。」真言迴盪，這個感覺是方舟的系統，還真的是人工智能？

通天龜何等人（獸）也，即使在上古，玄武一族也是大名鼎鼎，現下這個人工智能竟然稱他作低賤？

通天龜張嘴一嘯，音波形成射線，似要將空氣都液化，引起一陣漣漪，這種攻擊之可怕讓我本能感到

威脅！

幸好這一擊並非指向我，而是那個聲音的來源。

沒錯，通天龜似乎已經找出那個人工智能所在之處。

「天階戰奴！」通天龜一擊過後咆哮，似乎那一下攻擊並未一擊退敵。

四天王互視，然後瞬間爬上通天龜的背部，那個小山般的龜殼上，觀戰之心未息，我自然與Tera攜手一同上前。不得不說，在身體「脫毒」後，我的武力值在短時間已經直線上升，幾個起落就已經到了殼頂，要知道現時的通天龜幾乎有四、五個樓層之高。

「戰奴？可笑！那種下等生物豈能與我相比？給我『跪』下！」主機語氣霸道，竟然使出真言要讓通天龜跪伏！

「跪你老母！」

通天龜以真言大罵髒話，以強勢肉身硬撼霸道真言，不愧為至強者，竟然能夠捕捉到真言降臨時的波動給予反擊！

「就看你能撐到何時！」

兩個強大生靈就這樣開始角力起來，一時間剩下的人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在玄武腳下更是有數百人陷入驚愕之中。

那發出「系統」特有語音的人形物懸浮在半空，臉上罩住異獸頭骨，背上一對骨翅長開，身上穿著不少骨製護具，上面記載了不少符刻，正發出靛藍寶輝。

「Chris！趁呢個機會帶Tribe Atavis嘅人去庫房！只有佢哋掌握還原技術！」通天龜咬牙切齒，顯然堅持得相當吃力。

聞言不止四大天王有所動作，Raider三首領更是瞬間動身，直接撲向那數百人群，要把「返祖部落」的人給找出來。

「無恥！」石環女Claire大喊，顯然那三個無惡不作的魔頭打算先把持有技術的人擄走，就算到時大島嶼掌握了純種血液也得要跟他們交易。

大戰一觸即發，一時間各種真言、現代武器或是超自然力量攻擊在空中交織成致命的火力網，光是看著都令人頭皮發麻。通天龜破開船體，整個船體內部結構幾乎一目了然，哪裡是庫房、主機室只要細心看就能發現。

那些上古種族要爭奪的東西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是純血人族，目的就只有找出身世！

「Tera，我哋走！」假若有秘密的話，一切都肯定儲存在主機裡！而那個地方就在半空那個天階戰奴的腳下！

我牽著Tera衝刺拋下身後戰場離去，目標直向主機室！

以真言之力越過幾個障礙後，輕易降落到主機室裡面，這裡天花早已被掀開，四周都有著木屑斷板，牆上的藍色符文有不少都斷裂，忽閃忽滅。

「停。」

「散！」

一股無形波動襲來，作為一名真言使用自然知道這是甚麼，一個意念彈指間傳出與其碰撞，剎間兩者都消散於無形。

對方的真言造詣不亞於我！

「人族？」

定睛一看，對方是一個以青光組成的人形，通體晶瑩，聲音卻是那主機系統的語音。

這個人工智能不是跟通天龜在角力嗎？我扭頭望向半空，那戰奴仍在啊？

似是看出我的疑惑，青色人形解釋：「要一心二用並不難，何況那種野蠻的力量碰撞用不了多少計算能力……閣下是純血人族……」

「計算命輪：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二，年紀：『伊甸』，身份：未知……」

這次到人形陷入迷茫中，體表流過一陣又一陣以字符組成的水流，似乎在思考著甚麼。

甚麼伊甸？難道她在說伊甸園？是聖經裡面的伊甸園嗎！

有線索有希望了！

未等我發問，人形語氣忽然變得恭敬起來：「在下乃方舟系統第一代，『號角』。吾主為『完人．挪亞』，乃『第三子．塞特』血裔，敢問大人你是伊甸部落的哪一位？」

我是哪一位？這句由我來問才對！

我呼一口氣，冷靜下來：「我失去咗所有記憶，嚟呢度就係為咗搵答案。」

人工智能號角顯然感到意外，又再沉默一會兒：「失去記憶？是輪迴禁制……根據主人留下的資料顯示，伊甸部落以輪迴禁制封印自身的人只有三位，『重瞳』與『八卦』所研發的禁制絕對無法維持一萬年那麼久……唔！」

「大人你是……『罪人』？」

「罪人？」我茫然。

「超越一萬年的輪迴——不，『放逐』，也就只有『他』能夠做到……」

「咩意思？罪人即係邊個？」

「罪人，就是你啊。」

一把男聲插入，跟主機號角一樣，都是使用古意盎然之真言語法，我猛然扭頭，看向聲音來源，那裡懸浮著一名男子。

男子上身赤裸，身體線條充滿美感，腰間綁住純白獸皮，整個人竟然在空中漫步，腳印以紫氣形成八卦符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一共八步，終是走到我面前。

「現在的你並不認識我，吾名為『伏羲』，『八卦．伏羲』。」獸皮男子倒梳一把長髮，獨留一撮前髮落在劍眉上，眼神凌厲，不怒自威。

「你……你喺伏羲？」

眼前這個人，就是中國傳說中，三皇五帝之中的人皇伏羲？

老實說，即使經歷了那麼多光陸怪離之事，要我相信眼前這人是伏羲實在有難度……雖然他的出場基本上已經可以當成證據，可是我還是難以置信啊……

「八卦．伏羲……這不可能，即使閣下是輪迴禁制的始創人之一，也不可能活得那麼久遠！」號角顯然比我更加震撼。

「雖然我沒有義務跟一台由後輩創造出來的玩具說明甚麼……不過呢，回答你亦無妨，其實情況很簡單，只要我的輪迴意識覺醒真言，然後再次向自己施加輪迴禁制的話，再活得久遠一點也不足為奇。」

「不、不可能！這難度之高，可能性連千萬份之一都沒有！這種巧合！這種奇蹟！」

「巧合和奇蹟嗎？也許吧……」伏羲嘆了一口氣，對著我說，「『倉頡』他就沒有活下來了。」

倉頡？他是在說上古時期造字的那偉人，倉頡？原來是真有其人的嗎？不，相比起倉頡，還是眼前這伏羲的存在更讓我吃驚啊！

「嗯，現在的你應該沒有他的相關記憶吧，也對，時間還未到……雖然『他』醒來了，不過時間還未到，上古的恩怨也差不多該結束了。」

「唔……唔好意思，其實我到而家都係一頭霧水，到底我係邊個？上古有咩原因？『他』又係邊個？而且，倉頡真係有呢個人存在過？」

伏羲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現在你問也沒用，等到時機適合你的記憶自然會解封，到時候你便會知曉一切。」

等？不，我不要等！

我看向身邊的Tera，她無法聽懂真言，某程度上比我更加疑惑。

「伏羲……先生？我希望你可以而家講畀我聽，我係邊個……老實講，我已經好攰，由遇到獨角馬到而家，一直都搵唔到答案……」

「等等，你說……你遇到獨角馬？」

「係，如果唔係Unicorn，我都唔會嚟到呢度……」

「Unicorn！你說你是因為遇到名為Unicorn的一頭Re'em才來到這裡？」

我點頭，然後開始慢慢把一路的經歷告訴了他，不知怎的，雖然見面不過三分鐘，不過記憶深處讓我對他有種莫名的信任和親近，他，大概真的是傳說中的那位伏羲吧。

「『終者自終，始者自始』嗎……」伏羲將我的經歷都聽完後，緩緩說著，「看來我是多慮了。」

伏羲一笑，單手拍向我肩膀：「我的好兄弟，該隱。」

罪人．該隱。

我應該早想到了，在《聖經》、《山海經》等古籍當中，又有誰人被稱作罪人？唯獨「弒弟者」該隱一人。

那個記憶片段中，當「我」說會以父親之名解決挪亞時，我的父親就是……亞當。

可是，伏羲卻與我稱兄道弟？等等，他是東方神話人物，我是西方神話人物，怎麼會稱兄道弟？這究竟是？

「我……係該隱？咁『亞伯』……」

我就是那個惡名昭彰，殺了自己親弟的該隱？

豈知伏羲一聽亞伯之名便臉色大變，憤然說著：「你還記得那個敗類嗎！」

我急忙擺手：「唔係唔係，只係世人講到該隱就自然會提到亞伯……我……真係該隱？」

真是複雜，還以為自己會是哪號驚天地泣鬼神的上古大人物，誰知道只是一個因妒弒弟而被神放逐的可憐蟲。

咦，等等……伏羲剛才說……亞伯是敗類？

「當然，即使歷遍萬年輪迴，生命印記卻是不會有絲毫改變與磨滅，這一點我可以肯定，你就是我們的大英雄，該隱。」

「等等……你話我係大英雄？該隱喎……又有咩可能會係英雄……」確實如此，雖然很有名，但卻是行使「史上第一宗謀殺案」的兇手，一點也不光鮮。

「雖然你很快便會恢復記憶，但我還是該現在就告訴你，你可是把萬族從奴役之中解放的大英雄啊。」伏羲嘆了口氣，「你付出了代價，但在我們一眾兄弟心目中，你是不折不扣的真英雄！」

「兄弟？等等，我一定要搞清楚……《聖經》裡面，該隱只有兩個兄弟，一個叫亞伯，另一個比較唔出名嘅叫塞特……伏羲先生，我同你應該係風馬牛不相及至係。」

伏羲眼裡閃過一絲失望，搖了搖頭：「的確，你我並非親兄弟，吾乃『華胥』一脈，汝卻為『夏娃』一脈。可你我皆同源，伊甸部落，亞當之子，更遑論我等種種經歷……」

我毫無反應，雖然伏羲感情豐富，可是我一點共鳴都沒有。

「吾妻『女媧』，我兒『啟昆』，其妻『附寶』和『女登』……還有孫兒『姬雲』、『姜石年』……」伏羲唸出一連串的名字，我卻一點印象都沒有，「彼妻『伊莎莎』，汝子『以諾』，孫子『埃維德』……」

伏羲身周那八卦陣猛然亮了起來，說：「他們都在『補天戰役』中逝去了！只有你我活了下來……這一切一切都是那個人渣亞伯造成的！」

甚麼？

亞伯造成了補天戰役？而且……我還有兒子？

「你想知道是吧……那麼，我就告訴你，你的好弟弟為了爭奪剩下那半份力量做了甚麼！」伏羲語氣帶著怒意，那八卦符陣竟在衍變，慢慢演化出一片天地，「那個敗類，姦殺了Unicorn啊！」

「等等！」我吃驚，腦海裡閃過一幕幕與Unicorn相處的過程，「你話Unicorn？但係Unicorn佢係現代人……現代獨角馬啊？」

「此Unicorn非彼Unicorn……不過，看來我想得沒錯，即使是失去了記憶，你還是很在意Unicorn。」

我摸一摸頭，不明所以。

「這一部分的記憶也完全封印了嗎……Unicorn這個名字，不，是這個『字』的本身，可是由你，該隱所『創造』的啊。」伏羲情緒恢復常態，身邊那八卦圖形不再發亮，但依然盤繞在其身周。

是不是上古人族都擁有類似的異象纏身？伏羲創八卦，倉頡造文字……如果我有一天解開封印的話，我的異象又該當如何？

該隱……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在很多人的認識裡面，該隱應該是一名因妒而謀殺血親的一名狂暴而窮凶極惡之徒，但現在伏羲所說的顯然相反，他稱該隱作大英雄，這肯定有甚麼上古秘史，而且該隱解放了萬族又是甚麼意思？補天戰役到底又是甚麼……我必需要知道。

「你係話，該隱喺上古時期係一個大英雄，因為佢曾經解放萬族，雖然殺死親細佬亞伯，但只係大義滅親，不過就因此而引起一場叫補天戰役嘅戰爭，導致到一眾親人殞落，而且，我仲創造咗Unicorn呢個英文字？」我向伏羲認確，因為這一切都相當匪夷所思，甚至比我首次遇到Unicorn時更震撼。

當初遇到Unicorn我只不過是踏進了一片世人所不認知的「地下世界」，然而被確切地告知自己是一名上古人物，還要是一連串大事件的元兇時，我總覺得現實開始距離我愈來愈遠。

當一件真正無法想像的事件降臨在自己身上的感覺是如此不真實，就似一名小孩在聽童話故事，步入結局時卻發現自己是故事裡面的主角。

「嗯，正確來說，你創造Unicorn這名字時，所謂的英文還未存在，而且亞伯仍然在世……這一切都要從父親亞當說起，人族之首，伊甸部落的領袖，被諸神賜予了號令萬族的能力，在真言的造詣上也是這接近諸神的男人。」伏羲悠悠說著，臉上盡是追憶之情，「父親娶有兩妻，吾母華胥以及世人所熟知的夏娃……父親與兩人一共生下三十三名兒子以及二十三名女兒，其中便有我、你、我妻女媧、你之配偶伊莎莎……兩脈無分彼此，組成了最初的伊甸部落。」

中國神話中，華胥氏產下伏羲與女媧，原來是與亞當結合所致嗎……而且亞當一共五十多名子女未被中西神話提及。

「當時伊甸部落統御萬族，五十六名子女各有神通，如我掌八卦，女媧鍊石，你執掌地上一切草木，亞伯則是號令地上走獸……你為長子，他乃次子，你們是最接近父親亞當的兩人，有望更進一竿，繼承統御萬物的能力。」伏羲說到這裡，眼神開始變得陰狠，「亞伯為人自負，能夠指揮地上走獸就以為能主宰生靈，經常隨意殺戮，甚至對智慧生物下手……」

「咪住先……智慧生物？你嘅意思係玄武、騰蛇、蛟龍呢一類神話生物？」我急忙插話，因為這又是另一驚世言論。

「部分是，當時世上與如今相距甚遠矣……天圓地方，飛禽走獸鋪天蓋地，有些極其溫馴，能以意念溝通，雖習不得真言，但有靈性生物不在少數。還有一些極其殘暴的巨大生靈，肉身摧枯拉朽，然而人族未懼，只因掌握了真言極意，捉星拿月輕而易舉。」伏羲說到這裡，臉上所有恨意全消，仿佛回到了那個上古世界，逝去時光皆盡倒退，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他嘆了口氣，繼續道，「亞伯注定是一位暴君，伊甸部落中眾人皆知，父親知曉，明白到即使該隱你未能開出統御萬族之路，名義上也應該把『王位』交給你。」

「無冕之王。」我下意識說了這句話，顯然這段記憶未必徹底封印住，就如同與挪亞那一席話一樣。

看來，任何有關於亞當的記憶和話語都化成了片段從那封印中竄出，未必壓制、封印，該隱……是如此尊敬父親的啊……

伏羲訝異，卻並未追問：「沒錯，天生能夠統御萬物當為無冕之王，你的性格仁慈，雖然時而婆媽，亦無意成王，但命運卻選中了你……任你百般拒絕，千次逃避，你與亞伯的對決無可避免。」

「而呢場決鬥嘅起因，就喺Unicorn身上。」我意識到這一點，脫口而出，卻不是受到遠古記憶影響，「你之前話亞伯姦殺咗Unicorn……到底係咩一回事？」

說到最後我的語氣不自覺地帶著怒氣，那不是同一個Unicorn啊……我沒有動怒的理由，雖然我最痛恨姦殺這種罪行。

「在萬族之中，Re'em是最為聰慧以及靈秀之一族，其中有一匹與你極其親近，在你悉心教導下，她掌握了一種小神通——化形。」伏羲深吸一口氣，似乎說出甚麼沉重的話語，「你賜她名字……」

「Unicorn。」

「我……」

伏羲靜靜看著我，一時間再沒說甚麼。

「咦？點解——」我忽然發覺，四周一切皆盡靜止，主機號角、通天龜、那群上古種族，就連Tera也全都如同冰雕一樣動也不動。

「是我。這點小能力，演化一方天地隔絕外界還是能做到的。」伏羲輕語，「我想讓你看些東西。」

我嘗試觸碰Tera，卻碰上了一層無形的力場，掌指無法通過……有趣，這是結界類的真言術嗎……

「接下來的事情，我難以言傳，還是讓你親身看吧。」

伏羲身周八卦毫無先兆的高速轉動，然後烙印到虛空之中，散發出無量光，讓我幾乎睜不開眼。當光芒退散，映入眼簾是一片無垠大地，一棵參天巨木刺破穹蒼，樹下有兩道身影，一名男子無法看清其貌，短髮，身形修長，穿著以不同植物編織而成的長袍……在其身畔，一名少女佇立，金髮、獨角……

是Unicorn和……我。

這是重演上古……我不是我，她不是她。

最終，男子離去，少女化形成一匹獨角馬，長揚而去，她遨遊大地，好不自在，於河畔與同族嬉水。

日月變換，Unicorn再次化為人身，離開了族群，去到一片荒涼山谷，數百里不見任何生靈，是為寂靜之地。

雖處於死寂之地，但少女眼裡卻充滿眷戀與希望……Unicorn盤坐地上，輕閉雙目。

少女動也不動，安祥而寧靜，氣質卻隨著時間改變，寶體漸亮，散發衝天光柱，不知為何我卻意識到，她體內孕育了神胎。

是的，她懷孕了，而且是……我……的兒子？

這一切都只是伏羲施展奇異術法，讓上古的情景重現，在刻意操作下，剎那間來到少女誕下聖子之時。

Unicorn獨自分娩，冷汗自額角急下，嘴唇蒼白，指尖在沙土上抓出一道道坑紋，她正在承受無比痛苦！

最後，聖胎出世，聖嬰為人身，正額卻長出一截小角，雙瞳緩緩睜開卻是奇異湛藍，猶似一片星海，當中星辰生滅，浩瀚無比，光是表現便能看出此子非凡！然而此等神人降世，天地並無天降祥瑞，反而陰雲密佈，黑雲中神雷轟隆作響，威勢恐怖。

少女抱住聖嬰，抬頭望天。新生兒出世後並未哭喊，兩隻小手放在肚皮上，眼皮垂下，面對空中狂雷

絲毫未懼。

最終烏雲散去，劫雷未下，少女不再望天。

此時，地平線上出現一道人影，他與先前長袍男子形象迥然不同，可說是衣不蔽體，一身橫練肌肉，不折不扣的一名野人。

獨角白馬一族以其智慧聞名，金髮少女更是當中之佼佼者，能夠習得真言化形之術，假以時日，說不定能夠精通真言，與神僕人族比肩。

野人縮地成寸，數步之間來到金髮少女面前，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糜爛黃牙。

下一刻，我頓時意識到會發生甚麼。

野人出手狂暴而直接，掌指間更是帶動真言之力，一巴掌刮出，金髮少女背後極遙遠處大片山脈倒塌，掀起無盡沙塵直向天際，遮日蔽月。

一擊過後，金髮少女臉上浮現出一絲殷紅，那狂暴一擊在刻意控制下，只有千萬份之一的威力擦中金髮少女。

絕望。

那是少女眼中唯一的情緒。

Re'em一族能夠在大荒中生存，自有手段保命，然而面對這個層次的力量，就連逃走的可能性也沒有，更何況Unicorn才剛分娩，身體虛弱至極，手中更有幼兒，難以挪動身體。

這位野人可是使上古萬族惶惶不可終日的絕世凶人——亞伯。野人亞伯就算在人族當中，也是數一數二的搏殺強者，要從他手上逃走，談何容易？

男子雙神一瞇，神力降臨，無色無形。那種被一隻大手攥住，不知何時會被扼殺掌中的恐懼使得少女全身氣力都被抽走，頓時手腳脫力，聖嬰差點從手飛脫，渾身上下每一吋肌肉都因恐懼而顫抖，兩眼開始失去光彩，她已預料自身之命運，死亡將會是最好的解脫。

螻蟻尚且偷生，自我了斷這種概念對於發展了靈智的生物非常複雜，而且為了後代，Unicorn更是無法就此自殺離世，讓初生之子面對眼前人。

那怕要面對宇宙間最黑暗可怕的事物，為了懷中之子，她也只能鼓起勇氣面對。

不！

我絕不容許！

心念一起，掌指轟然往前一抓，卻只觸碰到泡影。

對了……這只是……

伏羲見我如此，便輕聲問道：「還要看下去嗎？」

「要。」我脫口而出，然而想看的並不是我，而是「我」……

為甚麼想看？難道是享受？對這種事情這個對象被……有興趣？不是的！心底湧現的是不甘！是憤怒！是仇恨！那怕是血緣關係都無法磨滅的血海深仇！

「雜種！」亞伯口中吐出二字，眼望Unicorn手中嬰兒，使幼子全身不自禁地抖動了一下。

就在此時，金髮少女眼中精芒一現，把手中孩子向後拋飛，動作溫柔，同時頭頂衝出一道白濛濛清氣，瞬間化形成獸，將孩子接住。

亞伯雙眼冒火，並不是誇大其詞，而是野人的憤怒使他的雙目通紅眼眶流淌出岩漿，觸其臉上毛髮引起火焰，野火燎原。烈焰因憤怒而起，全因亞伯真言上的造詣早已讓他摸到「神語」的門檻，一念起，法則現。

這一點「我」早已明瞭，此刻一見，思緒通達，頓時明白。

除了對亞伯有更直觀的看法外，對於Unicorn此舉更是了解。先前所說。，任Unicorn再天才再聰敏，也不可能在「半步成神」的亞伯手中逃脫，所以她下了一個決定。

那道獸形氣勁輕輕咬住嬰兒，四足幾乎不著地長揚而去。亞伯自然不甘落後，一團人形火焰就此爆發，緊隨其後，咬住不放。Re'em一族本有極速，此時捨棄肉體，化靈成形，超脫於物理法則，竟然略略比亞伯快上少許，硬是沒被抓住。

亞伯何許人也，自信而殘暴，堪稱半步成神，彈指間便了解憑他的速度是不可能追上Unicorn，所以，他很快作出了一個決定。

靈獸帶孩子消失於天地間……亞伯並未窮追不捨，返身回到Unicorn肉身所在。靈魂脫殼之法並非繁複深奧之術，對敵用途不大，只因失去靈魂的軀體極之脆弱，與魂魄僅剩一絲連繫，無法使出真言更無法掌控身體，肉體會因失去魂魄而壞死，靈魂亦會因失去肉體而消散。

來到Unicorn肉身在所，亞伯身上火焰皆盡熄滅。金髮少女雙目失神，神魂早已遠去，然而五感依然殘留著，亞伯怒極而笑，一掌摑在那張絕色容顏上，玉軀橫飛，像脫線木偶般倒臥。

這一擊亞伯自然留手，並未動用真言力，否則就算是肉身最為強大的上古種族也承受不了正面一擊。

雖然不再目睹，但亞伯很清楚，痛覺肯定隔空傳遞到獸形靈魂處，於是他變本加厲，不動用絲毫真言力，對Unicorn真身拳打腳踢，盡是虐待，最後，他更是將玉軀上最後的遮羞布扯開，曼妙胴體盡露。

野人眼裡冒出邪火，火苗不大，但隱隱能夠燒塌虛空。他淫邪一笑，用力將跨下獸皮拉開，一手扯著那把燦爛金髮，一手抓住那對纖細白玉手臂，將這具無神軀體架在身前。

亞伯極為粗暴，一心只想為對方帶來痛苦，每一個動作幅度極大，使盡力氣，令少女之洞庭都淌出血來，化形之術所加持的封印都被震碎，使少女慢慢露出原形。

女子正額破出尖角，從頭頂開始蛻變，由人變馬，一身白毛，亞伯見狀一臉厭惡，抽出身體，往地面吐了口水，然後將整匹白馬舉起就咬，撕扯下一大片頸項血肉來，傷口見骨。

野人咀嚼，將馬身丟棄地上，然後一腳踩爆，順著力量推動，亦離開了這個山谷。

（終）

（終）

「吶，這是我們的孩子啊……抱歉呢，我……再也回不去了。」

「亞伯！爾該當誅！」

「哈哈哈！終於出手了嗎？原來你還隱藏著如此戰力啊，是我小看你了！來吧！戰吧！我的好哥哥！今日！就在這裡！我要將你戰敗！」

「該隱，你手刃親弟，大罪滔天，我該如何處置你？」

「罪？我何罪之有！我不服！」

放逐萬載，孤獨百世，我恨意未曾減退。

但，人豈能勝天？

萬物之靈，眾生之首……也不過為僕人——人族，神僕也。

「八卦定乾坤，鍊石補穹蒼。」我自語，再望向伏羲，此刻時間依舊靜止，但身周已不再有上古世界在演化，伏羲知道我看夠了。

「此事過後，你看清了所謂萬物之靈的人族也不過為階下囚，天道不公有缺，於是你我、倉頡、女媧，合四人之力重新編寫了天地規則，此乃『補天』。」伏羲聲線唏噓，「然而此舉激怒上蒼，我四人的真言造詣雖能補天，可惜真言始終源於『神語』一脈，無論你如何接近成神，也僅是凡體，不踏出自己的路怎可能與神一戰？更遑論戰敗他了。」

說到這裡，伏羲的眼神黯淡了下來。

「九天之上，雷霆萬鈞。」伏羲說著，「那一戰你孤身入陣，欲要撼動真神，然而神威無匹，最終你鎩羽而還，浴血垂死，幸好，你挺了下來並未敗亡，但已虛弱至極，真神大怒，派下天使、神使，戰力驚世，伊甸部落聯同萬族共同抵擋，最終兩敗俱傷，補天戰役落幕。」

「該隱弒弟之罪名落實，所謂放逐卻是無盡的輪迴，當你身死，七日後便會從墳中出世，肉身則是會回溯到幼子時期。」伏羲續道，「生死有命、歲月無情，以神之力竟能逆轉這一過程，讓你陷入無盡輪迴之中，我與倉頡鑽研此道，收獲不菲……可惜人力有限，我憑藉機緣天資才能在某一世再次覺醒真言，封印自身，不然在五千年前就該逝去了。」

「我……有後代……」抬頭，雙眼帶點茫然，直到現在，我也很難接受自己有兩個兒子，一個純血人種，一個史上第一名混血獸人……不，我是很難接受自己不是自己，而是傳說中的該隱！

這與那些漫畫主角發現自己是某某大神之轉世不一樣，現在的我根本不是甚麼轉世體，而是本人，我與該隱根本分不開！

這種感覺比發現自己體內有多重人格更難接受！不！現在的我，李宇恆就只不過是該隱的某個副人格……所謂的自主意識，也只不過是衍生出來……

不行……不會是這樣的……我不要覺醒那記憶了……我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結果，只會是讓我失去自我，我不再是我。

「如果……我記返起晒所有嘢……係咪……」我說話吞吐，不敢盡訴。

阿爹、娘親、Unicorn、Vladimir Jr.、Miya、Tera……這一切只不過是該隱一生的極小部分。

但就是我的一切。

遇上Unicorn之前，我的生活就是一片灰白，雖然後來的生活「多姿多彩」得有點誇張，可是我感到充實、快樂。

「也許現在的你有點難以接受，可是，恢復記憶的你並沒有失去甚麼，你只會有更多……」伏羲臉色嚴肅，「事實上，我希望你有心理準備……因為當你破開封印時，百世的喜怒哀樂將會如同洪水一樣湧出，那種感受不是常人能夠忍受的。」

我頹坐地上，不再說話。

接下來該何去何從？現在我跟身患不治之症有何分別？

伏羲啞然，似乎想不到我會如此反應。他撤手消去靜止場域，Tera反應奇快，一見我呆住住地上頓時衝前檢查我身上有否傷勢，然後帶著懷疑的眼神看向伏羲。

在場反應最大的卻是古船主機智能號角，他帶點失控地叫道：「果然是伏羲大人！」

伏羲聞言冷眼一看，然後向我問道：「對了，還有挪亞的事，你想知道嗎？」

我並未回應，看了一看Tera，她若有所思，然後代我回答：「嗯。」

「挪亞是塞特的後人，是『他』見你一脈兩名天驕一個被殺，一個受到放逐後所賜下的一位男子，他為人低調，姿質平庸，補天一役並未參與。」伏羲嘴笑噙起一絲冷笑，「可是他的後代可厲害了……在後世號稱唯一純血人族，『完人．挪亞』，受到『他』的感召在滅世前夕建造一艘古艦，收容了萬族的基因碎片……」

伏羲緩緩續道：「當時的你壽元未盡，洞悉這一切，不知道到底發現了甚麼，似乎是『他』要滅世是出於某種原因。」

雖然氣餒和無助，但伏羲說的事又讓我有了好奇，我抬頭望向他，問：「連你都唔知？」

「嗯，事實上你有很多秘密都藏在心裡，我只隱約知道你上天一戰後，好像得悉了某種秘密，似乎與神有關，可惜從未透露。」伏羲攤手，「像你之前所見，上古世界天圓地方，浩瀚無邊，自成一界，所謂滅世就是『他』摧毀了大片界域，形成了現在世人所見的地球。」

「咁挪亞，究竟又做過啲咩？」

「他想成就父上亞當之位，萬族之主。」伏羲冷笑，「大片界域崩潰，無數生靈化成劫灰，挪亞作為地上最後的純血人類，執掌萬族之血，有了想法，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事實上這些都是我推演出來，並非親眼目睹，只知大概情形。」

回憶起那些片段，我，該隱似乎還跟挪亞對峙過，如果與伏羲說的故事相合，那就是我阻止了挪亞這個充滿野心的行為……難怪在我心中會將他和「野心」聯想在一起，上古時期該隱解放了萬族，這個挪亞竟然想在補天之後再次變天？簡直是超乎想像。

事實上，《聖經》和《山海經》等上古奇書中記載的各個人物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經變了樣……特別是在伏羲重現上古後，我覺得已經有些吃不消了。

「你先休息一下吧，我想，一時間要你理解這一切很困難，告訴你這些也只不過是讓你有個準備……我猜，距離最後時刻不遠矣。」伏羲意味深長地望了我一眼，我無法看懂當中的意思，他也沒作解釋，身周八卦符號高速轉動，化作紫氣一閃，沒入萬丈高空遠去，「放心，我們很快會再見面。」

傳說人物伏羲留下這樣的一句話就飛走了。

我依然有些茫然，主機號角得知我是該隱後消失不見，整座方舟陷入死寂，似乎是想避而不見。

也對，我前世曾經威懾過其主人挪亞，不願面對我亦屬正常。

另一方面，通天龜與號角之爭早已止戈，然而後方人馬殺至眼紅，對這邊發生的一切並未感知，畢竟伏羲的出現相當低調，上古世界的演化也只有我能看見。

為了爭奪返祖真血，Raiders三大頭目全力爆發，對抗大島嶼四大天王，務求將技術人員帶走，先一步得手。四大天王實力雖強，可是面對三頭老妖怪顯得頗為吃力，石環女Claire戰至真身畢露，一雙石質翅膀承載戰女神上天，乘俯衝之勢衝擊Raiders三位首領。

墨鏡西裝男亦早已捨棄人形外表，三顆猙獰犬首震壓四方，他的真身竟然是三頭魔犬！場上可不是只有三名老妖在作亂，一些同Raiders關係較近的組織亦出手搶奪，更別說Raiders組織內也是有很多低調的高手。

當然，大島嶼這邊自然亦非孤軍作戰，事實上，人數方面大島嶼帶領的一方佔優，可是Raiders旗下無一庸手，一時之間戰況陷入了膠著狀態。

我冷眼旁觀，沒有出手的意欲。

不過，我知道戰況很快會有所轉變，皆因主機號角突兀消失，通天龜恢復自由身，立馬抽身殺個回馬槍幫助後方戰場。

至強者一出，誰與爭鋒？

通天龜恢復人身，但依舊留有部份玄武巨獸之特徵，先前雖然與主機號角對抗，但似乎一直也在留意身後戰況，座下四天王的處景兇險，通天龜大步流星，幾步蹬出，如箭矢般往前疾馳，一股龐大威壓四散。

大島嶼之首進入戰場，僵局頓時打破，Raiders三巨頭放手一搏，一股作氣殺過去Tribe Atavis族人之處，把作戰目標完成，可惜事與願違，四天王眼見通天龜正要支援，信心大增，擔心與不安一掃而空，立時放開手腳盡情戰鬥。

此消彼長，幾個回合而已，通天龜逼近，四天王固守，Raiders三個老妖怪知道事不可為，便當機立斷，各施神通消失，直接離開方舟，毫不留戀。

上古種族間的爭鬥就這樣告一段落，而我，從今亦不知何去何從。

該隱覺醒之日，便是我李宇恆消逝之時。

剩餘那短暫的人生，該怎樣渡過呢？

「宇恆……」Tera從後抱住我，語氣裡盡是擔憂。

Tera……現在想起來，當初吸引她來到我身邊的那股氣味就是深藏於我體內的該隱真言力吧……所以她喜歡的根本不是我，而是該隱才對……

到了最後還是一切成空，我依舊甚麼都不是。

我從Tera的懷抱裡掙脫，看著那副美麗容顏，輕輕一嘆，留下一臉愕然的她，也從這艘方舟離去。

不辭而別很殘忍，但我沒有別的方法了，我不知道如何解釋，亦不想Tera捲入這種程度的事件裡……雖說她本來就生於一個非凡的家庭中。

結果，我來到了大氣層之外。

沒錯，伏羲演化上古，讓我大受觸動，打開了我腦內大量「開關」，自此，我的真言力造詣已經恢復到該隱全盛時期的七、八成，撕裂空間實現蟲洞穿梭這種「概念性」的行為自然輕鬆達到。用著這副不屬於自己的軀體和力量，身處於無盡黑暗的冰冷宇宙中，眼望那顆藍色星球。

伏羲說得沒錯，距離覺醒的時刻不遠了，我能感受到力量源源不絕的從四方八面湧來，大概只要回復到該隱當年與神一戰的程度時，我，李宇恆便會消失了吧。

原來真言力來到極致之境，已不需以音節作為媒介使出，一個意念便能達成一切，那大概就是神語的本質吧？

「要有光。」

隻身獨戰「他」的該隱，究竟領悟了甚麼？為何「他」不直接將其擊殺或封印，反而是在該隱身上施加輪迴禁制呢？

我想不透。

難道背後還有更大的陰謀？

這一刻，我仿佛超脫於時空，一瞬即永恆……快了，距離最後時刻不遠了。

「Unicorn。」

意識憑藉著真言力無限放大，籠罩了整個地球，剎那間找出Unicorn的位置，無聲無色的來到她的身邊。

Unicorn、獨角馬蘿莉與「公馬」生活在一起，Unicorn毫無疑問擔當了「大家姐」的角色，奇怪的是，在我觀察，這三位竟然生活在不同房間……我有點奇怪，於是躲在暗處一直留意，終於讓我發現了……

那公馬……是同性戀。

難怪都已經過去一年了，欲求不滿的Unicorn還未有後代。

該隱與初代Unicorn的結合……如果在最初的時候我選擇了接受Unicorn那山上的提議，現在又會怎樣呢？

「容貌相似，可是氣質與行徑差很遠啊……」伏羲評價。

我扭頭看向在虛空中浮現的他，心中了然。

Unicorn就是契機，哪裡開始，便哪裡結束。

覺醒的時刻到了。

突兀的，腦內響起某種玻璃碎裂的莫名聲音，非虛非實，緊接著，無數記憶迸發出來。

記憶是甚麼？

科學來說，是一些肌肉皺摺和生物電通過後所產生的影像，如果以這個角度去看的話，我的大腦大概有一股龐大的生物電流通過，與此同時，大腦正在劇烈地運動。

那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隨著這個過程的進行，衍生出來的記憶一一浮現在我眼前，雖一瞬即逝，但我卻能記下每一個細節。

由第一次「死去」開始的記憶，通通都出現了。

說時遲那時快，百世為人也不過是彈指間的回憶，在電流退去，肌肉不再運動後，最痛苦的終於來了。

此時，一字比起千言萬語更能表達我的表情——

痛！

撕心裂肺的痛！千刀萬剮的痛！五馬分屍的痛！萬箭穿心的痛！粉身碎骨的痛！心如刀割的痛！

這是直指靈魂最核心處的痛楚，遠非肉體上或是精神上的痛苦能夠相比……一種無法以任何語言表達的感覺。

百世為人，我居於不同國家，生於不同時代，各種奇妙際遇。

「回來了嗎？兄弟。」

「回來了。」

我是該隱。

李宇恆並沒有消失，一即是全，全即為一……李宇恆是該隱的一部分，該隱亦是李宇恆的一部分。

不久前我還在擔心自己被消融，其實不然，李宇恆並沒有消失，換個角度看也其實從來沒有存在過，正如該隱一樣。

這就是輪迴的奧妙。

時機已到，是時候了結自上古流傳的一切了。

「他」等不及了……

「好兄弟啊，萬年的等待……也差不多該讓我知道你的計劃了吧？」

「以你的才智，難道還猜不出我的意圖嗎？」我瞟了伏羲一眼，「更何況，以『他』之神通，我怕說了出來會被拆解掉。」

伏羲一笑：「猜是猜過，現在看你這個樣子，看來我是猜對了……只不過，你有把握嗎？」

「沒有。」我斬釘截鐵地回應，「幸好你也活下來了，不然機會更加渺茫啊。」

「行了，你說吧。」伏羲擺一擺手，「要我做甚麼？」

「不要步『他』的後塵。」

伏羲雙眉一挑，張口久久未語，然後眼神充斥著複雜神色。

未等他開口，我說：「一切盡在心中。」

「嗯，」伏羲點頭，「在心中。」

「我去了。」

我去哪裡？當然是弒神！忍受萬年之輪迴，就是為了這一刻！上古一戰，是我敗了！但我亦洞悉了你的意圖！把我當成棋子？我會讓你後悔！

伏羲目瞪口呆地看著我一拳轟穿了虛空——

這次，我們的戰場就在「那道門」前！

「吞噬了我，你便能邁過去，找到真正的『主』，是吧。」

我立身於「那道門」前，高聲說著。

「看來你已經洞悉一切了吧……實在是長進不少啊，罪人，該隱。」

一道聲音——不，一道意念傳來，這就是「他」，主、上帝、真神、阿拉……他有很多名字，然而這些名字所代表的東西卻不全然是他。

我沒作回應，對他來說，我這個層次的存在是不值一提的，對方只差一步就超脫了。

沒錯，是超脫。

甚麼是超脫？如同螻蟻與人類的關係，小螞蟻是無法觀測乃至理解人類世界的維度，即使是「神」，與創造一切的真主也無法相比。

這位神便是希望超脫，去到真造物主那個次元。

有可能嗎？

有。

只要有足夠能量和理解能力，要進入「更高次元」並非無可能。而我，便是他打開上通往那個次元的門之鑰匙。

我代表的，就是規則。

至於能量……這位「神」早已使計吞噬了同族諸神，一個不剩。

像先前再說，補天戰役是因為上天不公，我與一眾部落族人要重新編寫天地規則……甚麼是天地規則？那就是宇宙間一切運行的法則，沒錯，這些都是能夠吸收和理解的。

這種程度的事，「他」自然亦能辦到，但他需要一個印證，那怕他能推演出整個宇宙的法則，要是沒人能夠印證，也只不過算是腦內的一堆妄想而已。

「我很感興趣……你是怎發現的？」「那位」繼續說道。

我依舊沒有回應，因為我還未有把握我那個計劃了一萬年的戰鬥會成功……一切都是在賭博，不成功，便成仁！

「該隱啊……」一道身影慢慢浮現，在這裡，這位「神」終於都要露出本體。

我挑選的這個戰場，距離「更高次元」只是「一牆之隔」，這裡沒有廣義上的「時間」，在這裡可以看到「過去」與「未來」，無數片段形成河流，「過去之水」清澈無比，「未來之露」一片混沌……這裡就是「神」的棲居地。

神語是諸神的天賦神通，而真言只不過是由神賜予人族的部分神語力，可想而之，其實某程度上「神」就是對於人族來說唯一的造物主。

我在上古早已將真言鑽研到出神入化之境，所以才敢與神一戰，但以同源之力對抗，終究還是敗亡……

所以，這次我還掌握了另一種力量！

「來吧，孩子，是時候回到父親的身邊了。」

「閉嘴！」我怒道，「我的父親叫亞當！你這個卑鄙的東西，甚麼都不是！」

神的身影逐漸清淅，那是全身赤裸，不男不女的人形生命體……果然，傳說中神是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族，除了沒有任何性徵和毛髮以外，一切跟人類無異。

可是我知道，這傢伙跟人類這種生命相差甚遠了。

不過，來到這片戰場，就代表了我擁有消滅他的機會。

「你這樣的態度，未免太不敬了，來，孩子，告訴我你到底是怎樣來到這片天地的？」

哈！終於問到重點了……

既然這尊神對於人類來說是造物主，那麼，我是到底如何打破界限來到「造物主」身處的次元呢？

要是我使用的方式能夠套用在「神」的身上，那扇門就再不是障礙了，他輕易就能穿越並且有機會取代真正的造物主。

這種問題我自然不會回答，我只是回應：「準備好了嗎？一切也該落幕了。」

「他」甚麼都沒說，只是向我隔空輕輕搧出一巴掌，洶湧的神語力憑空聚集，凝結成實體，向我襲來！

看似平凡的一擊，其實兇險無比，要是我硬接下來必然成為飛灰！

心意一動，瞬間出現在另一方位，避過這記重擊……這點手段還不算甚麼，說穿了雖然威能強大但毫無技巧可言，這一下只不過是試探而已。

意念一出，真言力試圖把對方定住，可惜「他」稍一皺眉，輕鬆掙脫掉。

他試探，我亦同樣……果然，他的力量沒有絲毫減弱過，在人類那個次元中的時間對他來說根本沒有影響。

「能來到這裡，你的實力肯定不止如此，來吧，快點施展出來！」他說的，自然是我突破界限來到此地的力量。

說罷，他開始加快出手的節奏，逼得我難以閃躲，必須以力量硬碰……他是想要揭露我的底牌！

自然不能如他所願，專注脫出他嘗試製造的包圍圈，這個階段就揭曉底牌時機不對……必須是——絕殺！

可惜我的對手是神，不是人，他不會失誤犯錯，繼續拖延下去再找不到機會的話……

久守必失，還要面對比我強大的對手，被攻陷，只是時間問題。

果不其然，一次交鋒中被看穿了移動路線，「他」的一記手刀刺穿了我的腹部，至此，「他」終於笑了。

「還不使出來嗎？你會後悔的。」他雖然笑道，但眼神間流露出無比謹慎，這刻若我有任何異動，他也反應得過來。

然而我沒有攻擊，只是任由他的手刀刺穿我的肚皮，鮮血直流。

這裡是超越「物理世界」的維度，然而作為「三維生物」，我們依然受到物理規則束縛，也就是說，我會流血，也會受傷……甚至死亡。

從甫開始，我已經沒有與他「戰鬥」的打算。

那是一條行不通的路。

吾之目的。刺殺也。

被重創的我亦沒有任何反擊之力，他雖然有所疑惑，但機不可失，直接動用神語力把我的軀體融化、吞噬，我就這樣，消失了。

可是我仍在。

必須說明的是，「他」所吸收的並不止有我的肉體，那是包括一切因果的「整體」，他都吞噬了。

他的進化是無可避免的，超脫也只是一步之遙，只要再輕輕跨出一步，「他」就能接觸甚至威脅到造物主。

事情本該是這樣走向的。

我的一切迅速被分解、吞噬然後吸收，「他」距離超脫愈來愈近……被吸收，某程度上亦是融合。雖然在能量層次上我遠遠未能必上他，可是我掌握的「規則」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憑此我依舊殘存著一份執念未消散。

隨著融合的進行，我開始能夠瀏覽「他」的部分記憶，然後理解到在人族出現之前，那些秘史。

天地初開，一片混沌.....宇宙自然衍變，盤古神乃第一尊「神」，擁有天賦神語力，體現在「肉身」上，幾乎是不死不滅的存在，然後，更多的「神」出現——燧人、梵天、濕婆、昊、蓋亞等等，彼此無分身份高低，各自擅長不同領域，但一切皆源自「神語」的力量。

神語就是以意念影響甚至創造任何事物，只要遵循「規則」或「法則」就可以實現.....當然，任何生命都是在誕生之初都「懵懂」的，需要經過學習，作為「神」，這個階段並不長，在人類眼中大概是五十億年左右吧。

經過人類眼中的五十億年後，那些「神」成長起來，並且觀察到「下界」，亦即是人族所存在的次元。下界亦存在著生命，不過神與下界生命的層次全然不同，眾神亦沒有任何干涉，只是默默地觀察著。

然而生命是充滿奇蹟的，又過了一段不長的時間，下界竟然出現一批能夠擊穿「界限」的生命體，他們亦自稱為「神」（這是諸神第一次出現「神」的概念，代表著某種至高生命體，能夠俯視眾生），並且來到了眾神的次元，意圖吞噬擁有神語力的真神們。

那些生命並無任何天賦神能，使用的都是最原始的肉體力量，但這種力量莫名地強，能夠正面對抗神語力；外表上，它們形態各異，不知道究竟是因為進入「神界」後產生的異變還是本身如此。

神族與異族爆發大戰，最終，神族獲得勝利，然而盤古神、昊和蓋亞都殞落了。

經此一役，神族發現他們眼中的「下界生物」竟然擁有突球界限的能力，亦開始思考自身存在的意義.....然後，「他」誕生了。

與異族一戰後，昊之屍體聚而不散，過了一段時間後最終起了變化，竟然形成了另一尊神，他自稱為「帝」。

帝與昊的性格與力量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帝的脾氣反覆、易怒而且孤僻，經常獨來獨往.....唯一與昊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都很強，在諸神之中名列前茅。

經過商討，上界的神終於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製造一群「代理人」，也就是神僕．人族。代理人擁有神族部分能力，並且負責鎮壓下界生物，不讓那些異族成長到能夠威脅神族的存在。

如此，又經過了一段歲月。

帝的野心很大，他認為自己是諸神之最，因此最有希望超脫於「神界」，去到真正造物主存在的彼岸。

「他」認為，要超脫，除了需要巨大的能量外，還必須悟透了身處次元的規則——沒有能量，無法破開「界壁」，不懂規則，被規則束縛纏身，一樣無法超脫。

燧人在諸神中最是睿智，他幾乎掌握了宇宙運行的規則，因此，在帝的野心有任何實質計劃前，他早已盤算並且創造了一門「術」，將部分神體分割並且送進下界，進行「輪迴」。他亦將此術傳授給了幾位好友，一同將部分生命送入下界保存，留下火種。

其後，燧人試圖說服諸神要小心「他」，可惜，有的充滿自信、驕傲和自負，認為即使帝想動手，也打不過……也有的認為燧人過份杞人憂天。

結果，「他」最終動手了。

最初的戰鬥中，帝選擇一些對「戰鬥」毫無概念的神來吞噬，而且做得極其隱密，然後逐步變強……即使不懂戰鬥的神族，也擁有無法想像的龐大能量，利用這些能量，帝以戰養戰，愈戰愈勇，結果，就連梵天與濕婆也只好敗退下界。

當時的帝，已經無神能阻，他隨意一擊，將下界炸成碎片，形成無數「星球」，而人族遭劫，只剩下千萬份之一……棲居於其中一顆星球上，也就是後來的「地球」。

在這種災劫中，濕婆與梵天終究難逃一死，帝來到下界吞噬兩者，成為兩界中唯一真神，然後才發現吞噬了所有同族後，並沒有預想中獲得超脫的力量，以他的智慧，很快就想到有何問題，但卻無法理解為何缺失了「規則」。

帝搜索了上界與下界，最後將注意力放在人族身上。

接下來的事，就是與伊甸部落的瓜葛了。

「果然，這個時刻還是來到了。」一把完全陌生的聲音出現，明明是在虛無間，而且，聲音蒼老而沉穩。

我就是燧人印記的持有者，難怪我能那麼容易就悟到「規則」……哪裡開始就哪裡終結嗎……

看來，伏羲也擁有印記……

還有Unicorn啊……

我終於明白了。

這種印記非常神秘，相當於二十世紀人類與基因的關係，讀取記憶到這裡為止，我終於明白這是燧人的最後手段，他要把帝殺死。

不，是我要把「他」殺死才對。

這，就是所謂的命運嗎？

「燧人嗎……真是陰險啊。」帝的聲音響起，有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任你千方百計，最後的勝利者，還是我啊！」

被「他」吸收的過程，我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起不了任何變化。

還記得我看過一篇漫畫……唔，是我作為李宇恆身份的經歷……裡面有一句對白，正正切合了我的處境。

「別小看了，人類那深不見底的『惡意』啊……」

「甚麼意思！」帝怒了，他著急了，雖然還未感到有任何變化，可是卻感到驚慌——沒錯，一切都太過順利了！

「該隱！你幹了甚麼！」

「回答我！該隱！」

你甚麼都不是，沒有命令我的資格。

「我已經分解了你……不可能，你竟然還殘存著意識？而且……」

是的，你無法分解我了。

「為甚麼！」

因為概念，才是真正不生不滅的。

在決戰前夕，伏羲將我與你的戰鬥影像投影到地球上……包括你那些記憶片段，謀殺諸神的經過與野心，全地球七十億人口都看到了。

「那又怎樣！」

你還不明白？我早已捨棄了「生命」，成為了一份執念，一種概念，只要人類尚存，我便不會消失。

嗯，別妄想了……你認為，我會讓這個刺殺計劃有這麼大的漏洞？在吞噬我那一刻，你再也不是那尊能夠彈指間毀滅「下界」的帝了。

放心，我會確保在人類都死絕前，你的能量會先耗盡，然後徹底消失。

「這種手段，是我始料不及。」帝變得平靜，「是超脫……扼殺在搖籃中……」

或許你沒錯，這種死法，是造物主要把你除掉，任你神機妙算，亦無法逃避。

「可悲，」帝說著，「到了這刻，即使是被造物主利用，你竟然沒有一絲怨……我……終於明白了。」

不甘，是因為層次不同……不付出代價，便無法達成目的。為了復仇，並且阻止「他」的野心，我放棄了自己的一切，真正地捨身。

「無法逆轉嗎？」

沒有，沒有挽留的餘地。

「那麼，讓一切落幕吧。」

（全書完）